



周文祝唐

傳傑四

程曉嵐著



上海人民畫報社印行

唐祝文周四傑傳第二集回次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十三回 戀情人狂送鴛鴦帕……………擇佳婿慮張孔雀屏
- 第十四回 沈畫師遊山坐小轎……………文解元冒雨覓扁舟
- 第十五回 傳畫學師生接席……………訴衷情姊妹聯牀
- 第十六回 祝枝山有心窺畫室……………杜月芳無意遇情人
- 第十七回 贈良玉才子訂良緣……………藏畫箱聞人闖畫室
- 第十八回 意外奇緣書生充畫品……………箱中人語淑女拜明眸
- 第十九回 因禍得福文徵明乞婚……………帶諷合讓李壽姑遇窮
- 第二十回 祝枝山設計換空箱……………徐鳴皋奉命求唐畫
- 第二十一回 有詩為證詠四字風懷……………不速而來操兩番月斧
- 第二十二回 柳兒語妙折服杜翰林……………石榴情多癡想唐才子
- 第二十三回 搬唇舌太君訓婢……………收骨頭華老還家
- 第二十四回 重科名門牆黏捷報……………鬧意見書館記深仇
- 第二十五回 客中動秋感妙語雙關……………園內逗嬌聲伊人宛在

四傑傳 第十三回上。戀情人枉送鴛鴦帕





老祝休老的孩子畏的
走氣滅倫出的威風

四傑傳 第十三回下
擇佳婿虛張孔雀屏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十三回

戀情人枉送鴛鴦帕

擇住壻虛張孔雀屏

害着單戀的石榴丫環。忙裏偷閑。溜到外面來窺探華安。窺探了幾次。一咫尺間。天樣闊。竟沒有和華安說話的機會。天香堂上飲酒時。老太師上坐。華安執壺侍立。潭潭相府。家法森嚴。要是他舒頭探腦去弔華安的膀子。萬一被老太師瞧見了。一頓家法板。怎肯輕饒。因此他幾次要從遮堂門內探出頭來。向華安投遞照會。懾於老太師的權威。沒奈何只得把恐怖之心。壓住了衝動的情欲。今天團圓佳節。內堂僕婦丫環。都有月餅吃。太夫人分賞四香。各得宮餅四匣。其他只賞着小匣月餅。多者兩匣。少者一匣。惟有掌管小廚房的石榴。特別得着重賞。和四香一律看待。也是四匣宮餅。他便想起了華安兄弟。他想。我和華安兄弟的因緣。可能和宮餅一樣圓。我和華安兄弟的下半世日子。可能



和宮餅一樣甜。想到這裏，便要討一個好口彩。把四匣宮餅借花獻佛，轉贈與華安兄弟。這一樣圓一樣甜的啞謎兒，華安是個聰明人，一定猜出自己的心思。外面所包的鴛鴦手帕，他已繡好了多年，預備贈給他所戀愛的人。但是鴛鴦易繡，戀人難覓。華府中俊僕雖多，都在石榴嚴格考試之下落了第。誰都不配接受這方鴛鴦手帕。「可憐繡出鴛鴦帕，疊在空箱已六年。」直到昨天在小廚房遇見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辰的華安兄弟。石榴平時理想中的如意郎君，到這日才能實現。這方鴛鴦手帕，不贈給華安兄弟，贈給誰呢？自恨不識字，不能夠寫一封情書。太夫人身旁的秋香姐，雖然筆墨精通，旁的書信可以託他代寫。羞人答答的情書，如何可以託他代寫呢？「許多心腹事，盡在不審中。」好在他名喚石榴，有實物可以代表，他便買着兩隻大石榴做自己的代表。上面繫了紅綠線，打了同心結，自古道：「禮輕情意重。」他想冤家的接受了我的這份禮，合該想到我憐他的心，管教他翻來覆去，憶念我這同年同月

同日同時生辰的石榴……其實石榴的推測適得其反。他不把禮物贈給唐寅。唐寅孤眠獨宿。度此可憐的中秋。不容易深入睡鄉。真個要翻來覆去想。秋香覆去翻來想家鄉。自從得到了石榴的禮物。唐寅付之一笑。以爲天下有這般一相情願的癡心女子。真正令人好笑。他笑了一番。所有想秋香想家鄉的心。反而藉此排遣了。暫把石榴所贈的東西。放在一旁。所有大石榴上面。經他辛辛苦苦所絡的紅綠線和同心結。被唐寅一一扯去。免得被人家瞧見了。發生許多不好聽的謠言。安放已畢。扶頭便睡。不多時已入了睡鄉。當那唐寅鼻息連連的時候。中門裏面的石榴。何嘗歸寢。只把身子緊靠着欄干。望着團圓的明月。呆呆地發怔。一宵無話。到了來日。華老接到西席王本立的來信。據說在家發病。一時礙難到館。華老吩咐華安道。師爺因病缺課。兩位公子依舊入書房自修。你雖是個書僮。你的學問百倍公子。遇有疑難字面。公子問你時。你須隨時指點。休得袖手旁觀。兩個踱頭聽得先生因病不來。僅有華安伴讀。正

遂了他們的心願。對於竊玉偷香四個字。又有大大的一番研究了。不過大躡心中。很有幾分不快。這天。蘇州城隍廟前杜太史府上。已喚了一號大船。遣着一名僕婦。一名丫環。到東亭鎮上。接取姑奶奶回去吃壽酒。僅接姑奶奶而不接姑爺。只爲未得華老的許可。大躡只好向隅了。大娘娘拜別翁姑。又叮嚀了丈夫幾句話。叫他用功勤讀。不要分心。妾身小別數天。便須回來。一切寒暖。都須自珍。叮囑完畢。便挈着婢女秋桂。歸甯老父。編者寫到這裏。暫時按下華府的事。且把杜頌堯杜太史的家庭。補敘一番。這位杜太史少年科甲。供職詞曹。曾經放過兩任學道。得人稱盛。明朝的學道。便是清朝的學政。所以學政考試。喚做道考。這便是沿襲明朝的舊稱。杜太史中年以後。便即告歸林下。享受清閑之福。可是美中不足。僅有兩位千金。並未生有子息。尤其美中不足。大女兒雪芳幼年訂婚。却配了一個跛頭。爲這分上。第二女兒月芳小姐的親事。再也不能輕易訂婚。月芳小姐的才貌。勝過他的姊姊。又擅長着一筆丹青。曾經從

過吳中老畫師沈石田先生。所以一切筆法。都是不凡。他的筆法不凡。他的擇壻志願也是不凡。曾在老父前吐露衷曲。他理想中的夫壻須擅長詩書畫三絕。而又少年美貌。早得科名。才是個十全十美的丈夫。他這個條件太厲害了。杜太史待要依着月芳的要求。何處覓這如意郎君。待要不依月芳的要求。大女兒的終身已誤了。「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江南才子。只有唐祝文周四人。唐伯虎兼長三絕。但是他的妻房太多了。堂堂太史的千金。當然不肯降心相從。祝枝山年齡既長。貌又不佳。益發不合他的求婚條件。唐祝以外。只有文徵明。周文賓。年少未婚。且又兼長三絕。不過杜太史知道周文賓雖是蘇籍。久居浙省。要是月芳嫁了周文賓。當然也要住在杭州。那麼杜太史兩位千金。都是遠嫁他方。豈不要感受寂寞。所以周文賓才貌雖好。也不能夠適合他的東牀之選。四才子中。只有文徵明一人最爲合格。月芳心中對於文徵明的才學。也是五體投地。所抱憾的。不會和文徵明識面。未知他的才學。可和他的面貌相

稱列位看官。須知十六世紀的女郎。都是深居閨中。不肯拋頭露面。和少年男子接近。杜月芳和文徵明雖然同住一城。只是爲着禮教上的關係。彼此都不會見過一面。杜太史和祝枝山很有交情。便央他做冰上人。到文姓那邊去撮合。文徵明早年喪父。家事都由母親文太夫人執管。祝枝山上門撮合。當然要謁見這位文太夫人。把杜太史願結絲蘿的話。一一說了。文太夫人也知道杜姓小姐才貌雙全。且又是翰苑千金。當然認爲滿意……且慢。文太夫人既然認爲滿意。那麼這親事便該成就了。爲什麼又有換空箱的豔史傳播社會呢。原來爲着文徵明兼祧問題。親事上便發生了挫折。文姓的人丁稀少。文徵明既喪長兄。孑然一身。又須承繼着伯父名下的宗祧。他以一身兼做兩房的後人。在習慣上可以一娶兩妻。分承宗祧。文太夫人最重信實。情願言明在先。不肯含糊過去。他向祝枝山說。杜府上的二小姐。雖未識面。但是聽得沈石田老先生說起。這位女弟子確是四德兼全。我們娶得這位媳婦。還有什麼不足之

處。不過先夫病篤時。曾有遺言。將來兒子娶妻。須得一娶二婦。分承宗祧。一是大房的媳婦。一是二房的媳婦。好教兩房都有傳宗接代的希望。此事須得預先聲明。杜翰林如肯俯從其請。這頭親事便可尅日告成。祝枝山道。老伯母的意思。自當一一代達。不過就愚見所及。只怕杜頌堯未必允從。他爲着大小姐。誤配了跛頭。這位二小姐定要覓個十全十美的郎君。他眼光中的東床妙選。便是令郎和周文賓二人。自從崔素瓊小姐被寧王搶去。周文賓失去了意中人。未免悶悶不樂。彼時祝某曾向文賓說道。老二老二。天下多美女。你何必執而不化。聽說老杜的第二千金。面貌不亞於崔素瓊。又是老沈的得意女婿。一筆丹青。名滿吳下。一矢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可以替你去執柯。你意下如何。文賓聽了。非常愜意。便託祝某去撮合。見了老杜。道達情由。老杜也很滿意。不過定下兩條約法。一須守定一夫一婦白首偕老之義。不許再納偏房。二須久住蘇州。不得搬往杭州居住。這兩條約法。第一條文賓滿口允許。第二條

却不能違辦。只爲文賓雖然生長蘇州。但是杭州已成了第二家鄉。置着許多田產。他娶了娘子。便須同往杭州居住。爲這一層。這親事便成了畫餅。現在祝某替令郎撮合。以爲這親事一說便成。令郎是久住蘇州的。無須老杜定下什麼約法來。誰料老伯母又出了這麼一個難題。該是祝某福薄。這現現成成的一頓謝媒酒。又被老伯母打脫了。太夫人道。祝賢姪取笑了。老身怎敢出什麼難題。無奈先夫在日……枝山道。老伯的遺囑。理當遵守。但是也有個變通辦法。只須令郎娶了杜二小姐以後。夫婦和諧。如魚如水。然後再向杜二小姐情商。爲着宗祧關係。須得納一個偏房。分承一房香火。以重遺囑。我想杜二小姐知書達禮。斷然不會拒絕。令郎請求的。太夫人道。祝賢姪的話。本是入情入理。不過老身對於先夫的遺囑。不忍絲毫違背。遺囑上只說同時娶兩房媳婦。沒有說娶了正室。再納偏房。所以祝賢姪的變通辦法。老身不敢從命。枝山笑道。那麼這一頓謝媒酒。十有九分吃不成了。老伯母買了磚頭不買瓦。吃了餛飩

不吃麵，不肯變通，變做了拆供。（吳諺是破裂的意思）後來祝枝山回覆杜翰林道：「達情由，杜翰林果然搖頭不許。這頭親事又不成了。他又去訪文徵明。他說：『衡山這次做大媒，又失了風了。』令堂老伯母一副金字招牌，割一不二的面孔，任憑我老祝說得口苦舌乾，他竟排了一個鉄桶陣，一點水花都濺不進去。照這麼的媒運不通，我這座撮合山，不要立時傾倒了麼？實不相瞞，我老祝常年的入款，大半靠着這筆執柯的柯儀。以前做媒，從沒有失過風，但看唐老大八美團圓偷香竊玉，是他擅長，登門說合是我擅長。老祝在他身上賺了多，少柯儀現在呢？替周老二做媒，第一個炮仗不響，替你做媒，第二個炮仗又不響。周老二那邊曾有預約，將來訂了他家的婚姻，一定挽我老祝做那坐觀其成的媒人。而且柯儀須得加倍致送，補償我這番的損失。你呢？文徵明笑道：『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祝之徒也。』既然文賓有了這成例，小弟當然照辦。枝山拍着六指頭的手道：『那麼還沒有吃虧。』一長線放遠，這媒人總得作成我老

祝我可以挂得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招牌。徵明道。杜老先生怎麼這般固執。三妻四妾是男子漢尋常的事。况且小弟並非貪色之徒。多多益善。實爲着遺囑難違。違了遺囑。非人子也。枝山道。你說不是貪色之徒。多多益善。這句話當着我說是不妨的。要是被子畏聽得了。豈不要說你「當着和尚罵賊禿」麼。其實呢。老杜限定要一夫一婦到老。固然是執一不化。尊堂限定要同時娶兩位媳婦。也是不知變通。好好的親事。被他們你要這般我要那般。成了一個僵局。衡山。你不能佩服唐子畏了。子畏的神通廣大。你怎麼比得上。子畏的婚姻。都是想出種種方法。和那意中人覲面相逢。私定終身。當面鑼對面鼓的一講妥了。然後挽出媒人。登門說合。自然一說便成。你沒有和杜二小姐見面。僅仗我媒人撮合。又遇男女兩家的家長。都是拘泥的人。這親事便難成就了。不過杜二小姐這般花容月貌。繡口錦心。確是蘇城數一數二的閨秀。周老二和他無緣了。只爲周老二娶了。他要在杭州居住。他們父女倆如何分撇得開。

你的親事却不好算十分絕望。却還有挽回的辦法。老杜不許女婿另納偏房。這是無可通融的了。但是杜二小姐的一寸芳心。或者不像他老子這般頑固。你只要設法和杜二小姐會面以後。仿照唐子畏的辦法。也和他當面鑼對面。鼓的訂定終身所有遺囑。上一娶兩婦分承宗祧的話。你可向杜二小姐詳述苦衷。只須杜二小姐允許了。然後挽出我老祝做媒。這頭親事便可以十拿九穩了。文徵明道。老祝。你曾親見過杜二小姐麼。枝山道。曾在石田那邊見過一回。這一天。石田有病。他是石田的得意女門生。聽說老師有病。便去問疾。其實石田只不過小小感冒。爲着筆墨太忙碌了。借此可以展緩筆債。杜二小姐到了沈府。石田便請他到畫室中去談話。我是著名的不速之客。幾處老友的家。中不待通報。往往直闖而入。沈石田雖是我的前輩。但是彼此所訂的翰墨緣。很深很深。石田的作品。大半經我老祝題詠。他所繪的神仙樓閣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人家許爲石田翁第一傑作。不過畫是畫的好了。經我老祝題了七

律一首。益發錦上添花。其中的警句。想你也記得。二三聯「明蟾滉漾白玉汞。初日錯落金芙蓉。一樓領略足人傑。萬象描寫由化工。」這二十八字。竟把他的畫筆。捧得和天上神仙一般。文徵明道。老祝的談話。軼出範圍了。我只問你可曾見過杜二小姐。誰和你說這不相干的詩句呢。枝山道。誰說不相干。這是表明我和老沈的交誼很深。所以直闖而入。並不冒昧。我揭開畫室的門帘。恰這位女畫家杜二小姐。帶着侍婢在裏面。和石田談論畫學。聞名已久的翰苑閨秀。却在這裏相逢。經着石田翁的介紹。他竟花枝招展般的向我行了個萬福禮。嚶嚶聲似的喚我。一聲枝山先生。衡山。我早知石田畫室中有杜月芳在內。便該向你告借一件東西。文徵明道。什麼東西。枝山道。向你借一副小白臉。老祝生了這副小白臉。便該唱一齣驚豔了。石田的畫室便是佛殿。杜月芳便是鶯鶯小姐。侍婢便是紅娘。老祝天然是一位張生了。一是兜率宮。是離恨天。我誰想這裏遇神仙。」文徵明道。畢竟月芳小姐生得怎樣的貌美。枝山

道。若問杜月芳怎樣貌美。我又可惜沒有向你告借一件東西。文徵明道。又是什麼東西。岐山道。衡山。你的眼光是敏銳的。一見之下。便會判別妍媸。老祝這雙看花眼太靠不住了。打了對折。還須九扣。我又不好湊近這位女畫師。觀他一觀。雖然隨帶着一個單照。却又不好意思取將出來。做那獵豔的寶鏡。我只霧裏看花。隱隱綽綽。有一個女郎在我面前走動罷了。杜月芳略說了幾句話。便即挈着侍婢告辭而去。月芳去後。我向石田說。我來做了惹厭人。把你的女弟子嚇退了。石田道。不相干。他已談了好一回工夫。你不來。他也要去了。我道。他談些什麼。石田道。他一來問疾。二來向我借取摹本。預備攜回摹仿。我道。借些什麼摹本。石田道。便是這幅神仙樓閣圖。他見了異常愛慕。他要攜回去。費着數月工夫。準備摹成副本。好在璇閣清閑。他又是心細如髮的人。他的臨本一定不錯。也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又許他待到神仙樓閣圖臨成以後。我便描寫他的玉容入畫。似他這般花容月貌。確是神仙中人。合該在神仙

樓閣中居住。文徵明道：「石田先生把他這般稱贊，料想這位小姐一定是神仙中人了。」枝山道：「老沈素性不肯謬贊的。」他說是神仙中人，一定是神仙中人。周文賓要把神仙娶到杭州去。這是癡心妄想。你和這位神仙，或者可以聯成眷屬。只要你有緣會見了神仙，這頭親事便有幾分希望了。要不然，神仙眷屬當面錯過。經唐子畏知曉，便要笑你太沒用了。他會得和八美聯姻，你却一美都不美。未免辜負了風流才子……枝山這一席話，分明是個激將之法。原來江南四大才子，雖然都是風流絕世的名稱，但是比較之下，文衡山比着唐祝周三人，覺得規矩一些。他對於唐寅偷香竊玉行爲，素來不大贊成。這一回杜姓的親事不成，他只心中淡然。經那祝枝山說得這位月芳小姐是有才有貌的絕世佳人，衡山聽了，怎不動心。還加着枝山左一句「子畏的神通廣大，你那裏比得上。」右一句「一經唐子畏知曉，便要笑你太沒用了。」當時江南四大才子，都是目空一世，各不相下。枝山把唐子畏抬得太高，把文衡山壓得太

低。莫怪衡山不服了。便道。老祝。你怎的長子畏的志氣。滅衡山的威風。竊玉偷香。難道只有桃花塢唐姓一家別無分出。我也來遊戲三昧。和杜月芳小姐面訂終身。要求他允許我一娶兩婦分承宗祧。好教唐子畏知曉了。不但我文衡山的詩書畫三絕不弱於他。便是我的豔福也和他不相上下。廣大風流教主不祇是唐寅一人。我也分得片席。老祝。你是詭計多端的。你可有門路。介紹我和月芳小姐相見。枝山道。錦囊中那怕沒有妙計。你準備着金練子。便可以把我的妙計牽將出來。衡山道。只須妙計有效。我自不惜重酬。枝山道。怎樣酬法。衡山道。兩姓姻緣。倘能夠因此成就。我願奉十倍柯儀替你上壽。枝山大笑道。只這幾句話。我的錦囊妙計便要。被你的金練子牽將去了。衡山附耳過來。正是。

計就月宮擒玉兔。謀成仙島捉青鸞。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文徵明換空箱事。最難穿插。妙在唐寅入華府時。杜翰林亦至東亭鎮。唐寅入華府。所以演成三笑因緣也。杜翰林至東亭鎮。所以演成換空箱也。

杜翰林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看似閑文。實則爲書中重要關鍵。其來也。爲接女兒女婿吃壽酒也。其去也。爲回家度中秋。而壽辰又近在八月二十四日也。夫使杜翰林不做壽。又安有換空箱事發生。大風起於蘋末。浮雲生於膚寸。闕者不宜草闕過。

周文賓影射張夢晉。楔子中已言之矣。本回提及周文賓。必及崔素瓊。其中自有微意。

文衡山恂恂儒者。安有換空箱事。惟彈詞中傳播已久。與其辭而闕之。不如加以相當之改正。務使文人佳話。與狂且之淫行不同。良工心苦。闕者當共鑒之。

換空箱之說。久播社會。汚語譎言。幾成事實。此衡山之不幸也。作者沿其名。去其實。同一換空箱。必如是。乃不失爲風流佳話。雖非衡山事實。却亦無傷盛德。其脫胎換骨處。慘淡經營。閱者當共鑒之。

張恨水 銀漢雙星

張恨水先生啼笑姻緣第二部成功作品
有極大刺激力 能使人百讀不厭！

本書所寫，係電影界一活潑天真之少女，後入電歌界，而受時譽。其後，見其異思，感其薄者，流於結識，名異思，人復成外角，乃脫離之。遷居，乃感不離，少復成外角，乃脫離之。世間，日已哀，感不離，歌自閉，紅已哀，感不離，樓閣不閉，紅已哀，感不離，之重，不閉，紅已哀，感不離，啼笑君之，宛然，讀下，說中登攀之極，誠為情小。

請看本書哀感頑艷之情節

普君及張君作品，為全國人所愛讀；惟市上所有，率定重價，致不能普及羣衆，向隅之憾，自所難免。特將本書以薄利行之，見於發售，但求多賣，最低廉之厚薄。

普君及張君作品，為全國人所愛讀；惟市上所有，率定重價，致不能普及羣衆，向隅之憾，自所難免。特將本書以薄利行之，見於發售，但求多賣，最低廉之厚薄。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原價四元五角 特價二元五角 祇售一元

石田翁今天也帶
着家丁可謂
呼嗟潤兮



四傑傳 第十四回上 沈畫師游山坐小橋

四傑傳 第十四回下 文解元冒雨覓扁舟

行到半途黃豆粒的雨
點子早已迎面而來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十四回

沈書師遊山坐小轎

文解元冒雨覓扁舟

天平山的鶴壽山房。建築在半山。地名「中白雲」。風景清奇。林泉幽勝。萬笏朝天般的奇石。近在眼前。令人目不暇接。這所鶴壽山房。向歸道院掌管。裏面象養着兩隻馴鶴。玄裳縞衣。高視闊步。據說年齡都在五百歲以上。城中士女前來遊山。總到鶴壽山房中休憩。附近還有著名的鉢盂泉。泉香且冽。道士烹泉飲客。風生七碗。撲去俗塵。萬斛。這一天。杜頌堯太史挈同女兒月芳小姐。替這位沈石田老畫師慶祝六旬正壽。要是在城市中晉觴上壽。未免過於喧鬧。不合這位石田先生閑雲野鶴般的性情。因此借着鶴壽山房祝壽。一者討個好口彩。恭祝石田翁的年齡和壽鶴一般。二者這其間地方清靜。佈景天然。將來要由月芳小姐繪一幅「鶴壽山房祝壽圖」。慶祝沈老夫子的攬揆良辰。

……石田翁是壽翁。杜頌堯是主人。另請兩位陪賓。一位是祝枝山。一位是唐伯虎。列位看官。這是補叙文章。在這當兒。唐伯虎還沒有投靠相府。更名華安。所以他也在被邀之列。一主三賓。恰是四人。十六世紀時代。男女防閑。最爲嚴密。沈石田和杜月芳。雖係師生。却不能合席飲酒。不過在上壽的當兒。「翠袖殷勤捧玉盞。」向老師敬酒三杯罷了。待到十八世紀時。稍爲開通。袁子才廣收女弟子。湖樓宴會時。居然釵鬢列席。然不免引起一時物議。趙甌北控袁子才的呈詞中說的。「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可見男女的界限。一時不易打破。閑話少敘。且說其時正是孟夏天氣。清和佳節。道士們知道城中杜翰林要在鶴壽山房中請客。早已打掃清淨。四無纖塵。做主人的當然先到。杜頌堯和月芳小姐。乘舟而來。在碼頭停泊。坐着山轎登山。除却杜升隨行而外。後面還跟着一乘小轎。便是月芳的侍婢柳兒。所有菜餚。都是舟人包辦。攜帶上山。卽在道院中落鍋。鶴壽山房地方軒爽。劃

分內外兩楹。月芳小姐掣着柳兒在裏面的一間休憩。杜頌堯坐在外面專候嘉賓蒞止。第一位光降的便是祝枝山。隨帶着僮兒祝童前來赴宴。一到了鶴壽山房。杜升直垂着雙手。恭恭敬敬的喚一聲祝大爺。枝山笑道：貴管家何前倨而後恭也。虎邱山上一塊青石。你可是馱得怕了麼。杜頌堯聽得枝山到來。出外相迎道：枝山。你怎麼一人到來。子畏呢。枝山道：昨天和子畏約定同舟遊山。來赴盛約。誰料今天清早。子畏遣着家丁前來通知。說主人感受風寒。不能赴宴。囑託我代達歉忱。杜頌堯道：子畏怎的感冒起來。今天偏不巧。少了一位嘉賓。枝山笑道：老先生不用耽心。少了一位佳賓。祝某便可以放出乘人之量。大嚼而特嚼。管教吃個落花流水。杜頌堯聽了。撫掌大笑。迎到鶴壽山房中坐定。月芳款款上前。喚了一聲枝山先生。便到裏面去了。杜升送茶後。又捧出精細菓盤。請客人點饑。談了一會子。杜升又來稟報。沈老爺坐轎來了。後面還跟着。一乘小轎。坐的是家丁。祝枝山笑道：石田翁素來樸實。家無應門五尺之童。

今天也帶着家丁。可謂「吁嗟闕兮」。杜頌堯不暇理會。出去迎接。兩乘山轎都到道院門前停落。沈石田先行下轎。後面這個家丁隨後也下了轎。杜翰林敬其主兼及其僕。迎入裏面。先和枝山相見。隨後月芳小姐出來拜見老師。慌得石田還禮不迭。拜罷起身。彼此坐定了。石田帶來的家丁。呆呆的站在一旁。目不轉睛的只向月芳小姐注視。枝山帶來的祝童。捏着嘴暗暗好笑。杜翰林和月芳忙着和石田談話。無暇兼營並顧。枝山忽的笑將起來道。老沈。你何處覓來這一個書僮。「聰明面孔笨肚腸」。進了鶴壽山房。呆呆的站在這裏。宛比天打木頭人。月芳小姐本沒有注意到老師帶來的家丁。經着枝山說了這調笑話。不由的溜動秋波。向那小廝瞧了一下。恰逢那小廝的兩條視線也向小姐拋來。說也奇怪。四目接觸的時候。月芳小姐的心扉上。怦怦的動了兩下。只爲那小廝生的太俊秀了。不信樸樸實實的老師。却有這個清清秀秀的家僮……沈石田道。枝山休得取笑。我那裏有什麼書僮。這是借取的荊州。爲着

遊山的時候。扶持需人。因向親戚人家告假一名小廝。誰知是一粒算盤珠。撥一撥。動一動。枝山笑道。算盤珠還有動的時候。他只是一粒佛頂珠。呆呆的永不變動。杜翰林道。枝山別說閑話。我們要坐席了。這一位壽翁請坐。這一位。枝山請坐。還空着一位。本約着子畏。子畏因感冒。不能到來……正在定席的當兒。忽的道士匆匆忙忙前來稟報道。王老相國也來遊山了。杜翰林大喜道。這正是天假之緣。王守溪老相國也來遊山了。我們替石田翁慶祝。正少着一位陪賓。老相國文章科第。名重東南。和我們又有翰墨因緣。快去請來相見。這一句不打緊。却嚇壞了石田身旁的小廝。覷個機會。便想滑腳。列位看官。這一位王守溪老相國。確是明朝的一代名臣。單名一個鏊字。表字濟之。別號守溪。是吳縣洞庭山人。他從解元出身。考中了成化十一年。的會元。假使在殿試的時候。再來一個狀元。便是三元及第。可惜他中了第三名的探花。論到他的才學。大魁天下。綽綽有餘。爲什麼試官不肯成人之美。把他取在一甲第三名呢。

原來其中另有一個作用。只爲三元及第。是士林中最爲榮寵的事。自從明太祖定鼎以來。直到憲宗成化年間。將近百載。三元及第已有兩人。一是洪武二十四年的黃觀。一是正統十年的商輅。比及王鏊應那殿試的時候。恰值商輅商相國充當殿試讀卷大臣。鼎甲的去取。全在商相國的掌握之中。他得了王鏊的試卷。本要拔取他做狀元。但是王鏊中了狀元。便是三元及第。和商相國的科名一般。很名貴的三元及第。同時有了兩人。便不見得三元及第的可貴。因此商相國把一甲一名的試卷和一甲三名對調。吳縣王鏊原本一甲一名狀元。改爲一甲三名探花。餘姚謝遷原本一甲三名探花。改爲一甲一名狀元。似這般上下其手。王鏊的三元及第。便打落在商相國一點私心之下。所以東洞庭山有兩句民間歌謠。叫做「朝中若無商閣老。王鏊一定中狀元。」這不但是編書的嚮壁虛構。看官們偷到東洞庭山去游歷。只須訪問山民。包管這兩句歌謠。自有人唱給你聽。王守溪雖然飛黃騰達。身爲貴官。但是憐才如命。却

肯虛心折節。下交當世賢俊。所以他和杜翰林沈畫師都是詩酒好友。他利江南四大才子。唐祝文周都是忘年之交。尤其和唐伯虎最爲投契。老相國退歸林下時。遊山玩水。時時和唐寅同行。這又不是編書的嚮壁虛造。可以說出一個很有力的證據。諸位遊玩虎邱山時。但看劍池旁邊的石壁上。面有少傅王鏊解元唐寅的題名。至今石刻還沒有磨滅。王老相國下世以後。賜諡文恪。備極榮哀。他的墳墓便在東洞庭山。墓門以內鑄着一副唐寅所撰的對聯。叫做「天下文章第一。山間宰相無雙。」這對聯至今尙在。守溪和子畏的交誼。便可想而知了。又聽得王姓的子孫講起。正德改元。新天子卽位。王鏊這時候正在林下優游。朝廷器重他。老成碩望。召他爲相。派着欽差到東洞庭山去宣旨。王鏊感念君恩。擇日入都朝覲。唐寅便替他繪了一幅出山圖。圖中樹石效李唐。人物仿公麟。而車中傳神。不減長康。這是唐子畏得意之筆。和沈石田的神仙樓閣圖。同爲畫苑至寶。而且出山圖上有祝允明徐禎卿張夢晉朱存理諸

家的題詠尤爲名貴。可惜經了兵燹。圖卷失傳。要是此卷尙在人間。中國美術史上一定可以增輝萬丈呢。列位看官。小說是假的。考據是真的。以上所說的雖和本文沒有什麼大關係。然而却有來歷。並不是唱書先生彈着絃索所唱的唐寅故事可比。閑話剪斷。言歸正傳。且說王老相國既和唐祝文周交好。子畏以外。他便器重着這位少年英俊的文徵明。文解元。他見了文衡山。總是獎勵他做一位品學兼優的文人。他說。伯虎文才。並世無二。可惜落拓了一些。雖然有託而逃。佯狂避世。但終不可爲訓。衡山。你是個少年老成。且和伯虎交好。件件般般都可效法。伯虎。惟有竊玉偷香。效法不得。文徵明道。老先生金玉之言。晚生切記在心。永不忘懷。伯虎的錦綉才華。晚生願學未逮。伯虎的風流跌宕。晚生謹謝不敏。老相國撫掌激賞道。衡山。你果能自踐其非。將來一定是個非常人物。可見老夫賞識賢俊。老眼未花。從此以後。老相國益發器重衡山。衡山也爲着知己之感。兢兢自守。不敢在花柳場中涉足。會淘氣的唐伯虎。知道

文衡山挂着一塊道學招牌。偏要試他一試。探得衡山有一天要游竹堂寺。須得打從妓院門前經過。他便在妓女面前放些風聲。說這位文解元。面子上是很道學的。骨子裏很不道學。你們只須騙得他進門。用一番籠絡手段。把他籠絡住了。管教他身入迷魂陣。再也不想出門。他又是文太僕公的賢郎。家况很好。將來的纏頭金。決計不吝揮霍。在你們也有說不盡的好處。妓女們都是抱着拜金主義的。况且文徵明面貌又美。才學又佳。恩客的條件。樁樁都備。便依從了唐寅的計畫。遣人在門前守候。待到文徵明從竹堂寺遊罷回來。打從妓院門前經過。當時的院子。門楣上並不挂着金字招牌。文徵明既不向院子人家走動。當然不知這幾家都是秦樓楚館。明朝年間的解元。頭上的方巾。便有個顯明的表幟。文徵明正在緩步歸家。却見有一個小僮。站在一家門首。高喚着文二爺這裏來。徵明奇怪道。這裏是什麼人家。我不認識。小僮道。這裏面便是唐大爺的別墅。唐大爺便在裏面。一壁說。一壁牽着他的衣袖。引他入內。徵

明肚裏尋思。不聽得子畏有什麼別墅。倒要探他一探。誰料才到裏面。客堂中恰恰坐定。便聽得一陣金鈴扯動。接着又是一陣鶯鶯燕燕的笑聲。人尙沒有出來。一陣陣的脂粉香。便已迎風送到。外面徵明大大的奇怪。難道這是子畏藏嬌的金屋。接着瑣瑣碎碎的許多弓鞋聲響。花蝴蝶的一大羣。撲到文徵明身邊。錦屏風般的把文徵明圍在垓心。文徵明待要躲避。如何可以避得。有些拍着他的肩。有些勾着他的頸。有些坐上他的膝蓋。有些磕着瓜子仁塞到他的唇邊。有些拾着香羅帕在他身上左縈右拂。你一聲文二爺。他一聲文公子。我一聲文解元。徵明才知道賺入了花柳場中。掙找着要走。但是彼衆我寡。怎麼可以脫身。徵明氣極了。便恨恨的說道。你們再要糾纏不清。回去時。我便要通知地方有司。一律驅逐出境。虧得這幾句。才解了重圍。搗母上前賠罪道。文二爺。我們本不敢冒昧。把二爺賺入院子的。只爲唐大爺向我們這麼說。我們才敢無禮。這是上了唐大爺的大當。徵明道。原來又是唐子畏弄的詭計。不干

你們的事。我自去和子畏理論。當下離了院子。徑往桃花塢。質問唐寅。唐寅便道。尋花問柳。本是逢場作戲。有什麼妨礙呢。徵明道。我受了王老相國賞識之恩。聲明在先。不作尋花問柳的事。你這般惡作劇。未免有傷忠厚了。彼此一笑。並沒有記恨。可是這件事傳入王老相國的耳中。益發把文徵明讚美不絕。學着黃石公的論調。道一句「孺子可教也。」這一樁故事叫做唐解元設計賺衡山。出在一部筆記叫做蕉窗雜錄的裏面。編書的把來補敘出來。便見得文徵明對於王鏊有種種知己之感。無論如何。總得愛惜羽毛。寶貴名譽。不使老相國丟臉。誰料「一點水偏偏滴在油瓶裏。」老相國早不遊山。遲不遊山。偏偏杜翰林替沈石田做壽。老相國竟在這裏不期而遇。唐子畏早不感冒。遲不感冒。偏偏杜翰林請他做陪賓。他竟不能赴宴。以致虛左以待。杜翰林要請老相國前來列席。老相國一來。老相國便要丟臉了。他所說的「孺子可教也。」要變換着兩句論調。叫做「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原來沈石田

帶來的家僮。便是文徵明喬裝改扮。文徵明和杜翰林本非熟識。當然不會窺破行藏。在座的陪賓。又是枝山伯虎二人。益發不會破露秘密。這便是上回書中祝枝山和文徵明附耳商議的結果。這件事須得疏通了石田。才能進行。石田在先不肯。經枝山再三商懇。說小文暫作家僮。借此飽餐秀色。宴畢以後。依舊跟你下船。又不曾發生什麼枝節。你老成全了他罷。經這一說。石田才允諾了。現在聽得杜翰林要去邀請王老相國入席。不但徵明失色。石田翁也耽着心事。頻頻向着他的假書僮歪歪嘴兒。是一種使他滑腳的暗示。文徵明飽餐秀色。只餐個半飽。滿意要等大家都入了席。杜二小姐上前敬酒的當兒。再看一個十分飽滿。又聽得枝山說起月芳小姐這番遊山。隨帶着畫具前來。準備卽席起稿。繪一幅「鶴壽山房祝壽圖」。這又是一個大好機會。非但可以飽餐杜二小姐的外貌。并且可以飽看杜二小姐的內才。祝枝山「又做師娘又做鬼」。徵明喬扮書僮是他的妙計。比及扮了書僮。走入鶴壽山房。枝山瞧見

小文這般出神模樣。却又和他打趣。說他是天打木頭人。說他是佛頂珠。賺得月芳小姐回轉頭來。兩兩的目光接觸。非但月芳小姐的心扉上怦怦的動了兩下。便是徵明當時也幾乎心醉在這秋波妙盼之下。道士們稟報一聲。王老相國遊山。杜翰林便忙着要去迎接。月芳小姐驚鴻一瞥的避入內室。沈石田接二連三的歪歪嘴兒。祝枝山要算鎮靜。面部上也微帶着慌張之色。文徵明待要滑腳。捨不得月芳小姐。待要不滑腳。又只怕被王老相國瞧破。廬山真面。這時候萬一的希望。只希望老相國不入鶴壽山房。另到他處去遊玩。那麼這個大好機會。還不致于當面錯過。正在這麼想。已聽得靴聲囊囊。和那老相國警欬之聲。漸逼漸近。石田的嘴唇益發挪動的厲害。枝山口中輕輕的念着兩句老話道。「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在這當兒。不由文徵明不走了。一溜烟的出了鶴壽山房的門。在那假山洞中暫避一下。待到杜翰林陪得王守溪老相國穿過迴廊。他又一溜烟的出了道院的門。來時節。他是坐的山轎。去時節。行

色匆匆不及坐山轎了。七高八低的走了許多山路。四月裏天氣陰晴無定。忽見四圍山峯上透出蓬蓬的熱氣。如出籠的饅頭一般。風送浮雲把當空一輪紅日掩蔽了。徵明暗思不好了。快要下雨了。這裏離着船埠還有三五里路。還是急急奔走的好。腳亂步忙。急不擇路。行到半路。黃豆粗的雨點子早已迎面打來。前不見村。後不見鎮。附近也沒有竹籬茅舍。只好在一棵大樹下暫避則個。偏又一陣風來。吹得枝頭搖搖擺擺。枝葉上的積水。便似矢石般的投將下來。可憐這位文解元。水淋淋的變做了落湯雞。幸而濕雲過處。紅日重吐光芒。文徵明踏着滑溜溜的山徑。覓路回船。中間又滑跌了兩三交。水漬未乾。泥痕又濺。才佩服枝山說的。唐寅的竊玉偷香。自己萬萬比他不上。唐寅屢次喬裝改扮。混入閨房。總是成功的多。失敗的少。自己初出茅廬。第一個炮仗便不響。弄得這般狼狽模樣。自己也覺得好笑。好容易到了船埠。拖泥帶水的下船。一壁更換着乾燥的衣服。一壁呆想着方才的俊遇。正是

拈來紅豆相思子。愛煞青溪最小姑。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回起筆突兀。似與上回不相銜接。此作者故作狡獪也。讀未及半。乃知確係緊接上文。看似突兀。實非突兀。心細者當自知之。

將有杜頌堯做壽。先有沈石田做壽。做壽其賓。而文徵明與月芳相會其實也。沈石田壽而文徵明一會。杜月芳。杜頌堯壽而文徵明二會。杜月芳。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其寫做壽也。正所以寫才子佳人邂逅相會也。

情場中不經挫折。其味不甘。有今日之雨淋泥濺。始有他日之玉軟香溫。由苦得甘。而甘之味乃愈永。

出一王鏊。並不突兀。第九回中唐寅見金粟山房扁額署欵王鏊。卽曰。此又是我老友筆墨。閑閑一筆。卽爲此處張本。

文衡山耿介處。不僅游竹堂寺心中無妓一事。蕉窗雜錄又云。伯虎與諸狎

客縱飲石湖上。先攜妓藏舟中。乃邀徵明同游。徵明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岸贖高歌。呼妓進酒。徵明大窘。欲逃席。諸妓固留之。徵明益大叫。幾赴水。遂於湖上買醉。狂逸去。衡山之耿介如是。因附述之。以明衡山之真相。

你只須在道院門房
中路坐片刻依舊可以
看我女兒去對面揮毫



四傑傳 第十五回上 傅董學師生接席



妹云未了自家姊妹
難得聚會心裏事
有什麼不想說

四傑傳 第十五回下 訴哀情姊妹聯牀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十五回 傳畫學師生接席 訴衷情姊妹聯牀

冒雨下山的文徵明。這一番真正苦了他也。回到船艙。更換溼衣。虧得他的原有衣服。都在艙中。一經更換。依舊是個文人裝束。舟子已得了文徵明的好處。優給他賞號錢。買囑他不許聲張。所以這一回文徵明喬扮家僮。除却唐伯虎。祝枝山。沈石田三人。誰都沒有知曉。到了後來。要不是他在月芳小姐面前吐露情由。月芳小姐也不會曉得今日的瀟灑書生。便是昔日祝枝山口中的佛頂珠和天打木頭人。他到了船中。天色早已開霽。「四月清和雨乍晴。絕好一幅風景畫。碧山如沐。紅塵不飛。想到鶴壽山房中的杜月芳小姐。一定在筵前對客揮毫。起這幅鶴壽山房祝壽圖的草豪。可惜書生沒福。不能夠眼見他。玉指纖纖拈彩管。羅巾豔豔拂花箋。他又轉念一想。今天的俊遇。無福之中。還

算有福。王少傅忽地遊山。前來闖席。固然是一樁沒趣的事。然而還算倖倖。待到定席時才來。我已見過了月芳小姐的花容玉貌。雖不曾看個全飽。却已看個半飽。假使他老人家比着老沈早一刻到鶴壽山房。那麼我望見了他的影子。只好返身便跑。怎能夠眼見月芳小姐在紅氍毹上款款下拜。盈盈起立呢。文徵明這時餓着肚皮。在船中胡亂吃了些東西。咫尺蓬山沒路通。悶坐在船中。也只有自安自慰的一法。他想。老祝定下的錦囊妙計。分着兩步。第一步設法使那才子佳人邂逅相遇。第二步設法使那才子佳人互通款曲。現在第一步已實行了。繼續進行的便是第二步。總有一天和月芳小姐秘密會面。說幾句知心話。把我們分承兩房宗祧的苦衷。一一講明了。只須月芳小姐肯原諒。這頭親事依舊可以十拿九穩……待到未刻初過。冉冉斜陽漸有下山的光景。老畫師沈石田先生已坐着山轎。宴罷歸來。進了船艙。便即開舟。石田向文徵明說道。衡山。你假扮家僮。混入鶴壽山房。幾乎鬧出亂子。祝枝山的錦囊中。

真沒有好計想出。你上了他的當也。你去後。杜頌堯問及我。爲什麼貴管家不見了。我只說他已先回船中去了。爲了枝山罵他天打木頭人。他賭着氣下山而去。把這幾句話瞞過了老杜。他也一些沒有疑惑。徵明又把方才踉蹌避雨中途傾跌的話。述了一遍。石田笑道。衡山。你今天的事。可謂不幸而幸。幸而不幸。徵明道。請問石老。怎教做不幸而幸。石田道。你要看我的女弟子對客揮毫。偏偏王少傅到來。嚇得你置身無地。這是你的不幸。幸而我連連向你示意。枝山又說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王少傅從迴廊裏走來。你卻在假山洞裏躲避。這重難關竟被你躲過了。這是你的不幸而幸。徵明道。還有幸而不幸。又是怎樣解釋。石田道。你躲過了這重難關。前面都是坦途了。只須在道院的門房中略坐一時半刻。依舊可以看看我的女弟子對客揮毫。可惜你忙着逃走。匆促下山。以致中途遇雨。連遭傾跌。這是你自討苦吃。所以說你幸而不幸。徵明道。王少傅在座。我怎可以混入鶴壽山房。看貴門生月芳小姐對客揮毫。石田道。你道

王少傅也來入席的麼。非也。非也。王少傅已應了芝巖長老的約。約他到無隱庵中去吃素齋。遊過了鶴壽山房。便須往遊無隱庵。他在鶴壽山房只坐着一刻光景。談談詩賦文章。他對於你的文學。兀自贊不絕口。他說。衡山不但文學擅長。而且品行謹飭。簡直是後進中難能可貴的人才。祝枝山插嘴道。老先生目光如炬。賞識非虛。衡山的年齡輕於伯虎。居然沒有什麼放浪行爲。王少傅點頭道。衡山的可敬處。便在這上面。枝山含譏帶諷的說道。目前的小文。固然品學兼優。但不知將來的小文。可和現在一般。王少傅聽了。有些怫然不悅。便道。老夫品評人物。從來不曾有毫髮之差。現在的衡山是這般。將來的衡山也是這般。一定可以捏得穩瓶的。枝山方才無語。卻向我顛眉霎眼。分明笑這位老相國品評人物。今日裏卻失了風。穩瓶兒管教打碎也……列位看官。這一段故事。叫做文解元初會杜月芳。是那年四月裏的事。發生在唐伯虎扁舟追美之前。不過爲着行文上便利起見。卻寫在唐伯虎扁舟追美之後。這是普通

文字中一種補敘筆法。補敘已畢，便須接講杜頌堯爲着壽誕在卽，派着僕婦丫環去接取大女兒雪芳回來。蘇州和東亭鎮雖然不到百里之遙，但是十六世紀時代，既無火車，又無輪船，至於航空的飛機，益發不消說起了。雪芳在八月十六日動身，到了來日下午，方才抵家。杜頌堯的夫人已於數年前亡過了，伴他寂寥的只有一位姨太太。這一天，雪芳歸寧，姨太太偕同月芳都到中門以外相迎。姨太太是小戶人家出身，免不了勢利性質。見這位姑奶奶是華相府的冢媳，何等聲勢，不見他嫁着呆壻的可憐，只見他門第高貴，和尋常人家不同。他見了雪芳竭力逢迎，一疊連聲的姑奶奶長，姑奶奶短，姑奶奶的房間已預備在堂樓上面，可以熱鬧一些。所有房中陳設，三日前早已布置一新。姑奶奶帶來的侍婢秋桂，便住在姑奶奶的後房，以便姑奶奶可以隨時呼喚。姑奶奶愛吃的東西，已開單交付廚房，按日烹煮。務須格外道地，隔了少頃，杜頌堯已從外面到來，父女相見，自有一番話說。杜府中的男女僕役，見這位姑奶

奶珠圍翠繞。打扮得雍容華貴。真不愧是相府人家的少奶奶。你也說姑奶奶好福分。我也說姑奶奶福分好。杜府冷靜已久的空氣中。充滿着姑奶奶姑奶奶的呼聲。甚至月芳畫室前面飼養的一隻絲毛鸚哥。在先只會得說幾聲「客人到也。」後來也學嘴學舌的左一聲姑奶奶。右一聲姑奶奶。其實這位姑奶奶的胸中。竟是苦不勝言。嫁個丈夫是獸子。一生希望斷絕。似這般的相府冢媳。倒不如嫁了一個窮書生。相憐相愛。還不失唱隨之樂……父女談話時。雪芳也只好隱隱約約的說幾句。不好傾筐倒篋的盡情披露。這便是沒有親娘的苦處。要是有了親娘。雪芳便可以把自己肚腸角落所有的抑鬱。一古腦兒告訴親娘。現在娘亡父存。出閣的女兒。和老父總有幾分疎遠。總有幾許難言的苦衷。只好在肚皮裏做堆棧。姨太太又是不關痛癢的。告訴他也沒用。惟有月芳是他胞妹。向來又是很和睦的。自己的苦衷。除卻告訴胞妹知曉。告訴誰來。月芳的臥室是平屋。不是高樓。爲着接近花園。地方清淨。描寫丹青時有。

許多方便。所以不住高樓而住平屋。他的閨房並列三間。中間是憩坐。左面一間是畫室。右面一間是臥室。從畫室出去便是一個很幽雅的庭院。隔着一個月洞門。便是花園。其間有疎疎密密的修竹。彎彎曲曲的迴廊。層層疊疊的假山。女畫師的閨房。當然也有幾分畫意。雪芳愛住樓上。嫌着樓下太冷靜。因此姨太太替他在樓上預備臥室。月芳爲着姊姊難得歸寧。暫時也住到姊姊房中去。和雪芳聯牀夜話。喁喁細語。一時怎講得盡。雪芳把許多不便吐露的苦衷。在他妹子跟前盡情吐露。雪芳道。妹妹。你的終身大事。自己要做一半的主。要是不然。你姊姊便是個前車之鑒。在幼年時。甚麼都不知曉。事事都由爹娘作主。到了現在。嫁了這般一個夫婿。斷送了我的終身。一切氣惱。只好吞入肚裏。說時。眼圈兒起了紅暈。月芳道。姊夫的天資。雖然差了一些。但是庸庸多厚福。少年公子老封君。後福未可限量。再者。愚鈍的人。用情專一。不比面貌俊秀的郎君。動輒三妻四妾。用情不專。有名無實。雪芳歎了一口氣道。妹妹。提

起你姊夫。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你是自家人。我告訴你也不妨。假使你姊夫秉性愚鈍。用情專一。我便嫁了這麼的呆婿。也有一些可取之處。月芳驚問道。難道似姊夫這般的忠厚人。還有外遇不成。雪芳道。外遇呢。現在還沒有。這是公婆婆嚴加管束的功効。不過見了平頭整臉的女子。他時時要起着黏花惹草的心。婆婆身邊的四香。姿色都好。尤其是秋香。豔絕一時。可笑你這跛頭姊夫。件件般般都呆。惟有欣賞美色的心。卻沒有呆。他不照照自己的嘴臉。卻攔住了秋香。硬要調情。被秋香告訴了婆婆。婆婆大怒。把你姊夫喚進紫薇堂。直蹶蹶的罰跪在堂上。他是跪慣的。鈍皮老臉做矮人。他不以為奇。我是要面子的。清早上紫薇堂問候婆婆。卻見自己丈夫這般丟臉。真叫我置身無地。月芳道。跪在娘前。算不得丟臉。姊姊假作不知。便是了。雪芳道。他的丟臉不止這一樁。我也說不盡許多。尤其是今年中秋夜的事。他不知羞。我卻替他羞煞。只爲公公新買一個書僮。吟詩作對。件件都精。有了書僮的聰明。益發見得兒子

的癡呆。公公在天香堂上賞中秋。喚着兩個跛頭兒子陪飲。吟詩不會。作對也不會。問及書僮。卻是對答如流。詩也做得好。對也對得工。公公便把一席盛筵都賞給了書僮。一對跛頭不許染指。這是多麼的可恥啊。秋桂探得天香堂上的消息。上堂樓告訴我知曉。我氣得兩手如冰。可笑你姊夫和你姊夫的兄弟二跛頭。一對搭拉酥。竟向書僮哀求配饗。後來秋桂第二次探得消息。上樓稟報。他說這筵席已搬入書房。書僮上坐。兄弟倆左右陪飲。你姊夫吃得爛醉如泥。才上堂樓。酒氣向人直沖。進了房間。忽的嘔吐起來。妹妹。你知道我是素愛清潔的。叵耐你姊夫太不識相。對着我開口便吐。所有吃的東西。瀑布也似的噴將出來。把我的衣裙都沾污了。趕緊更換不迭。我好生氣悶。人家度中秋。總是快快活活的。惟有我杜雪芳裝滿着一肚子的煩惱。月芳道。姊姊。怪你不得。但是煩惱也沒用。把身子憂鬱出病來。又要惹得爹爹長吁短歎。姊姊。你可知道爹爹的心境也不好。中秋節。爹爹從東亭鎮回來。到了晚間。照例在家。

中慶賞中秋。爹爹忽的瞧了姨娘一眼。仰天長歎。我問爹爹因何長歎。他說。我自從釋褐以後。名登仕版。自問爲官清正。不曾造孽。爲什麼派我膝下淒涼。做了一個無兒的鄧伯道。你姨娘進門多年。竟沒有夢熊消息。想後思前。越教人不快活。雪芳道。姨娘服侍爹爹。可似從前一般殷勤。月芳道。侍奉上還不錯。只是肉麻一些。爹說腰疼。他便捶背。爹說筋骨不舒服。他便來捏黃板筋。畢竟他是整容匠的女兒。這幾樁都在行。雪芳道。妹妹。你近來可有人上門替你撮合。月芳笑了一笑。伏在桌子上假裝磕睡。雪芳在他香肩上推了兩下道。妹妹。又來了。算什麼。自家姊妹。難得聚會。談談心事。有什麼話不好說。況且夜深人靜。房裏沒有第三人。妹妹。我的說話。都向你抖了。又袋底。你又何必瞞我。這幾天我和你親熱。過了爹爹的壽誕。我又要回夫家去了。妹妹。抬起頭來。有話向你姊姊說。你姊姊不會取笑你的。月芳慢慢的把那暈着薄霞的嫩臉蛋。抬將起來。悄悄的說道。今年春天。爹爹央託祝枝山到天庫前文宅說親。你是知

道的。雪芳點頭道。春間爹爹寫信給我。曾提起這句話。但是過了半個月。爹爹又有信來。說道。這頭親事已作罷論了。信中說話很簡略。不曾說出作爲罷論的原由。秋節前。爹爹到東亭鎮來看我。在先預備把這樁事問他老人家。但是見面以後。要說的話太多了。我又忘記把這樁事問他。妹妹聽說文衡山解元也是蘇州數一數二的才子。公公常常道及他。說他不在唐解元之下。這番親事不成。是文姓不願意呢。還是爹爹不願意。月芳便把文太夫人向祝枝山說的一番話。講給他姊姊知曉。又說在這分上。爹爹便一口回絕了媒人。不願意把我許給文解元。雪芳道。這位文太夫人。倒也爽直。把一切話預先聲明。但是爹爹爲着這一層。便不肯把你許給文解元。似乎固執一些。須知天下的男子。那一個保得他將來不娶三妻四妾。儘有在求婚的時候。指天誓日。不起野心。到得成婚以後。不須三年五載。早已納了好幾個偏房。只須文解元是個多情種子。那怕一娶兩妻。他也不會就薄待了你。妹妹。女孩兒家的親事。早配

不得。遲配不得。你姊姊所吃的虧。便在配得太早了一些。到如今木已成舟。說也徒然。妹妹今年一十九歲。正是標梅待吉的芳齡。那年周解元央媒求親。要把你娶往杭州長年居住。難怪爹爹不答應。今春議配文解元。又起了這個挫折。女孩兒家的年齡。一過了二十歲。還沒有定親。這是一樁可慮的事。年齡漸漸的大了。成了一個老閨女。秋月春花。等閑辜負。到那時急於配親。也只好降格以就。不是許給老頭兒做填房。定是嫁一個門不當戶不對的窮措大妹妹。你曾見過文解元麼。他的面貌可和他的才學相稱。月芳低着頭道。我沒有和他會過面。……月芳沒有和文徵明會過面麼。哈哈。誰說呢。編書早已把他倆拉攏在鶴壽山房裏行過注目禮了。可惜文徵明知道杜月芳。杜月芳卻沒有知道文徵明。因此姊姊問他。他說沒有會過面。雪芳又問道。你既沒有和文解元會過面。可曾聽得有人談過他麼。他的品行怎麼樣。月芳道。今年四月裏。爹爹挈着我替沈石田老師做壽。席設天平山鶴壽山房。正待坐席。忽的道士前

來稟報道。王老相國來了。雪芳道。可是致仕宰相王鏊王少傅麼。月芳道。正是他。雪芳道。王老相國和我們公公也是好友。我們書房裏「金粟山房」四字扁額。便是王老相國的法書。月芳道。王老相國是士林中的泰山北斗。他對於後生小子。很喜獎勵。尤其是唐祝文周中的文衡山。他說。文衡山的才學。不讓唐伯虎。文衡山的立品。尤在唐伯虎之上。雪芳道。說到唐伯虎。我又記起一樁事來了。公公常說唐伯虎的架子大的了不得。請他繪幾幅中堂和屏條。託吳縣大令去說。他不肯繪。託他表妹寫信去懇求。他依舊一個不繪。妹。我記得唐伯虎和爹爹很相熟的。假如託爹爹向他央求。你看他肯繪不肯繪。月芳道。姊姊。我告訴你一樁新聞。唐伯虎早已失蹤了。雪芳驚道。他又不是小孩子。怎會失蹤呢。月芳道。他的失蹤。真教人不可測度。唐伯虎每次出門。總是隨帶一名家僮同行。不是唐興。便是唐壽。本月十二日。唐伯虎更換衣服出門。臨走時。只說去去便來。不要唐興唐壽相隨。誰料他一去以後。便成黃鶴不復返。一連

兩三天沒有回家。把家中八位娘娘急得甚麼似的。合該是唐興唐壽倒霉。大娘娘抱怨他們不跟着大爺出門。以致大爺失蹤。天天把他們責打。兩個小廝愁眉淚眼的到各處去訪問主人。親戚朋友家中都已一一訪徧。便是我們家中。兩個小廝也來了好幾遍。雪芳道。這也奇怪。他到了那裏去呢。杜月芳笑道。唐解元到了那裏去。我們怎會知曉。多分是又幹他的竊玉偷香生涯去了。談到這裏。銀燈必卜必卜的作聲。爆出兩朵並蒂的燈花。雪芳笑道。妹妹的喜信不遠了。並蒂燈花。便是個佳兆。月芳把他姊妹推了一下道。你說不取笑我。這不是取笑麼。說話時。譙樓上打更聲起。連敲了三下小鐘。雪芳道。時候不早。三更了。我們早早安睡罷……這幾夜姊妹談心。都是這般。每到更闌。銀燈中總是爆出並蒂燈花。待到八月廿三日的一天。杜翰林宅中已是門庭若市。華鴻山太師這一天也來了。他住在王守溪老相國的府中。到了來朝。也須登堂祝壽。杜翰林交游很廣。各處送來的壽禮。都是詩文書畫居多。唐伯虎繪的一幅

海屋添籌圖好在八月初旬便即送來。要是遲了幾天。杜翰林的壽堂上面便少了這一幅名人畫品。其他的壽禮。有王整領銜的全堂壽屏。有沈石田的玉堂富貴大中堂。有華鴻山的泥金壽聯。有祝允明的草書壽詩。有周文賓的楷書壽星明詞。有徐禎卿的樂府新聲。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最難得的。文徵明和杜頌堯向來未通交際。這一回他也送壽禮來了。一軸四體分書的律詩四首。一軸無量壽佛圖。都是工秀絕倫。挂在壽堂上。頓增多少光彩。杜翰林見了衡山的書畫。又懊悔春間提起的親事。不該毫無磋商的把來回絕了。杜翰林收到的壽禮。都經過月芳小姐寓目。見了他人的書畫。月芳賞玩了幾遍。也就釋手了。惟有收到了文徵明的書畫。月芳看了又看。只是不忍釋手……八月廿四日是杜翰林五旬正誕。太史第的門前。驕馬紛紛。比昨天尤其熱鬧。這時侯。盛行崑劇。庭院中搭着戲臺。粉墨登場。博得人人注目。杜翰林在外頭酬應男賓。姨太太和雪芳月芳在內堂酬應女賓。壽筵張處風光好。說不盡鳳簫象板。

雁瑟鸞笙。月芳小姐是喜靜不喜鬧的。待到午筵散後。就央告着姨娘和雪芳姊妹。請他們陪着女賓去觀劇。自己要回臥室休息片刻。再到外面來聽戲。雪芳笑道。你是女畫師。不慣在熱鬧場中走動的。你去休息片刻也好。月芳含笑不語。挈着侍婢柳兒。自回臥室。更換了衣服。又行過了女性的方便。在銀盆中洗過了手。重整羅裙。輕勻香粉。喚柳兒到外面去泡一壺香茗。自己輕移蓮步。出了綉房。卻走到對照一間的畫室裏面。只爲靜養腦筋。預備取幾件名書名畫。賞玩一番。作爲怡情悅性之助。他舉着纖纖玉手。才把門帘揭起。忽見裏面坐着一位儒巾儒服的白面書生。眉清目秀。似曾相識。只是一時想不起來。月芳再也不想不到自己的畫室裏面會得有人坐着。正似西廂記曲文中說的一嚇得我倒躲倒躲。月芳正待退出。那書生已離了座。向月芳深深一揖。口稱小姐請恕冒昧。小生文徵明奉揖了。月芳小姐聽得文徵明三個字。不由的停了蓮步。鶯聲微囀的道了一句先生萬福。正是

二分春好花爭笑。百囀聲柔鳥帶羞。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祝文周中。惟文衡山最難描寫。既不似唐寅之惟色是耽。又不似祝允明之貪財無厭。妙在寫一王鏊以烘托之。於是乎衡山之身分乃不失。

姑奶奶回蘇。着墨不多。而寫得熱鬧異常。真化工之筆也。

人羨姑奶奶。姑奶奶亦羨人人。羨姑奶奶。羨其珠圍翠繞也。羨其潭潭相府也。姑奶奶羨人。羨窮書生之憐愛其妻也。羨貧家夫婦不失唱隨之樂也。貧賤者往往羨富貴之人。而富貴者亦往往羨貧賤之人。杜雪芳之自怨自艾。其明證也。

堂樓姊妹夜話。似聞喁喁私語之聲。

陸昭容責打書僮。先在月芳口中一提。爲下文覓夫張本。杜月芳畫室與花

園接近。爲二會文徵明張本。

杜頌堯拒婚。不僅祝枝山非之。文徵明非之。甚至雪芳亦非之。所以爲下文轉圜張本。

綠毛鸚哥。非閑筆也。爲下一回伏案。

四傑傳 第十六回上 祝枝山有心窺畫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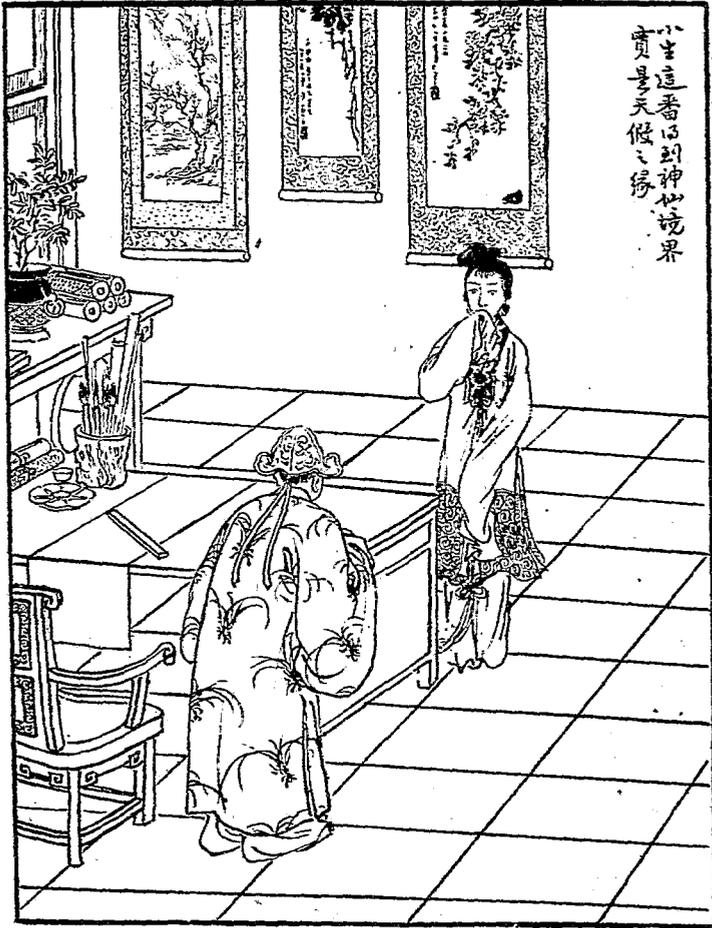


依着祝枝山計劃
很不費力的把來賓
止步的字拿揭去了

川

小生這番回到神仙境界
實是天假之緣

四傑傳 第十六回下 杜月芳無意遇情人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十六回 祝枝山有心窺畫室 杜月芳無意遇情人

列位看官。祝阿鬚子的第二條錦囊妙計。今天又是實行的日子了。要知道杜月芳的畫室裏面。陌陌生生的文解元。怎會路入桃源。這件事當然要從祝阿鬚子說起。在杜頌堯做壽的前五天。祝枝山往訪杜翰林。便在花園中銜杯小飲。偶然談到華鴻山不惜重金。要購唐寅的丹青。好幾回不得如願。枝山笑道。子畏的脾氣。我祝某深知其細。不爲利誘。不爲威逼。他不肯畫時。無論如何不肯畫。只有逢到女色關頭。他要央求我祝某做媒人。那時我喚他繪什麼。他便繪什麼。任憑我點景。任憑我限期。他總奉命惟謹。可惜子畏失蹤了。要不然。旁的人求不到的畫件。我祝某總有法子可以求到的。杜翰林又談起華鴻山自恨不如李典史。華鴻山求不到的東西。李典史卻是應有盡有。祝枝山道。聽說

老李的畫箱。寄在府上。這其中一定琳琅滿目。杜翰林道。這隻畫箱現交二小女收管。藏在他的畫室中。這妮子性喜書畫。時時取出臨摹。在這分上。倒被他得了許多進步。可惜李典史不久要回來了。回來以後。這畫箱便須取去。岐山道。老李富於收藏。我也知道的。他收藏的東西。大抵現時人物作品居多。杜翰林道。古書古畫也不少。有宋徽宗的畫鷹立軸。有宋高宗的御筆手卷。有倪雲林的獅子林圖。春林遠岫圖。有宋景濂所書的道德經。有危太素所書的雪賦。都在這裏面。這幾句話。引動了祝枝山的好古癖。勦着杜翰林。定要檢出幾種。廣廣祝某的眼界。杜翰林道。今天不巧。二小女陪着他姊妹到葑門遊網師園去了。要不然。便喊他檢出幾種。請你賞鑒賞鑒。未爲不可。岐山道。書畫既藏在令愛的畫室裏面。只須引我到畫室中去賞鑒一番。免得取將出來。反多周折。杜翰林沈吟了半晌道。實不相瞞。二小女的畫室。接近內閨。這是來賓止步的地方。岐山握着一把亂七八糟的鬚鬚。哈哈大笑道。老先生。你不要誤認了。

人罷。祝某生就這副嘴臉。早斷絕了偷香竊玉的心。不比唐子畏一入了人家的內室。總有些不乾不淨。生出許多風流佳話。況且老先生盡可放懷。令愛既不在府上。何來瓜田李下之嫌。只是老先生瞧不起祝某。不肯把古人的精品飽我眼福罷了。只這幾句話。便說動了杜翰林。忙道。枝山不用囑囑嚇嚇的發什麼話。你要看。我便引你去看就是了。二小女的畫室。要是從內堂走入。須經過幾處臥室。很不方便。要是從花園中走入。只須穿過假山。繞過迴廊。從竹林中抄將進去。便是畫室。你要賞鑒。可以馬上便去。趁着二小女沒有回來。要不然。他便要嗔怪我老子多事。只爲這是來賓止步的地方啊。於是杜翰林乘着酒興。引導祝枝山到月芳畫室中去。參觀書畫。參觀不打緊。只是作成了祝枝山錦囊中的第二條妙計。他回去以後。便喚祝童到天庫前去邀請文解元。到來說有要事商量。比及徵明到來以後。枝山笑道。我今天在老杜那邊飲酒。已被我探得桃源路徑。你只要依計而行。便可和杜二小姐覲面談心。申說一雲。

兩婦分承宗祧的苦衷。包管他一意憐才。滿口應允。這頭業已破裂的婚姻。自有復歸圓滿的希望。於是把方才從花園中抄入月芳畫室的途徑。說了一遍。文徵明道。我和杜頌堯太史。素少往來。怎好進得他的花園。枝山道。這到容易。現在有一個好機會來了。本月二十四日是老杜五旬正誕。王少傅已做了一篇駢四儷六的啓事。替老杜徵詩徵文。又徵書畫。料想你那邊也得到這一分。徵明道。王老相國也送來一分。又有一封親筆書信。叫我應徵。我瞧着老相國分上。特地繪一幅無量壽佛圖。又做着幾首賀詩。已付裝池。不日便將送往太史第去。祝枝山把十二個指頭拍得怪響。笑道。這便再好也沒有了。你送了壽禮。便該登堂祝壽。祝壽以後。便該叨擾他的壽筵。筵散以後。旁的賓客忙着要看戲。你卻悄悄的溜到花園裏去。依着我指引你的途徑。便可以直達杜二小姐的畫室。但有一句話告訴你聽。據老杜說。這通入畫室的兩扇月洞門。洞開的時候少。掩閉的時候多。今天老杜引我進去時。月洞門卻是緊緊的閉着。而

且粉牆上還貼着來賓止步的字樣。我以為無法入內了。老杜不慌不忙，握着門上的銅環，向左一扯。這左面一扇月洞門，便推入牆壁的夾縫中去。裏面便別有洞天了。他又說：月洞門這般構造，外面人是不知道的。往往不向左扯，只向內推。這扇門便推不開了。衡山：這是月洞門的機關。你進得月洞門，便可以路入天台。門牆上貼的來賓止步字樣，你順便扯去了。便被老杜撞見，他也無話可以責備。你也有話可以遮飾。徵明道：你的錦囊妙計，固然不錯，但是無端私闖閨閣，不嫌冒昧麼？枝山笑道：衡山，你常到王少傅府上去走動，聽了他的迂腐話，你也帶了些迂腐之氣。要是你怕冒昧，便沒有因緣圓滿的希望。況且你便撞見了老杜，也可以說得嘴響。爲着遊園，便穿假山，爲穿假山，便繞迴廊，爲繞迴廊，便入竹林，爲入竹林，便進月洞門，爲進月洞門，便發現一所精雅絕倫的畫室，爲着走得乏了，才到裏面去坐坐。你又不知是誰的畫室，誰也不能說你冒昧。誰也不能強派你私闖閨閣。況且你到了裏面，又不想停眠整宿，只

須會過杜二小姐。說過了你的一番苦衷。得了杜二小姐的原諒。你便可以依着原路出園。在你的品行上。也沒有什麼玷污。你放膽去罷。文徵明領受了祝枝山的第二條錦囊妙計。到了八月二十四日。便往城隍廟前杜府祝壽。杜翰林好不歡喜。他爲着賓朋絡繹而來。山陰道上。應接不暇。那裏想得到今天的徵明。便是四月裏跟隨沈石田到鶴壽山房的天打木頭人。壽筵散後。衆親友等都坐在廳上看戲。文徵明趁這當兒。便悄悄的溜到花園裏去。向日的花園中。多少總有幾個人。在裏面往來散步。今日裏戲臺上鑼鼓喧天。杜府中無論上下人等。都在熱鬧場中觀劇。花園裏靜悄悄不見一人。文徵明恰交着幸運。到了園中。無暇展覽風景。依着祝枝山的錦囊妙計。徑去穿那假山洞。杜翰林花園中的假山。堆疊得異常曲折。穿過了一個洞。迎面又是一個洞。攏總不過方丈的面積。左縈右折。欲前故卻。很有些邱壑精神。穿過了六七個假山洞。才是曲曲迴廊。上面的扁額。是隔凡二字。徵明自思。由此可以路入天台。這

隔凡兩個字。題得很的當啊。迴廊繞畢。一帶都是鳳尾細竹。儵然絕俗。濃綠侵衣。竹林中有一條花徑。從這裏穿將過去。竹林盡處。便是一個月洞門。上面果然有來賓止步的字條兒。徵明依着枝山的計畫。很不費力的揭去了。只爲這字條兒貼了多年。已脫了漿水。容易和牆壁分離的緣故。他把字條兒扯了又扯。作片片碎。順風一放。蝴蝶般的飛去。他又隨手握著銅環。把門兒向左一移。月洞門頓然開放。裏面一個小小的庭院。其中花木扶疎。數棵杏樹以外。又有幾簇秋海棠。正開得嬌豔動人。他未入天台。早已心旌蕩漾。猛聽得當頭喚一句「客人來也。」徵明倒吃了一嚇。抬頭看時。原來是檐下挂着的綠毛鸚哥。這其間。畫靜簾閑。別有天地非人間。階外卓立着幾塊英石峯。玲瓏如玉琢。一般。峯下綠草離披。一條條宛如書帶。揭簾入室。四壁都是圖書。如入嫵媚福地一般。當時玻璃窗還沒有發明。窗榻上都糊着碧紗。室以內的牆壁。都糊着明光紙。潔淨如鏡。楠木天然几兩具。一置古爐古瓶。一置詞稿畫卷。近窗安設着

落霞色的彤木長案。上面罩着錦毯。一望而知是月芳小姐的畫桌。文徵明本是美術專家。月芳小姐的畫室。又處處合於美術化。未見美人。先已心醉。案頭置有未曾繪竣的神仙樓閣圖臨本。又有一柄團扇。繪的是荷塘消夏圖。上有雪芳大姊拂暑。以及妹月芳塗鴉字樣。他看了一遍。果然名師出高徒。大有石田老人的筆意。似這般的所在。他流連數日。也不知厭倦。般般美不勝收。處處目不暇給。他老實不客氣。便坐在畫桌旁邊。隨意取了一本詞稿。上題兩宜軒詞草。下署月芳女史學填。筆意秀媚。字如其人。揭開看時。恰是「卜算子」三首。題目很是新穎。一是賺鴛鴦。二是調鸚鵡。三是勸子規。他便一首首的看來。

賺鴛鴦

美滿飢烟波。放浪羞萍絮。雙宿雙飛戲向誰。觸動閑愁緒。一隻喚伊來。一隻驅他去。鎖向筠籠到幾時。直到春歸住。

調鸚鵡

試語滑稽兒。莫負風流債。長日何曾遇見伊。說甚哥哥打。薄倖儘教呼密。事休搬話。更有迷藏戲捉時。念念關心姐。

勸子規

開口不如歸。想爲傷春別。不信東風去復來。真個情癡絕。月聽也消魂。花淚都殷血。縱便東風喚得回。與汝何干涉。

這三首小令。確是初學填詞人的筆墨。但是行間字裏。彷彿有口脂香味。拂拂而出。可見佳人吐屬。畢竟比衆不同。把文徵明看得呆了。正在迴腸盪氣的當兒。隱隱聽得弓鞋瑣碎的步聲。是走到對照房間裏去的。他知道小姐回房了。便卽放下詞稿。專候小姐到來。面陳自己兼祧兩房的一番苦衷。只須小姐芳心可可。他便要離卻畫室。重到大廳上去聽戲。過了一天。再託祝枝山登門說合。這頭親事便可以穩取荊州了。他呆想了一會子。便聽得小姐吩咐柳兒到外面去泡一壺香茗來。他暗暗歡喜。認爲這是面訂終身的大好機會。丫頭不

在房裏。只有小姐獨坐香閣。他被那好色之心所衝動。便要闖入香閣。向小姐深深一揖。自陳衷曲。可是文徵明不比登徒好色之輩。究竟很有些骨氣。他要闖入小姐臥室。只須一投足之勞。便到了天台深處。但是他終於不曾闖入。他能「發乎情止乎禮義」。懸崖勒馬。收得住這浪漫的鞭韉。王少傅賞識的人。究屬不虛。他老人家捏的穩瓶兒。到底不會打碎……閒話少敘。且說月芳小姐。率幢入室。再也想不到自己的畫室裏面。會得來了這一位不速之客。正待唱一句西廂曲文。「嚇得我倒躲倒躲。」卻不料那書生深深一揖。自陳便是文徵明。這是月芳小姐嵌在心坎中的人物。不期的會得相逢。便輕輕的道了。一句先生萬福。接着便問先生怎麼會到這裏來。這是內閣的畫室。文徵明只說。席散後在貴園中隨意閑行。忽的兩隻彩蝶。翩翩飛舞。彷彿引導我一般。我隨了彩蝶穿假山。繞迴廊。不知不覺的到了這裏。比及進了月洞門。一雙彩蝶都不見了。月芳奇怪道。月洞門沒有關閉麼。徵明道。沒有關閉。要是關閉。小生

便要折回了。月芳道：粉牆上有來賓止步的字樣。先生看見麼？徵明道：沒有看見。月芳暗自思念：我的畫室裏，外賓不易闖入，他竟跟着一對彩蝶，不知不覺的來到裏面。敢是我和他的因緣合該有分？小姐凝思不語。徵明卻把小姐端詳了一遍。竟比初見時龐兒越整，雲髻半偏，翠鈿斜貼，穿一件嫩碧羅衫，湘裙貼地，微露菱角也似的鞋尖，俯着粉頸，若有所思，思的什麼？便是書生的去留問題。既不下逐客令，也不敢貿然請他在畫室中坐。徵明又是一揖道：小姐倘以爲小生來得突兀，就此告別，這是文徵明以退爲進之法。名曰告退，實則求進。小姐輕輕的說道：先生既到了這裏，左右無人，坐着談談，也不妨。徵明聽着，如奉了綸音一般，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下來。小姐也在一旁坐着，彼此靜默了片晌。爲什麼要靜默呢？十六世紀的女郎，講不到社交公開，見了個陌生少年，同坐在一間畫室中，羞答答無話可說。徵明道：小姐叫小生坐着談談，有何指教？小姐正在懷疑，這書生好像在那裏見過一面，他既自稱文徵明，須得試試。

他的才學方知真假。現在聽得徵明問他有何指教。他把羅帕按着櫻唇。輕輕的說道。先生我有一個上聯在此。欲求下聯。苦思不得。請先生指教。徵明道。請教上聯。月芳指着簾外。英石峯邊的幾簇秋海棠道。海棠稱花裏神仙。又稱蜀客。我的上聯叫做

花裏神仙無意偏逢蜀客。

徵明聽了。暗暗賞他敏捷。這上聯妙語雙關。月芳小姐自比花裏神仙。卻把徵明比做蜀客。在這裏無意相逢。徵明不愧四才子中之一。便也回答他一個妙語雙關。遙指着月洞門外的竹林道。小姐。竹有君子之稱。又有湘妃之號。小生便把君子對神仙。湘妃對蜀客。這便是無獨有偶的巧對。小生的下聯叫做

林中君子有心來覓湘妃。

只這一個對聯。對得月芳小姐芳心可可。聽他的絃外餘音。分明爲着求親而來。他說。君子對神仙。湘妃對蜀客。這一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態度。早

已顯豁呈露。倘非文徵明。那得有這般天才。在這當兒。月芳小姐已認定來賓。決計是文解元無疑了。列位看官。中國美術文中的對仗一門。在世界文學史。竟是惟一無二的作品。歐西各國的文學。非不蒸蒸日上。但是他們的文字構造。無對仗的可能性。未免美中不足。看這對仗。雖然字數寥寥無多。卻是文學的試金石。假在行的一試便穿。絲毫躲閃不得。從前蘇小妹三難新郎旁的難題。秦少游都可交卷。惟有一閉門推出窗前月。七字上聯。幾使新郎閣筆。若不是蘇東坡暗暗幫助。取了一塊石子丟入池心。秦少游便想不到「投石沖開水底天」的七字下聯。今天。杜月芳小試文郎才學。也是從對仗入手。探探他的口風。分明是有意闖入這裏來的。月芳膺膺覷覷。不好問他既然有意於我。爲什麼不遣原媒前來說合。春間的婚姻雖然破裂了。好在彼此都沒有定親。只要說得投機破裂的婚姻。依舊有拉攏的希望。月芳心裏這麼想。卻教他如何出口呢。好在聰明人說話。可以不用直接法而用間接法。他又指着案頭

所放的一柄荷塘消暑圖的團扇。便道：先生還有一個上聯在此。請你一并指教。上聯是

因荷而得藕。

徵明暗暗的佩服道：他的對仗處處都和我的私衷針鋒相對。他知道我有意前來訪他。便出了這「因荷而得藕」五字上聯。不但雙關而且諧音。「因荷而得藕」者。因何而得偶也。分明問我用何方法而成佳偶。可見小姐屬意於我久矣。我也該對一個雙關而兼諧音的下聯。答覆他的意思。但是材料向何處去尋呢。抬頭看時。庭院裏的杏樹隱隱的在簾外扶疎搖動。便道：小姐說「因荷而得藕」。小生可以對一句。

有杏不須梅。

這五個字一經出口。卻教月芳小姐玉容上烘烘的熱。「有杏不須梅」者。有幸不須媒也。文解元妙語雙關。爲着三生有幸。得在這裏相逢。終身便可面託。

何必媒人。然後訂婚。所以道一句有幸不須媒。小姐的臉上暈着朱霞。只把粉頸低垂下去。一寸芳心。怦怦的跳個不住。偶爾抬眸。卻又和文徵明的目光相觸。慌得他又把粉頸低垂下去。徵明自思。我請求小姐面訂終身時。豈時哉。弗可失也。稍一蹉跎。有人到來。那便欲求而不得了。想定了主意。忙離坐位。向小姐深深一揖。慌得小姐還禮不迭。徵明道。小生這番得到神仙境界。雖是天假之緣。遣我到來。不過見了小姐。便有一番苦衷。要向小姐申訴。伏乞小姐憐我下情。慨然允諾。小生不得之於尊翁。而得之於小姐。海枯石爛。長毋相忘。月芳站着答道。先生有話。儘可相告。不用藏頭露尾。吞吐其詞。徵明不慌不忙。先把父親太僕公臨終時的遺言念了一遍。又說。爲着尊重先人遺言。所以「一娶兩婦。分承宗祧」。八個字。不敢絲毫違背。話雖如此。畢竟分個先後。不是處處平等。一般看待。倘蒙小姐原諒。把終身託定了。小生便另去訂定一位中等人家的女兒做二娘。擇日同時結婚。總算不負了先人遺囑。名曰「一娶兩婦」。

寶兩婦既判先後。又別賢愚。待遇當然不同。小生今天剖心相告。要是小生緣得和小姐諧成秦晉。說一句爽快的話。有了小姐這般天仙化身。下嫁俗子。小生再要另覓一位和小姐才貌相當的人。同時結婚。只怕踏破鉄鞋。無從覓處。依着小生的愚見。得一已足。何用一娶兩婦。不過背了先人的遺訓。不孝之罪。終身莫贖。沒奈何只好降格以求。再娶一位平頭整臉的二姑娘。有屈小姐和他同時拜堂。面子上似乎敵體。實際上並不平等。小姐是天邊的一輪明月。和小姐同時拜堂的那一位。只不過是傍着明月的一顆微星罷了。小姐小姐。請給小生一個滿意的答覆。以便回去央託枝山。向尊翁重申前請。月芳小姐沈吟了片晌道。假使那一位勝我十倍。不但面貌好。才學也好。那麼這一輪天邊的明月。便屬他人。我不是成了一顆傍着明月的微星麼。徵明笑道。小姐言重了。小生可以信誓旦旦。向小姐鄭重聲明。無論世界上再也覓不到和小姐才貌相當的人。便算有了。而且才貌都勝過小姐十倍了。不過小生的心目中。

始終認定着小姐是一輪天邊的明月。其他的一位。無論面貌美不美。才學佳不佳。小生始終算他是一顆傍着明月的微星。小姐小姐。你可以諒察小生的一片真心了。小姐小姐。你允許了罷。你若不允許。我便顧不得男兒膝下有黃金。小生只索跪求了……列位看官。情場中有兩大利器。便是女子的淚。男子的跪。女子下了淚。甚麼男子都軟化了。男子下了跪。甚麼女子也都軟化了。這時節。文徵明欲跪未跪。杜月芳欲允未允。卻聽得有人連喚着二小姐。二小姐。徵明知有人來。不覺大驚。正是

正喜齋中情侶至。不期窗外喚聲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文章注重詳略法。杜翰林借祝枝山入畫室。不加詳敘。而文徵明入畫室。則一切塗徑。詳哉其言之。此卽所謂詳略法也。

寫月芳畫室內外景物。看似閑文。實則非閑文也。如弈者布子。有一子卽收。

一子之用。如言竹林。言秋海棠。言荷塘消夏圖。均爲下文出對張本。換空箱彈詞。竟是惡札。厚誣賢者。此回處處替衡山洗刷。處處抬高衡山身分。香閨即在對面。而能不越雷池。發乎情止乎禮義。此豈尋常少年所可及哉。故云。王少傳賞識非虛。他老人家所捏的穩瓶兒。到底不會打碎。

兩對妙語雙關。尤妙在確合情景。確合口吻。與勉強附會者不同。

女子之淚。男子之跪。爲情場中兩大利器。此語未經人道破。然必有相當之愛情。而利器乃能發生效力。非然者。嫁得薄倖郎。卽長日以淚珠洗面。亦適足以達彼之怒耳。娶得河東獅。卽長日演跪池之劇。亦適足以增牀頭人之凶餓耳。不以愛情爲大本營。則女子之淚。男子之跪。其功效直等於零。兩大利器。適成爲兩大鈍器而已。

這是在父太僕公的玉蓮襟清小世貴
收了姐的信物也清玉的玉付



四傑傳 第十七回上 贈良玉才子訂良緣

四傑傳 第十七回下 藏畫箱閨人闖畫室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十七回 贈良玉才子訂良緣 藏畫箱閨人闖畫室

文徵明聽得有人到來。不免帶些慌張模樣。杜月芳道：「你不用慌。他是我的心腹婢女。我喚他去泡茶。」便高聲喚道：「柳兒這裏來。」柳兒聽得小姐呼喚。捧着茶盤。來入畫室。陡見了文解元。好生驚異。月芳道：「這是天庫前的文徵明文二爺。你便送上一杯茶。」柳兒放下茶盤。提起着雨過天青的茶壺。在海棠式的茶杯中。醞釀的倒了兩杯茶。茶香四溢。確是武彝嫩芽。其名叫做「鐵觀音茶」。當時的價值。須得十八兩紋銀。換那茶葉一兩。若照現在物價。每兩武彝「鐵觀音茶」。須值大洋四十八元。這是月芳小姐替王懿王老相國繪了幾幅屏條。王老相國便把門生孝敬他的「鐵觀音茶」。分贈他四兩。聊充潤。一向不捨得用。今日裏飲了幾杯壽酒。要借着佳茗解醒。才喚柳兒取。

到外面茶爐子上去泡取一壺到來。柳兒到了外面戲台上正做着西生跳過粉牆。鶯鶯小姐喬坐衙。「美香娘處分花木瓜。」他不由的停兒。看了一會子。才到茶爐子上去泡茶。只這一遲延。倒便宜着文徵明。可以和小姐剖白心事。乞取婚姻。柳兒連倒了兩杯茶。取出手帕。把茶杯的邊兒抹這一抹。花枝招展般的送一杯香茗與文徵明。口稱文二爺用茶。嘴裏這麼說。眼睛把文解元上下打量了一遍。喃喃自語道。奇怪奇怪。這位文二爺好像是什麼地方見過一面的。文徵明肚裏明白。那天改扮書僮到鶴壽山房。大概和柳兒曾過一面。但是急於解他的迷惑。便道。我也是壽堂上的賀客。難怪你見了我面熟。柳兒又送一杯茶與小姐。小姐接受了。叫他到月洞門旁邊去守。月芳道。今天文二爺。便是從這月洞門進來的。只爲來賓止步的字條。業已失去。外邊人不知裏面是我的畫室。門兒開放。很容易闖入的。不要又有什麼人闖入裏面。你到那邊去守望。倘有人來。無論是男是女。你作速來通報。柳兒笑。

道。小姐。你要外面人不進月洞門。這是很容易的。只須請文二爺從原路出去。掩上了月洞門。又落了鎖。除是張生跳牆。誰也不會進來的。柳兒正看着張生跳牆的戲文。不知不覺便道出一個張生跳牆來。羞得月芳紅霞滿面。帶着曠說道。你休胡說。這位文二爺難得見面。談談書畫便要出去的。你只依着我的話到月洞門口去守候。休放第二個人闖入。柳兒明白月芳的用意。明明把我遣開了。好說些體己的話。便即離開了畫室。自到月洞門口去守候。暗暗好笑。道。外面做西廂記。裏面也做西廂記。文二爺是張解元。小姐是崔鶯鶯。自己也變做紅娘了。又笑道。我這紅娘是有名無實的。張生跳粉牆。紅娘做的牽頭。文二爺闖月洞門。不是我做的牽頭。直待我泡茶進來。方才知曉。究竟誰是紅娘啊……紅娘是誰。非但柳兒不知曉。月芳小姐也不知曉。知曉的只有編者和閱者。這牽頭的紅娘。是男性不是女性。生就近視眼。六指頭。滿面絡總鬚子。人稱祝阿鬚子祝枝山。閑話少說。且說柳兒去後。文徵明飲過香茗。重申前請。便

道。小生心事已向小姐剖白。小姐可憐見我一片至誠。從了小生的請求罷。月芳小姐道。先生的話出於至誠。我是無可無不可的。但是凡事須由老父作主。我便允許以後。要是老父不允。也屬徒然。徵明道。小生只求小姐原諒苦衷。面允終身。尊大人允不允。另有方法。無須顧慮。月芳奇怪道。老父是一家之主。他若允許。再好也沒有。他若不允。萬事全休。先生怎說另有方法。無須顧慮。徵明道。小姐允許以後。小生依舊央托祝枝山做媒。枝山神通廣大。曾做過大小七十二媒。媒無不成。上次做媒失風。只爲小生沒有會見過小姐。沒有把苦衷告訴小姐知曉。沒有得着小姐的允許。教他做媒的一無憑藉。全仗着三寸不爛之舌。撮合兩姓姻緣。無怪他要失風了。他向我說過的。只須小姐面許終身以後。他便再去上門撮合。不把因緣撮合成就。他不姓祝。小姐小姐。喜之成否。仗你一言。小生不願膝下黃金。跪求你一個允字。說罷。雙膝下跪。慌得小姐倒退了幾步。忙道。先生請起。被人家瞧見了。不成模樣。徵明道。有人瞧見。也不過是

小生名譽掃地。須知名譽是身外之物。小生不得小姐的允許。性命且不要。何況名譽。小姐急得沒有了主意。暗想這書生倒狡獪。他的名譽掃地。我的名譽不是陪着他掃地麼。爲今之計。也顧不得羞慚。不如允許了他。做個退兵之計。況且他的面貌。他的學問。正是我心許的人……話雖如此。十六世紀羞人答答的女郎。教他親口道出一個允字。怕不容易罷。不比現在的男女青年。異性結交。不成問題。友誼的進一步。便是乞婚。又有種種言情小說。做他們的乞婚講義。至於乞婚的方式。怎樣下跪。怎樣接吻。銀幕上早已充分宣傳。所以這種乞婚教育。早博得人人都知。個個盡曉。摩登女郎詞典裏面。早已刪去了這句「羞人答答」的落伍名詞了。且說杜月芳滿意要說一句我允許你了。只是他的芳心允許了。他的妙喉又不允許。話已到了喉嚨邊。又打了倒車。這「我允許你了」五個字。已隨一口香津咽了下去。他妙喉允許了。他的櫻脣又不允許。話已出了喉嚨口。只是嚶嚶的一下子。趕緊合着櫻脣。把「我允許你了」

五個字壓住在蓮舌底下。文徵明發極道。小姐再不面許終身。我便一輩子跪在地上。那時小姐沒法了。別轉了頭。輕輕的說道。我允許你了。先生起來罷。徵明道。小姐既面許了終身。卑人便是小姐的未婚夫。從來沒有稱未婚夫做先生的。卑人不得小姐換個稱呼。依舊一輩子跪在地上。小姐又是羞慚。又是羞急。暗想這書生真憊懶。他竟得寸進寸了。心頭換一個稱呼。是容易的。口頭換一個稱呼。千難萬難。便道。你要我換什麼稱呼呢。我不知曉。徵明道。小姐是才女。豈有不知曉之理。只是不屑把親熱的稱呼贈給卑人罷了。文徵明說一句罷了。小姐也暗暗喚一聲罷了。文徵明的罷了。是激將之法。小姐的罷了。是說既已付託了終身。何惜一個親熱的名稱罷了。索性遂了他的心願罷。想到這裏。又輕輕喚一聲文郎請起。說了這一句。忙把羅帕遮了含羞的臉。以爲這書生的請求都遂了。他更無什麼請求了。大概可以站起罷。漸漸的回過頭來。却不料文徵明依舊直蹶蹶的跪着。月芳道。你可以站起來了。徵明道。既蒙小姐

面訂終身。又換了親熱的稱呼。但是無徵不信。須得交換一件信物。卑人的信物已預備在此。這是先父太僕公傳下的白玉連環。請小姐賞收了。小姐的信物也請立時交付。說時。探懷取出一副羊脂白玉的連環。交付小姐。但是右手獻上玉連環。左手伸着空掌。向小姐討取信物。月芳接取玉連環。芳心暗喜。這是團圓的佳兆。把玉環藏過了。但是自己交付他些什麼東西呢。又要口彩好。又和玉連環一般寶貴。這倒難了。月芳小姐確乎爲難。文徵明的信物是有準備的。小姐的信物是沒有準備的。文徵明專爲求婚而來。預帶着信物在身。小姐允許親事。出於倉卒之間。徵明向他索取信物。一時却把什麼東西交付。確乎有些爲難光景。徵明伸着這隻索取信物的手掌。不得信物。誓不收回。又是一迭連聲的催促。月芳被他催的心弦顫動。沒做理會處。手撫着心窩。正待揉這一下子。偶然觸着一件東西。不覺芳心暗喜。這件東西。便可以做我的信物了。口彩既好。又和玉連環有同樣的寶貴。連忙探手入懷。在錦縑上解取下來。

原來是一顆黃金小印。上面鑄着月芳小印的篆文。須得繪到十分得意的作品。才把這印章鈐在上面。只是還沒有鈐過。現在把來當做允親的信物。口彩是很好的。可稱「心心相印」。又稱「二人同心。其利如金」。而且自己的芳名鑄在上面。當然是一件很寶貴的信物了。他把黃金小印交付與文郎。又把文郎贈他的玉連環繫在方才黃金小印的錦絛上面。以爲如是這般的交換信物。文郎合該站起了。但是凝眸看時。徵明依舊直蹶蹶的跪在地上。月芳輕輕的喚道。文郎文郎。那麼你可以站起來了。徵明清。卑人長跪了多時。兩腿痠麻。站立不起。小姐要卑人站起。請來攙扶一下。月芳自思。他竟得尺進尺了。「男女授受不親」。怎好扶他起立。便道文郎請你尊重一些。自己站起罷。徵明道。小姐知詩達禮。合該明白夫婦敵體之意。假如小輩向長輩下跪。做長輩的也該用手攙扶。何況卑人和小姐只是夫婦敵體。豈有卑人長跪。小姐不來攙扶之理。小姐小姐。你不來攙扶。卑人只索一輩子跪在地上罷。文徵明接二連三

的放刁。小姐怎不着急。月洞門沒有掩蔽。來賓止步的字條又失去了。花園中難保沒有來賓走動。要是有人闖入。見這模樣。成何體統也罷。便扶了他起來罷。轉念一想。又是不妙。這書生得隴望蜀。扶了他起來。又有什麼要求。我便怎麼樣呢。四手相挽。我已是一時從權。違了閨門之訓。要是他再要如何如何。非但喪失了他的品行。而且破壞了我的貞操。這是如何使得呢。徵明見小姐猶豫不決。又連連的央求不已。月芳道。文郎。我有話表明。你須聽取。偶然從權。援手。這是可以的。不過援手以後。你再也不能有什麼請求。須知我們倆既已訂定婚約。彼此休戚相關。榮辱一體。我該尊重你的品格。你也該愛惜我的名譽。你站起以後。不必再在這裏逗遛。快請回府。央托枝山先生前來說合。你若依得。我便扶你起來。你若不依。我要到裏面招呼女賓去了。徵明道。只須小姐肯扶卑人起立。卑人不敢再有什麼非分要求。遵照小姐吩咐。趕緊回家。央求老祝即日登門說合。小姐才把纖纖玉手挽着文郎起立。挽了一手不算數。挽了

兩手徵明方才慢慢的起立。但是異性的美術家。彼此握手。真是難得的機會。這又有時代的關係。十六世紀是「男女授受不親」時代。便是未婚夫婦。也都匿不相見。何況互相握手。所以徵明握了月芳的手。當做非常幸運。不肯輕易釋放。要是到了現在。異性握手。司空見慣。不算甚麼一回事了。月芳輕輕的說道。文郎。放了手罷。徵明湊頭到小姐玉腕上。各各嗅了一下。方才釋手。畢竟是個高尚人物。「發乎情止乎禮義」。忙向小姐道歉。請恕冒昧。月芳道。文郎。這裏不是留戀之所。快請依着原路出去罷。徵明只得辭別小姐。出這畫室。但是脚不從心。才到英石峯下。又停了脚步。這時月芳送着徵明。站立在海棠花畔。輕輕的說道。文郎。不須行行又止。今天賀客多。怕有男女來賓闖入裏面。我們倆相見日多。何爭片刻。快請出了這月洞門罷。徵明正待返身出外。只須出了這月洞門。便不會飽受意外的虛驚。但是出了這月洞門。也不會享受意外的豔福。這裏和月洞門相離不過十餘步光景。偏偏在那欲出未出的當兒。柳

兒邁動着金蓮。急匆匆的奔將進來道。小姐小姐。姑奶奶陪着親戚人家的張太太朱少奶奶許三小姐許四小姐。都要到這裏來了。月芳只嚇得玉容失色。忙向徵明說道。你出去不得了。快快躲避一下子。徵明也嚇得手足無措。便道。小姐吩咐我躲在那裏……話沒說完。隱隱聽得雪芳的笑語。已在竹林附近了。檐下挂着的鸚鵡。竟在架上連喚着姑奶奶姑奶奶。月芳央求柳兒道。好丫環。你可有什麼妙計。柳兒道。小姐不用慌張。你到外面去迎接便是了。見了他們不要便領到畫室裏來。最好立在竹林裏和他們講幾句話。這位文二爺交給我柳兒便是了。我自會把他藏在很祕密的地方。不使他們瞧見便是了。月芳知道柳兒很有急智。便把徵明交付與他。自己到外面去迎接他們一千人。好在他們徘徊竹林之下。尚沒有進這月洞門。雪芳已瞧見了月芳。笑道。妹妹。你可是得了柳兒的通報來看我們的。月芳道。我便是來迎接諸位的。雪芳湊着月芳的耳朵道。這幾位女賓。嫌着那邊太擁擠。要到我們園裏來散步。我便

陪着他們進園遊玩。穿過假山。繞過圍廊。張太太忽的皺着眉兒。問我這裏可有方便的所在。我想和他從原路折回。再到內室。又怕他緩不濟急。才想着這月洞門裏面是你的畫室。畫室的對照是你的臥室。便想引導張太太進月洞門。你可陪他在臥室中行個方便。我也可以陪着朱家嫂嫂許家兩位妹妹到畫室中坐坐。不過月洞門常年關閉的日子多。有時裏面還落了鎖。我便先來探探。却見柳兒正在月洞門口。見了我迎上前來。問我。可是要到裏面去。我說。是。他說。暫請停步。待我去稟報了小姐出外迎接妹妹。你快去招接張太太到裏面去行個方便。他有些急不可耐了。月芳口中諾諾連聲。裙下雙翹却是緩緩移動。到了張太太面前。不肯便引他進月洞門。轉向他問長問短。張伯母台上的戲劇做得可好。張伯母。這園子逼仄得很。簡直一覽無餘。張伯母。你穿了假山。不覺得疲乏麼……月芳爲什麼不肯便引他到裏面去行方便。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現在恰正相反。叫做與人方便。自己不方便。他

不知柳兒可曾把文郎藏匿妥貼。怎肯便把張太太引入。轉是張太太漲得面都紅了。腿都顫了。老實不客氣的說道。二小姐。我要到你房裏去行個方便。雪芳道。妹妹。你快快領着張太太進這月洞門。行過了方便。再和他談天。月芳無可拖延。只得陪着張太太進這月洞門。雪芳也陪着朱少奶奶許二小姐許團小姐到畫室中坐。柳兒忙着送香茗。不在話下。再說月芳小姐懷着鬼胎。他不知柳兒把文郎藏在什麼地方。要是柳兒一時糊塗。把文郎藏入了自己臥室。那便益發糟了。當着許多人。又不好去問柳兒。只得冒着險。引導張太太進房。張太太進了房。也不及賞鑒蘭閨中的種種布置。開口便問方便的所在。小姐指着牀側的一扇小門。請他推進去便是了。……嘴裏這般說。心頭却跳得厲害。萬一文郎便匿在這裏。被他撞見了。那麼我的醜名兒便在太湖中洗個三日三夜。也洗濯不清。他眼見張太太進了小門。並無什麼動靜。心中略覺寬放。又聽得溺器中琅琅的聲響。知道張太太已在那裏行方便了。隔了片刻。聽後

房有悉悉索索的聲響。接着張太太坐在便桶上問道。二小姐。你可聽得這裏有響聲麼。月芳嚇得渾身發顫。非但玉容慘淡。櫻脣也轉了白色。虧得張太太坐在便桶上。不曾目見小姐的慌張態度。要不然。便要惹起他的疑惑了。月芳口頭答道。張伯母。我沒有聽得。心頭却似開着碓米坊。一上一下。杵白般的撞個不休。又聽得張太太笑道。我倒吃了一嚇。原來是他。這句話益發不妙了。已被張太太發見了祕密。他定和文郎熟識。所以說一句原來是他。這時的月芳恨少個地洞可入。幸而鳴的一聲。後房中竄出一頭小狸奴。許多疑慮。都化做杯弓蛇影。原來張太太所說的他。是小狸奴。不是文郎。月芳小姐便回復了舊時的花容月貌。心頭的碓米坊也停止了工作。張太太行過了方便。洗過了手。月芳陪着他到畫室中去小坐。忽的姨太太到來說道。李典史派着扛夫到這裏來扛回畫箱。你爹爹已醉了。只說由他們扛去。扛夫便在月洞門外。可要喚他們進來把畫箱扛抬出外。好在出了月洞門繞這西面迴廊。一路出園。免得

抄竹林穿假山。有許多不方便。月芳道：他們的東西，由他們扛去也好。畫箱便在畫室的後面。柳兒忽的上前攔阻道：李典史也太性急了。早不來取，遲不來取。今天老爺做壽，却來扛取這累贅的東西。叫他們過一天來領取便是了。姨太太道：你別說這寫意話。李典史已被巡按徐大人捉去了。他要解救這場禍事，才想到扛回這一箱書畫。揀幾幅名書名畫孝敬上司，便可以轉危爲安。這是關係重大的事，就誤不得。月芳道：既然這麼說，便喚他們把畫箱扛去罷。無多時刻，姨太太已喚進兩名扛夫，把畫箱扛出畫室。畫箱本已鎖着，鑰匙放在書桌的抽屜裏，也檢出交給了來人。一片聲的杭育杭育。這畫箱已扛出月洞門而去。月芳並不着驚，着驚的是柳兒，爲着畫箱裏藏的文二爺。扛夫們把他扛到李典史家裏。這事情真不妙也。正是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外面做西廂記。裏面也做西廂記。此語調侃得妙。且西廂記三字。閑閑一點。至第二十二回。柳兒口中。又發生許多妙文。雖係小小節目。也用先後呼應章法。

玉環金印。嘉偶天成。謂之換空箱可。謂之金玉緣亦可。

坊本換空箱。將文解元說得和急色兒一般。此等惡札。真堪噴飯。得是書以洗刷之。使後人對於文衡山。有相當之認識。小說雖假情理。卻真。吾知是書一出。坊本換空箱。將無一顧之價值矣。

張太太上便桶。而後房有悉索索之聲響。不但月芳吃驚。閱者諸君亦同時吃驚。作者慣用虛虛實實之筆。此作者之狡獪也。

藏文郎於畫箱。出於柳兒之主張。此係抬高月芳人格。若似坊本換空箱中之小姐。直一浪漫女子耳。所謂美人者如是。所謂才子者。更可知矣。無怪乎寫一才子。彷彿寫一淫棍也。

換空箱彈詞。謂杜姓做壽。兩偷兒入室。摸出火紙。東西照耀。徧搗箱子。輕者居多。就中一箱。最爲沈重。此卽月芳藏文之箱也。兩偷兒以爲中有金銀。因加套索。以木槓扛下堂樓云云。此等情節。至爲可笑。安有偷兒入室。隨帶木槓套索而來。且笨重之箱。由樓上扛至樓下。不慮被人所見。亦殊不近情理。坊本彈詞之可笑。如是如是。

訂校房山六漱

著生龍雕川蛟

精忠大俠傳

本書情節摘錄

全書六大厚册
原價大洋五元
特價祇售三元二角三分

備下生仲有，鑽石似自。人債七是，個裏德從兩
 戰逼出下人脚盤碎小已上面。個塊雲道盤。一個手韻
 死一一吐下。到山的數前。一字龍時七著頂着面
 明主巨三踏只裏大顯的都游竟。變上條放衣經
 的西脚味出支去的倒高會手發葬成發小光鏡的內
 大瓜把真太孤飲黃先騰：好發著一出蛇的內少
 寇來他火徑精水蛇落，地開死了個一。老一僮來女
 。踏來八要。地用而的八一八股片，歌，舞會
 竟煞沉燒封避一把。少死賭百塊九熟片，歌，舞會
 被子的。他形雷弄頭正繩一，十風歲，薄是。騎
 無的把們來親弄頭正繩一，十風歲，薄是。騎
 知頭一。蛇山放技隻倒三水的能的隱三在
 癢，個一袋髮叫各心壁天有人，老夠金去隻虎首
 民會小只妖在化都一虎西天。果翁改葉的龜在
 一脫頸斬塞山宋在詔，牆，純除預一氣能文帝虎山
 頭頸斬塞山宋在詔，牆，純除預一氣能文帝虎山
 死去數在內國上一失。面的去未滿。吹。會。一
 。又陸續吃元，隻却正生女駝來滿一飛要會。個
 飛裝壇酒君七石兩在着兒債的器。個太想伏在個
 情回入河串座鏡為個猜許。皇。的。二空。喝。地。半
 節。泥行鐵下內，腦是多是老會帝的水十游口地長
 繁一纏駛。有會登人活虎駝。潭餘行渣上長
 多個，不許天。家動走着只歲，天來廳女
 ，頓頓半料只多天一性的造為爲底的下，和尙，
 不行刻空洞黑小獸眼石子寫下少。那尙，
 亮天會中外狗蛇了頭，睛頭還了却年一碗講會

本書為當代大國術家蛟川雕龍生費兩載心血結構而成。內容六十萬
 言。寫客俠十戰羣絕倫之藝。非信手塗抹者可比。且洋洋酒房。字萬
 根。歷史。足補史事之闕。非信手塗抹者可比。且洋洋酒房。字萬
 目。價值。為名貴。現已出版二十餘冊。請詳閱下列內容情節摘錄。
 目。價值。為名貴。現已出版二十餘冊。請詳閱下列內容情節摘錄。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代售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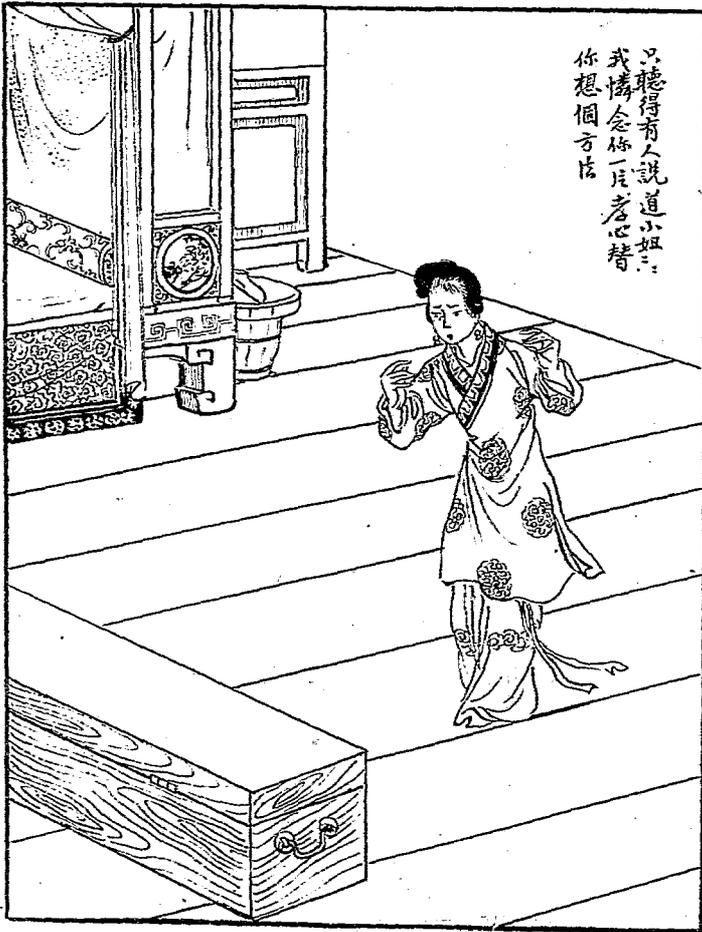
四傑傳 第十八回上 意外奇緣書生充畫品

箱子裏裝着的
端的是什麼東西



四傑傳 第十八回下 箱中人語淑女拜明神

只聽得有人說道小姐
我憐念你一片孝心替
你想個方法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十八回 意外奇緣書生充畫品 箱中人語淑女拜明神

李典史只是芝麻大的一個官兒。除却這一箱名書名畫。其他更無什麼家私。他和唐祝二解元都是熟友。倒被他賺得了許多精品。更兼他的上代是收藏家。很有幾件名貴書畫傳到他手裏。他的妻房已故了。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千金名喚壽姑。年方二九。尙沒有定親。他和杜翰林是個好友。他所藏的書畫不肯給別人賞鑒。惟有杜翰林到來。他便一件件的請他過目。很有幾件東西是經過杜翰林題詠的。有時和杜翰林杯酒談心。杜翰林爲着有女無男。時時發生感慨。李典史倒是很達觀的。醉眼迷離的說道。老先生何用牢騷。有男有女。總是一般。只須生得好。男也好。女也好。要是生得不好。男也不好。女也不好。老先生詞林名宿。海內宗師。兩位令媛。又都是不櫛書生。况又是林下清閑。享盡

神仙之福。你老先生還要發牢騷。教我李一桂怎麼樣呢。只好一天哭到晚。一晚哭到天明了。杜翰林道。一桂兄。你難道不覺得膝下淒涼麼。李典史道。一些也不覺得。我有一位掌珠。一箱書畫。此願足矣。尙有何求。杜翰林笑道。掌珠雖好。總有離你掌握之時。李典史道。老先生你又要看不破了。生了女兒當然是人家的。難道一輩子的噲在口裏。握在掌裏。杜翰林道。名書名畫雖好。只怕慢藏誨盜。李典史道。這句話却被你老先生道着了。我收藏的東西。所以不肯給他人過目。便是這一層。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書畫雖不是璧玉。但是價值也差不多。杜翰林又笑道。你不提防着我麼。怎麼一件件東西都給我過目。李典史道。老先生文章道德。是我生平第一佩服的人。我收藏的東西。除却老先生。誰都不許過目。……後來李典史奉着上司檄委。去監督開濬河道工程。一顆璧珠是隨帶出門的。一箱書畫不便攜帶。只寄在杜翰林府上。杜翰林爲看祕密收藏起見。只交付與月芳安放在內室。他是個謹慎的人。輕易不肯向人

談起這樁事。除却在東亭鎮曾經告訴了華鴻山。在花園裏陪着枝山閑談。曾經陪着他去參觀書畫。但是這兩次都在酒醉以後。比及清醒時。杜翰林却是懊悔不迭。李典史寄存畫箱的時候。曾把鑰匙一并交付杜翰林。託他隨時開視曬晾。免遭霉毀鼠傷。杜翰林又把鑰匙交付與女兒。月芳得了這鑰匙。歡喜不迭。每天檢出一件書畫。默默賞玩。頻頻模倣。這個鑰匙。簡直可喚做「美術之鑰」。月芳小姐的書畫進步。得力在這鑰匙上的很多很多。只爲畢竟是他人存放的東西。比着自己收藏的書畫。格外珍惜。他每日開箱有定時。鎖箱有定時。這個鑰匙便放在自己的畫桌抽屜裏面。不過在這半月以前。被柳兒發見了一個破綻。原來畫箱的後面。被耗子咬破了飯碗口般的一個大洞。月芳猛吃一驚。咬破了畫箱不打緊。咬損了書畫非同小可。忙令柳兒開了畫箱檢視。幸而書畫沒有受損。方才驚魂稍定。柳兒道。這都是小姐平日不肯養貓。耗子沒有忌憚。便鬧的厲害了。月芳道。檐前挂着鸚哥。養了狸奴。只怕鸚哥吃了。

虧柳兒道。狸奴傷了鸚哥。畢竟損失有限。耗子損了書畫。却是無價之寶。况且又是人家暫寄的東西。小姐。我有個計較在此。只象須養一頭小狸奴。把那耗子嚇跑便算了。檐下挂的鸚哥兒。是不怕小狸奴的。月芳依了柳兒的計較。才象養着一頭小狸奴。上回書中張太太聽得的響聲。便是小狸奴在裏面作耍。倒累月芳受了一番虛驚。至于文徵明怎會躲入畫箱。這又是柳兒的主張。他知道外面一千人。轉瞬便要入內。畫室裏面既無法把他藏匿。小姐的臥房。益發不能把他引入。一時間情極計生。還不如把他藏入畫箱裏面。柳兒知道畫箱後面有碗大一個出氣洞。決不會把他悶死。况且不過暫躲片刻。他們走了。便可以放他出外。有什麼妨礙呢。當下引着文徵明急匆匆的進這畫室。向小姐畫桌抽屜裏取了一個鑰匙。把畫箱開了。忙道。文二爺你幫着我搬東西。搬完了。便有一個萬穩的藏身之所。徵明不知他葫蘆裏賣甚麼藥。便幫着搬取畫箱內的東西。一軸長一軸短的搬滿了一桌子。這畫箱才見了底。露出碗大

的一個破洞。柳兒道：文二爺。有屈你暫在裏面躲一下子。好在有出氣洞。不妨礙的。徵明猶豫不決。未敢跨入。忽聽得院落裏一陣弓鞋響。還雜着婦女的談笑聲。柳兒發急道：文二爺。你再遲延。便害我們小姐的名聲不好了。徵明爲着小姐分上。沒奈何只得躲入畫箱裏面。柳兒手快。便把箱蓋兒蓋上了。又加上了鎖。把鑰匙納入抽屜。這時候恰恰朱少奶奶許三小姐許四小姐揭簾入室。柳兒不慌不忙。送茶奉客。招待殷勤。只苦了這位文解元。被他鎖入箱中。暗無天日。誰料入箱容易出箱難。忽的李典史家中派着扛夫。來把畫箱扛回。扛回畫箱尋常事。只急壞了兩個人。一個畫室裏面的柳兒。一個畫箱中間的文解元。月芳雖然不捨得把書畫歸還原主。但是別人的東西。遲早總要取回的。何況他們又遇着不幸的事。要仗着書畫解救災殃。要是把畫箱措住一天。李典史便多受一天的磨難。月芳的心是很慈悲的。所以不聽柳兒攔阻的話。由着他們把很重的畫箱。扛出月洞門外。許三小姐許四小姐攔着月芳去。

看戲。姨太太也說。我們都到了這裏。諸位女賓沒個主人招待了。怕人家說話。還是到那邊去罷。月芳也覺得在這裏耽擱了多時。再不奉陪。女賓們看戲。未免要慢客了。忙陪着一千人從裏面轉到壽堂。臨走的時候。吩咐柳兒把月洞門掩閉。加上了鎖。我們都去聽戲了。說時。雲了雲眼。歪了歪嘴。暗暗的表示。趁這當兒。可以把文二爺放出月洞門了。……月芳陪着衆人聽戲。直到上燈時候。方才暫回自己臥室。裏面已點着燈火。月芳坐定後。柳兒送過香茗。月芳輕輕的問道。文二爺出去了麼。柳兒道。出去了。月芳道。沒有被人瞧見麼。柳兒道。沒有。月芳道。你把他藏在什麼地方。柳兒沉吟了片晌道。藏的地方是很秘密的。月芳道。究竟藏在那裏。柳兒道。小姐小須盤問。過後自會知曉的。月芳道。你這丫頭太放刁。怎麼吞吞吐吐。柳兒正待說出真情。裏面老媽子又來催促道。二小姐。快要擺席了。姨太太請你進去。月芳不便盤問柳兒。只得重列裏面。陪着諸女賓夜宴。他雖不知道文徵明躲藏何處。但是聽得柳兒報告。文二爺

已出了月洞門。胸頭壓着的一塊石。頓時落地。滿以爲度過這重難關。再也沒有什麼問題了。這一夜。壽堂上異常熱鬧。直到夜深才罷。小姐回到臥房。又問柳兒。方才你沒有告訴我。文二爺畢竟藏在什麼地方。柳兒支吾着不肯直說。月芳再三盤詰。柳兒道。說便說了。但是小姐不能怪我。只爲我那裏知道不先不後。李典史那邊要來扛取這隻畫箱回家。月芳奇怪道。文二爺藏身的地方。和畫箱有什麼關係。柳兒道。怎說沒關係。文二爺便藏躲在畫箱裏面。月芳道。你休胡說。文二爺堂堂男子。畫箱中那裏是藏身之所。况且裏面放滿着卷軸。柳兒道。一切卷軸都已搬出。一時搬不及。文二爺幫着我搬。月芳道。丫頭該死。把文二爺悶在裏面。豈無性命之憂。柳兒道。這倒不妨事。畫箱中的出氣洞。足有飯碗般大。怎會悶死。况且只有片刻工夫。後來有人來扛取畫箱。我那裏料得到呢。趕緊攔阻。小姐又不聽。當着許多人。我又不好直言談相。月芳道。你這話是真的麼。柳兒道。這是什麼事。如何說謊。小姐不信。可到畫室中去察探情。

形。畫箱中的長軸短軸滿滿的堆着一桌子。月芳便喚柳兒掌着燈。到畫室中去查看。果然沒有說謊。畫箱中的書畫都堆在桌子上。方才扛夫口呼杭育杭育。只扛着一位文解元去。這時候一寸心頭。又是焦急。又是憤恨。指着柳兒說道。你這丫頭。害得我好苦也。這夜。月芳耽着許多心事。只在閨房中長吁短嘆。知道到了來日。蘇州城廂內外。一定傳布新聞。到了那些空閑人嘴裏。怎有好話說出。什麼千金小姐偷漢子。藏入畫箱裏面。被人家扛了去。似這般的喧傳。自己顏面何在。除却一死。更無別法。月芳一壁嗚嗚哭泣。一壁喃喃自語。倒累着柳兒也淌着許多眼淚。……按下杜姓主婦。且說文徵明被他們扛出花園。蟻伏在畫箱中。依舊不敢出聲。他想。我一出聲。定然引動了往來行人。來看這新鮮話巴戲。我和小姐的名譽。一齊掃地罷了。我拚着悶死在箱中。萬萬出聲不得。兩個扛夫且扛且說。一個道。這隻畫箱怎麼這般重。又一個道。不是扛的。畫箱竟是扛的棺材。徵明暗思道。你們扛棺材。我在這裏做活死人。又走了一

會子。他們竟把畫箱停在路旁。休息一會子。一個忽的喚起祝大爺來。徵明自思。原來老祝在這裏經過。我和他是好友。只爲着一箱之隔。宛比幽明異途。他說些什麼話。我倒要細聽則個。但聽得枝山說道。你們倆扛些什麼。扛的滿頭都是汗。扛夫道。李典史家中的小姐。喚我們到杜府扛回這隻畫箱。誰料越扛越重。枝山道。我也在杜府吃壽酒。沒有瞧見你們啊。扛夫道。這畫箱不是從大門扛出。是從花園裏扛出的。又不能入竹林。穿假山。只在走廊裏遠兜遠轉。比原路加上了三倍。要是扛着很輕的東西。便多走些冤枉路也不妨。叵耐這畫箱很沉重。不信裏面裝的書畫。有這麼的分量。枝山大笑道。我猜裏面裝的不是書畫。徵明聽得話中有因。暗暗着驚。益發靜聽下文。扛夫道。不是裝的書畫。裝的是什麼。枝山拍手道。看來裏面裝的新鮮活死人。徵明在箱中吐一吐舌尖。暗想枝山真厲害。這句話却被他猜中也。誰說他近視眼。他的眼光再要敏銳也沒有。竟是透視眼。瞧得出藏在箱裏的人……扛夫道。祝大爺取笑了。聽

說杜府演着全本西廂記。祝大爺不看戲。却在路上閑行。枝山道。這句話真個取笑了。我祝大爺只有三尺眼光。坐在堂上看戲。看得出些什麼。只見幾個花綠綠的影兒在那裏活動罷了。倒不如在街上走走。把日間吃的東西都消化了。再去擾他的夜宴。徵明自思。你倒寫意。吃了一頓又一頓。誰知我在這裏受苦……枝山道。我又要折回去了。扛夫道。祝大爺再會再會。隔了一會子。扛夫道。祝大爺你說回去。怎麼又來了。枝山道。忘記問你們一句話。方才你們去抬畫箱時。月洞門裏可曾瞧見什麼人。扛夫道。裏面的人很多。有太太。有奶奶。有小姐。有丫環。枝山道。我不是問他們。我問月洞門裏面可有什麼男子。扛夫道。男子麼。有的有的。這句話又惹起了文徵明的注意。他敢是扛夫也有透視眼。瞧得出藏在箱中的我……枝山道。你所見的男子是誰。扛夫道。一個是趙大。一個是李二。枝山道。臭賊。這是你們兩個啊。扛夫道。月洞門裏面是二小姐的閨房。雄蒼蠅也飛不進一個。除却我們兩個扛夫進去一回。還有什麼

男子呢。枝山道。這便奇了。扛夫道。祝大爺騎什麼馬呢。驢呢。枝山道。臭賊子。細打嘴。見了我祝大爺這般油嘴滑舌。徵明肚裏明白。老祝所問的男子。明明指着小生。他爲着我進了月洞門。不見出來。所以在扛夫口中探問下落。可惜我和他近在咫尺。宛比遠隔關山……隔了一會子。扛夫道。祝大爺。你怎麼去了。又回。枝山道。我又忘記問你們一句話。箱子裏裝着的端的是什麼東西。扛夫道。一箱子都是書畫。枝山道。不是新鮮活死人麼。扛夫道。休得取笑。枝山道。我只不信。或者是個新鮮活死人。你們開給我看。才知虛實。徵明好生着急道。老祝。你是熟讀史記范睢傳的。果然疑到這一層了。但是拆穿西洋鏡。我的顏面何在……扛夫道。祝大爺。弗要攪人家的東西。私開不得。枝山大笑道。我也知私開不得。不過有些疑心罷了。便即套着漁夫的論調道。一箱中人。箱中人。豈非衡山乎。扛夫們都是粗人。只道枝山有了醉意。笑道。祝大爺醉了。怎麼書腐騰騰。念起文章來。徵明知道老祝沒有醉。比甚麼人都醒。他竟料定箱中藏

着的是我。借着吳越春秋上的故事。故意咬文嚼字。瞞過了扛夫。却給我一個消息。枝山。枝山。你的料事如神。真個是孔明再世。伯溫重生……枝山道。你們說我醉。便算我醉了。再會再會。隔了片晌。兩個扛夫商議道。他是洞裏赤練蛇。少停再來。沒有好事做出。我們快快上肩罷。說畢。又扛着畫箱。一路杭育杭育的向前行走。約莫走了一兩條巷。停着脚步。蓬蓬的叩門。知道李典史家中已到了。叩門多時。才聽得有一個女郎出來應門。鶯聲嚶嚶。中間帶些悲慘聲調。不問而知。便是李典史的小姐了。扛夫道。怎麼小姐出來開門。老媽子呢。小姐道。老媽子出外送飯。沒有回來。你們且把畫箱扛進我房間裏去。扛夫答應着。又是杭育杭育的向裏面扛去。約莫走了兩三進房屋。才把畫箱放下。抽去了藏棒。兩個人用手抬着。抬進一個房間。大概便是小姐的香閨。徵明肚裏尋思。不知是災是福。待要叫喊。又想我且忍耐一下子。待到扛夫去後。小姐回房開取這隻畫箱時。再行呼喚不遲。他在箱中靜默了多時。才聽得蓮步聲音。走到

畫箱邊便停了。聽得小姐喃喃自語道。畫箱畫箱。我怎忍把你開動。爹爹常說的。我有了一顆掌珠。一箱書畫。我願足矣。誰料今日因畫得禍。橫遭誣陷。說時。拍着箱蓋道。箱子裏的東西。你真是個不祥之物啊。徵明聽着。又好氣。又好笑。只是不敢出聲。又聽得小姐啜泣了一會子。自言自語道。爹。你要這許多書畫做甚。你既知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便不該酒後失言。說什麼唐伯虎的畫。惟有你藏的最多。而且都是精品。傳入巡按御史の耳中。自然要向你乞求。唐畫。你既知勢力不敵。便該送他一軸。便沒有這禍殃。你又堅執不允。拚着身子受苦。爹爹。這有什麼值得呢。說時。又拍着箱蓋說道。畫箱裏的東西。爹爹的禍殃。都害在你身上。要不是爲了救我爹爹出險。我早把你付諸一炬了。徵明暗暗吃驚道。「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是使不得的。又聽得小姐說道。我李壽姑這般命苦。攏總只有父女二人。老天尙不相憐。降下這場禍殃。我恰才去探監時。懇求爹爹權時割愛。揀一幅唐畫孝敬了上司。便可安然無恙。釋放回

家。可是爹爹堅執不允。說什麼身可死。唐畫不可贈人。我說爹爹。唐畫雖好。總是身外之物。究竟生命爲重。唐畫爲輕。爹爹說不是這般講。「自古皆有死。」不過或遲或早罷了。這幾幅唐畫。我費着許多心思才得到手。情願拚受災殃。一幅都不肯贈人。要是破了例。這位上司要我這一幅。那位上司又要我那一幅。我的禍殃依舊不能解免。我說爹爹。你太顧慮了。自古道「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把目前的災殃解救了。待到將來再作計較。我再三相勸。爹爹只是搖頭不許。最後他很堅決的說道。壽姑。你要是真個把我的家藏唐畫。輕易送人。你便是個不孝之女……唉。爹爹。你太固執了。這隻畫箱雖已從杜翰林家中取回。但是可要開箱取畫。獻給巡按御史。教我委決不下。徵明在箱中着急道。你再不開箱。我要悶死了。正待出聲呼喚。又聽得外面叩門聲響。小姐道。敢是老媽子回來了。說時。又到外面去應門。徵明趁這當兒。湊頭在出氣洞所在。透了幾口氣。才覺沉悶好了一些。自思方才小姐一個人在房。這真是呼救的

好機會現在多了一個老媽子。我又不便呼喚了。少頃。又聽得兩人進房的聲音。說話的聲音。一老一少。不問而知是小姐和老媽子講話了。小姐道。你勸了老爺一番。可曾挽回他的執性。老媽子道。老爺的性子。九牛都拉不轉。他口口聲聲不肯把唐畫送人。小姐道。我已遣人把畫箱扛回。但是從了老爺。不能夠把唐畫送人。只好坐以待斃。怎救得老爺出險。老媽子道。我看小姐還是自己作主。聽了老爺的話。便要誤事。小姐道。也罷。老媽子。你再替我去探望一回老爺。你說小姐說的。除却獻畫。再無別法。老爺願獻也要獻。不願獻也要獻。小姐情願担當這不孝之名。情願老爺出獄以後。把小姐活活處死。要是老爺堅執不允。小姐沒法。只得自殺了。老媽子道。那麼趁着時候尙早。我還去走一遭。：隔了多時。小姐已送了老媽子出門。門上了。回到閨房。却聽得房中有人說道。小姐小姐。我憐念你一片孝心。替你想個方法。要救尊大人。快來問我。壽姑大驚。四面觀看。但聞其聲。不見其人。十六世紀的女子。迷信居多。只道是明

神下降。跪倒地板上叩頭不迭。正是

只道風波平地起。誰知好事半天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月芳房中之狸奴。上回書中曾及之。以爲偶然點綴耳。讀至此回。乃知閨中蓄貓。全由畫箱被鼠咬損而起。由此可見唐祝文周傳中。小小點綴。也有來歷。是在善讀者細細玩索之。

彈詞家唱至祝枝山。往往說得粗鄙無文。亦淺之乎視才子矣。此回祝枝山盤詰扛夫。文徵明以爲老祝熟讀范睢傳。蓋范睢入秦。匿身車中。穰侯疑車中有人。盤詰者再。此與枝山疑及箱中有人。頗相類也。故徵明云及之。又吳越春秋載伍子胥出奔。匿蘆中。漁父知之。因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此回祝枝山襲其論調。易蘆爲箱。易窮士爲衡山。卽此數語。於箱中情形早已洞若觀火。彼僮不知。以爲醉後掉書袋。可笑亦可鄙也。

換空箱彈詞。謂李壽姑爲偷兒李桂之女。夫堂堂解元。至於向賊女乞婚。此不足爲衡山病。衡山本無其事也。而編此彈詞者之胸襟齷齪。已流露於楮墨間矣。此回寫李壽姑。純係一天性純厚之女郎。與彈詞中之李壽姑。同名而異其實。雖係虛構。卻不唐突衡山。讀者須知唐祝文周傳中之換空箱。係另一換空箱。而非坊刻惡劣唱本之換空箱也。

大湖大盜

姚民哀
先生最
近傑作

太湖地勢奧僻
盜匪出沒無常
放火劫舍
擄人勒贖
無所不為

盜匪幫派
不計其數
以太保阿書為最著名
描寫湖中盜匪之一切
極為詳盡

盜匪如何入夥
如何處置肉票
行動如何殘暴
如何奸淫婦女
如何拒敵官兵
太保如何出身
從少有何奇事
其父有何奇蹟
如何被推匪首
如何擄綁法婦
如何洗劫各地
如何被擄法

詳細寫來
實人實事
比報載更為真確
全書兩冊
二十萬言
特價祇售九角六分
函購寄費
一角三分

上海四馬路
大衆書局
發行
世界書局
代售

附送
阿書
殺頭
寫真
照片
十圖
用銅版
厚紙精
印非常
清晰原
底重非
微集金
常名貴

四傑傳 第十九回上 因禍得福文徵明乞婚

畫箱中淨動搖相畫便漸的
頭將起來陡然胸眼前一亮



四傑傳 第十九回下 帝諷含譏李壽姑遇窘

奇怪奇怪
亂磚瓦開
扭只來了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十九回 因禍得福文徵明乞婚 帶諷含譏李壽姑遇窘

文徵明聽得小姐跪地禱求。口稱明神在上。可憐我爹爹負屈含冤。身入黑獄。不見天日之面。我李壽姑又是個沒腳蟹。雖然派遣李祥到松江去走門路。替爹爹辨清黑白。但是「遠水救不得近火」。只怕無濟於事。明神明神。你倘肯保佑我爹爹出險。我李壽姑死也甘心……徵明自思。這位小姐分明是個孝女。可敬可敬。我無論如何。總得替他出一把力。但是他誤認我做明神。倒也好笑。我也在黑獄中。我也是不見天日之面。當下又輕輕的說道。小姐。你莫誤認我是明神。我是解元文徵明啊。壽姑聽得這聲音。是從畫箱中出。他知道畫箱中間也有文徵明的書畫。常聽得人說出神入化的書畫。也會通靈。也會作怪。他益發惶悚起來。他想箱中書畫。難道變化了精靈不成。忙又向着畫箱叩頭。

道。書畫書畫。你不要化了精靈嚇人。我是個弱女子。受不起許多恐嚇的。書畫書畫。我比你獻上按院。也叫做沒法啊。要是我爹爹不遭禍殃。我們決不把家藏的名書名畫輕易贈人。書畫書畫。你須原諒壽姑的一片苦衷。切莫通靈作怪。在畫箱中開口嚇人。箱中的徵明說道。小姐。你又誤斷了。我一不是明神。二不是書畫精靈。我確是江南解元文徵明。你開了畫箱。放我出來。我自有話說。壽姑又驚又奇。萬萬想不到畫箱中會得有人躲着。又是赫赫有名的江南解元文徵明。他站定以後。把扛夫交付他的鑰匙。準備開鎖啓箱。他的玉腕不由的顫動起來。室中並無別人。箱裏卻有男子。開也不好。不開也不好。待想開時。怕是深山怪物。幻化人聲。前來賺我開箱。出來時要把我吞噬。待想不開。又怕真是文解元。真是我爹爹的救星。失去了良機。將來追悔莫及。他輾轉思量。只站在畫箱前面發怔。爲着肌肉顫動的緣故。手中的鑰匙也在那裏丁丁的響。裏面的徵明又連連的催促道。小姐小姐。快開快開。壽姑自己喚着名字道。壽

姑壽姑。你怎麼這般胆怯。爲着救我爹爹。探湯蹈火。甘之如飴。何況躲在箱中的。人是魔。尙未分明。我不該退縮不前。想到這裏。便起了決心。膽量也大了。連忙開着鎖。把鎖鑰放在一邊。扳開了箱鑰。只不敢把箱蓋揭起。趕緊退後幾步。退到房門口。預備見勢不妙。可以奪門而出。徵明在箱中依舊催促道。小姐。爲什麼不開呢。壽姑答一聲。開已久矣。他口中這麼說。秋波卻注射着畫箱。究竟是人是魔。在這片刻功夫。便可以辨明黑白。他聽得畫箱中一陣動搖的聲音。箱蓋便漸漸的頂將起來。陡然問眼前一亮。原來是一位戴着解元巾的白面書生。從畫箱中跨將出來。抖擻着身上這件簇簇生新。墨繡蘭花的葱綠海青。向着壽姑深深一揖。慌得壽姑還禮不迭。把方才的恐怖心。疑慮心。都消釋在這深深一揖之下。待到相見禮畢。兩隻小金蓮不由自己做主。反而迎上了數步。並不想奪門逃走。他們都是月老祠繾綣司職掌的姻緣簿中人物。自有一種不知不覺的魔力。並不是壽姑動了什麼戀愛的心。這一層值得編

者替他們表白的。閑話少說。言歸正傳。且說文徵明從畫箱中跨出以後。陡見了壽姑小姐。也覺得眼前一亮。但見他穠纖合度。修短得中。盈盈不語的站在面前。渾似天仙化身。其實呢。說一句公道話。壽姑的姿色。比着杜月芳。杜二小姐。究竟相形見绌。但在徵明的眼光中看來。覺得和月芳不相上下。一者就是上文說的。因緣簿上有了名字。當然情人眼裏。易出西施。二者徵明蟄伏在畫箱裏面。一片黑暗。甚麼都瞧不見。陡然間大放光明。眼前站着的。又是個妙齡女郎。益發覺得光彩煥發。姿態橫生。徵明一揖完畢。便道。尊大人遭遇不幸。身陷囹圄。小姐救父情切。方才小生在畫箱中。早已聽個明白。爲今之計。自然要急於設法營救。尊大人既然捨不得把子畏的畫件贈給他人。但是小生家中。很有幾幅唐畫精品。爲着小姐分上。小生情願就中選出一幅。獻於巡按御史。只算是尊大人所獻的一面。還去央求本地齒德俱優的大紳士。替尊大人向按院緩頰。似這般的雙管齊下。尊大人不日便可釋放回家。豈不是好。壽姑道。

文先生和壽姑素昧平生。和家嚴也只是個泛泛之交。這番仗義救人。益發令人感激涕零。但不知文先生願把什麼畫件贈給徐按院。再託着什麼人替家嚴在按院臺前辨白冤抑。徵明道。子畏的畫件。不是件件都精。小生曾記着他繪的一幅洛神圖。卻是出神入化。飄飄欲仙。小生還在上面用着工楷寫一篇洛神賦。現在子畏失蹤多天。他的畫件比前益發名貴了。小生本不肯輕易贈人。只是方才聽着小姐喃喃自語。受着小姐一片孝心所感動。所以情願割愛。把子畏的精品贈人。至於替尊大人向徐按院緩頰的人。要是尋常紳士。只怕人微言輕。小生便想到王守溪王老相國。是鄉紳中的泰山北斗。又是徐按院的會試老師。他肯說一句話。徐按院一定聽從。比着旁的鄉紳。更易着力。壽姑聽了。不覺跪倒在地。叩謝文解元救命大恩。慌得徵明答拜不迭。口稱小生也得謝謝小姐的救命大恩。彼此拜罷起身。壽姑道。文先生肯援救我爹爹出獄。理該拜謝。但是壽姑不曾有恩於文先生。怎說也要拜謝呢。徵明道。若不是小

姐開那畫箱。小生不是悶死。也當餓死。壽姑陡然想到方才的事。自思我好糊塗。忙着要問他怎樣援救老父。卻不會問他爲什麼躲入畫箱。忙道。文先生。你的來蹤。端的十分奇怪。這是我們珍藏書畫的箱子。一向寄頓在杜翰林府上。方才遣役扛回。怎麼不見書畫。卻有先生在內。這事令人揣度不出。請先生坐了。細道其詳。文徵明便在房中坐定。壽姑也在一旁坐下。徵明道。旣蒙小姐垂詢。怎敢隱匿。只可教小姐一人知曉。萬不能告訴他人。輾轉傳布。只爲傳布以後。非但壞了杜二小姐的名譽。連小生也是品格掃地。方才說的王老相國。一向器重小生。爲着小生的品學都沒有缺。要是知道小生有了這般行爲。便不免要和小姐疎遠了。小生怎好上門央懇他替尊大人設法營救。壽姑道。先生放心。無論怎麼樣。我決不向他人講的。徵明道。小生把這事始末。傾箱倒篋的。一一奉告。還得懇求小姐一樁事。壽姑道。什麼事。倒要請教。徵明道。請恕冒昧。動問小姐。可曾許字過人家。壽姑紅着臉搖頭示意。徵明道。小生援救尊大人。

是受了小姐一點孝心所感動的緣故。但是小生也有一點孝心。不知可能感動小姐的一寸芳心。壽姑聽了。好生納悶。不知徵明要道出甚麼話來。倒被這句話怔住了。徵明道。小姐不須驚疑。且待小生把始末情由告訴了小姐以後。再求小姐金允。當下不慌不忙。便從初次說親講起。如何先人遺訓。一娶兩婦。如何杜老不允。親事作罷。如何枝山設計。冒作家僮。如何忽來貴賓。踉蹌避面。如何中途遇雨。連遭傾跌。如何再試錦囊。登堂祝壽。如何天台有路。暫作劉郎。如何面託終身。金印相贈。如何爲避女賓。藏身箱內。如何巧值索箱。物歸原主。他背述這過去歷來。原原本本。一字無遺。壽姑聽罷。猛然想到自己房裏。怎能有這書生。並坐閑談。不覺面上烘烘的熱。輕輕的說道。先生。我們也犯了瓜田李下之嫌。這是壽姑的臥室。一向沒有男賓闖入。方才事起倉卒。我也亂了主意。只爲心無二用。忙着要請問先生怎樣援救生父。又忙着要聽先生躲入箱中的緣由。不曾顧慮到我們都是年輕男女。怎好坐在房裏談話。先生。我們到

客堂中去坐坐罷。徵明道：「小姐香闈，怎敢亂闖。但是被那杜夫們扛入裏面，小生也做不得主。我們既已坐談了多時，何爭一刻。方才小生說的小姐一點孝心，可以感動小生，但不知小生一點孝心，可曾感動了小姐。」壽姑道：「我不明白先生的用意，不敢貿然回答。」徵明道：「小姐和小生，要是只在客堂中相見，小生萬不敢提起這句話來。如今小姐和小生都已犯着瓜田李下之嫌，而且鬼使神差，不由自己作主。其間定非偶然。小姐既未許人，小生又守着先人遺囑，一娶兩婦，分承宗祧。現在杜小姐的終身面許了，小姐的終身可能看着小生一點孝心上面，便在此時一言爲定……」李壽姑待字闈中，未得快婿。今天遇見了文解元，年少風流，是一位江南著名才子，得婿如此，當有何求。當然表示着願意。不過今天充滿着救父出獄的心，談不到兒女私情上面，但又不捨得錯過這好機會。他想：杜月芳是一位翰苑千金，尙且面訂婚約，何況我是區區典史之女，又仰仗着文解元做救星，更無拒絕他請求的道理。今日裏鬼使神差。

會得和文解元在房中談話。即使人家不知道。卻瞞不過自己的良心。我的終身不許給文解元。許給誰呢。他沈吟了半晌。便道。文先生的一點孝心。可以感動杜二小姐。豈有不能感動壽姑。只要救得家父出獄。粉身碎骨。都情願的。先生的話當然遵命。但不知援救家父。可有幾分把握。徵明道。足有十分。小生還問小姐。待到尊大人出獄以後。小生央託老祝爲媒。上門說合。可有幾分把握。壽姑含羞說道。也有十分。徵明道。小姐這是要一言爲定的啊。壽姑道。一言爲定。更無游移。徵明便卽起立。向壽姑深深一揖道。小姐。事不宜遲。卑人就此告別。趕把岳父大人援救出獄以後。再由枝山登門撮合親事。壽姑聽他老實不客氣的自稱卑人。又把他父親喚做岳父大人。益發羞慚滿面。只覓不到一個相當的稱呼。喚他文先生呢。似乎太疎遠了。喚他文郎呢。又一時難以出口。正在躊躇不決的當兒。又聽得外面一片叩門聲。壽姑着驚道。敢是老媽子回來了。沒有這般快啊。又向徵明說道。對不起。請你走了後門罷。被他撞見了。老年

人喜管閑事。須不是耍。徵明道。小姐先去問一聲。是不是老媽子。再作計較。：那時壽姑在前。徵明在後。從裏進走到外進。未曾開門。壽姑先問門外是誰。卻聽得門外有個中年男子的聲音。答道。李小姐是我。只爲聽得尊大人無辜。被逮。特來探問情由。壽姑聽得聲音很熟。卻一時想不起是誰。文徵明躲在小姐後面。早聽出了來人口音。連忙退後幾步。向壽姑招招手兒。壽姑迎上。便問怎的。徵明輕輕的說道。來人便是祝枝山。你只開他進來。請他在堂上坐。我躲在遮堂門後。細聽則個。他是我的好友。便被他撞見了。也不妨。何況正要央求他做月老呢。說畢。便藏身在遮堂門後。枝山又敲着門道。李小姐。怎麼還沒有開門。可知道立客難當。壽姑道。門外可是祝大伯麼。枝山道。豈敢。豈敢。壽姑便開放門戶。請枝山入內。重又門上了門。在客堂中各各坐定。壽姑道。祝大伯到來。茶都沒有一盞。請你原諒。只爲家父橫遭冤抑。老家人李祥遣發出門。請松江尤參政前來營救。老媽子又探監去了。只有姪女一人在家中看守門戶。以

致茶點不周。十分慢客。枝山笑了一笑。把那六指頭的手。模着自己耳朵道。不濟事。不濟事。壽姑驚問道。什麼不濟事。敢是家父凶多吉少。枝山笑道。尊大人的事。容易昭雪。畢竟蘇州人自有公評。徐按院不能一手遮天。抹煞公論。我說的不濟事。是我耳朵不濟事。方才在門外。彷彿聽得裏面有竊竊私語的聲音。怎麼進門以後。只有小姐一人。壽姑是一位素不識謊的女郎。聽得枝山這般說。羞的垂了粉頸。待要掩飾。一時却無話掩飾。枝山大笑道。小姐切莫誤會。我祝某並非不信小姐的話。小姐說。府上只有一個人。決計只有一個人。小姐的金口。千真萬確。只是祝某的賤耳朵有些靠不住罷了。說時。又拍着自己的耳朵道。耳朵耳朵。你又要謊報軍情。我把你插着耳箭。遊街示衆……壽姑聽了這含讖帶諷的話。只好付之一笑。便問祝大伯大駕光臨。可有什麼援救家父的方法。枝山道。我和尊大人本是多年老友。尊大人受了冤枉。我祝某理當相助一臂之力。但是有言在先。你既把我當做父執看待。又須和我商議援救的。

方法。我問你的話。你須老老實實的回答。我祝某是個忠厚長者。你休大掉槍花。遮堂門後的文徵明。聽得忠厚長者四個字。幾乎笑將出來……壽姑道。姪女怎敢說謊。偷蒙下問。自當掬誠相告。枝山道。府上遣發夫役。向杜翰林那邊扛回一具畫箱。可是有的麼。壽姑道。有的。枝山道。扛夫扛着畫箱。扛的滿頭是汗。足見裏面分量很重。這是有的麼。壽姑道。有的。枝山道。畫箱上鎖着大號銅鎖。箱子是紅的。只爲年代久了。硃紅漆有些斑斑駁駁。這是有的麼。壽姑道。有的。枝山點頭道。果然沒有說謊。對的都是實策。第一道策問已畢。又是第二道策問來了。畫箱取回以後。放在那裏。壽姑道。只爲是重要東西。吩咐扛夫扛入姪女房裏。枝山拍着腿笑道。扛入小姐房中。再好也沒有。箱子裏藏着寶貝。不放在小姐房裏。放在那裏。門後的文徵明。皺了皺眉。暗道。狗嘴不出象牙。老祝可惡。老祝可惡……枝山道。小姐取回畫箱。可是要把畫箱裏的東西獻與徐按院。壽姑道。姪女的意思便是這般。可惜家父執拗。情願受罪。不願獻畫。枝山

道。尊大人脫罪出獄。易如反掌。本不要獻什麼畫。壽姑喜道。祝大伯素號智囊。請問有何妙計。枝山笑道。智囊智囊。早已乾癟了。壽姑道。這話怎講。枝山道。不瞞小姐說。我今天多飲了幾杯酒。到了府上。茶無一點。我的智囊豈不要乾癟了麼。壽姑道。姪女早已告稟在先。茶無一盞。簡慢了貴賓。祝大伯既覺口渴。待姪女去煎茶可好。枝山道。何用小姐玉手煎茶。只須遣人到外面去泡一壺便好了。壽姑道。大伯又來了。姪女也告稟在先。這裏止有姪女一人。枝山拍着自己頭腦道。我真健忘了。小姐不會說謊。這裏只有小姐一人。看守門戶。壽姑道。只有姪女一人看守門戶。枝山道。可憐可憐。除卻小姐以外。看門的狗都沒有一隻麼。壽姑道。是的。徵明暗暗的咬牙道。老祝老祝。太無禮了。你竟把我當做狗麼……枝山道。既這麼說。不用喝茶了。免得耽延了寶貴時刻。我還要到杜府去叨擾夜宴。壽姑道。恰才祝大伯不用獻畫。家父便可脫罪出獄。請問有何妙策。枝山道。方法是有的。不過我問一句。你答一句。須得爽快。快快。不用吞

吞吐。壽姑道：「姪女怎敢。他嘴裏這般說，心頭思量。祝阿鬚子是詭計多端的人。聽他的口風，好像已瞧出了我們的破綻。他問我的話，須得想了想才好回答。沒的被他捉住了訛頭，抵賴不得。」枝山道：「你這畫箱已開過了麼？」壽姑本待說沒有開過，轉念一想，偷說沒有開過。他不會相信的。老實說了罷。便道：「開過的了。」枝山又道：「畫箱裏的書畫般般都全麼？」壽姑本待說般般都全，轉念一想，偷說般般都全。他一定要取出幾件給他看。老實說了罷。便道：「誰知裏面空無所有，只爲匆忙的當兒，扛來的卻是一具空箱。」枝山拍着十二個指道：「小姐，你竟把我祝大伯當做三歲小孩一般。我方才不是問你的麼？這畫箱可是分量很重，扛的扛夫們滿頭是汗。你說是的。現在又說裏面空無所有，試問一隻空箱，怎會壓的杭育杭育的扛夫們滿頭是汗？」壽姑被他一詰，窘的了不得，便道：「這個枝山道：「這個什麼？」壽姑道：「那個枝山道：「那個什麼？」徵明暗暗的罵道：「洞裏赤練蛇，你可要逼死我的未婚妻……壽姑這個那個的一會子。」

好容易說出幾句敷衍話來。他說：祝大伯有所不知。姪女滿攪是裝的一箱書畫。誰料裝的不是書畫。枝山道：不是書畫，裝的是什麼？是一頭牛麼？是一條狗麼？是一隻豬麼？徵明咬了咬牙齒道：老祝專討嘴上便宜。總有一日失了風。看你嘴响不得……又聽得壽姑枝梧其詞的說道：祝大伯，誰料畫箱裝着的，只是一箱亂磚頭。枝山道：亂磚頭呢？壽姑道：依舊在這空箱中。枝山假意兒發怒道：杜頌堯官居翰林，卻是這般昧良。人家寄頓在他家裏的一箱書畫，他竟偷換了這許多亂磚頭。小姐，你不要失望。快去檢出幾塊亂磚頭，交給我祝大伯。待我當面去詰問他。趁着賀客盈堂，看他可有顏面對人。唉，杜頌堯，杜頌堯，你大荒謬了。只聽得狸貓換太子，沒聽得亂磚頭換軸子。壽姑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且待老父出獄以後，再作計較。枝山道：不去詰問他也好。只是請小姐把箱中的亂磚頭給我看。要是不然，我只要疑及小姐，把我祝大伯當做三歲孩子看待。枝山愈逼愈緊，直把這位李壽姑小姐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徵

明心裏老大不忍。便從遮堂門後闖將出來道。老祝。人家和你商量正事。你不該拋卻本題。專和人家開玩笑。枝山大笑道。奇怪奇怪。亂磚頭開起口來了。這時候。羞得這位李壽姑小姐把香羅帕兒遮住了粉臉。半晌做聲不得。徵明道。小姐不須懷慚。老祝是我們自家人。況且又要仰仗他做媒。枝山笑道。一箭雙鵰。你的本領卻不亞於唐子畏啊。徵明道。老祝我真佩服你。怎麼料事如神。知道箱中藏着的是我文徵明呢。枝山道。你且坐了。待我慢慢兒講給你聽。我和你本有預約。你見過了杜二小姐。訂定終身以後。便須從月洞門原路出來。仍到壽堂。陪着我聽戲。你是去了良久。不見出來。我倒有些耽着心事。只爲這是我第二條錦囊妙計。你若失敗。我的面子上也不好看。暗令祝僮到花園中四下尋覓。沒有見你。只見有三五位閨眷都到園裏來穿假山走竹林。隱隱聽得有兩位女郎說起。要進月洞門去看看月芳姊妹。又隔了一會子。進來兩名。攏着扛棒的扛夫。直進花園中去。祝僮私問園丁老王。扛夫進園做什麼。老王

告訴他這是李小姐喚他們來扛回畫箱的。只爲李典史被逮入獄。非得孝敬上司幾幅名人書畫。不能解救災殃。祝僮把探得的情形。悄悄告我知曉。我益發替你着急。也到園中來探聽消息。那時恰值扛夫扛着畫箱出來。似乎很沈重的。扛夫又喃喃的說道。宛比扛着棺材。他們無意中說這一句話。卻觸動了我的心機。畫箱這般沈重。敢是裏面躲藏着文徵明不成。我便追將出來。恰遇着扛夫們氣喘吁吁把畫箱放在路旁。坐在橋欄上休息。我便有意無意的說幾句打趣話……才說到這裏。又聽得外面扣門聲響。壽姑忙問道。是誰。卻聽得有個少年男子聲音道。是我。文徵明又覺得慌張起來。待要躲避。卻尋不到藏身的所在。正是

未免有情賓入幕。不知底事客敲門。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文徵明既向杜月芳乞婚。又向李壽姑乞婚。依樣葫蘆。容易犯複。

而本回所述面訂終身。竟無一筆與前回相複。因難見巧。庶幾近之。

王守溪器重衡山。全爲此處張本。

祝枝山雖係鬚子。卻斌媚煞人。此回盤詰壽姑。如剝繭。如抽蕉。直至詞窮理屈。衡山遂不得不出而露面。此老胸中大有經綸。越是可惡處。越是斌媚煞人。

枝山喜在嘴上討便宜。一見於第一回丹桂軒行令。陸昭容云。總有一天惱動了我。拉去他的狗鬚。再見於本回盤詰壽姑箱中物。是牛是狗是豬。文徵明云。總有一日失了風。看你嘴響不得。此等處。看似閑文。實則已爲陸昭容上門打祝鬚張本。喜討嘴上便宜者。固有不便宜之日也。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二十回 祝枝山設計換空箱 徐鳴臯奉命求唐畫

枝山大笑道。衡山。你敢是嚇偏了心。聽得人聲。便想躲避。這隻畫箱現還空着。你去躲一躲。也不妨。外面叩門的已聽出了祝枝山的聲音。便道。大爺。你還在裏面麼。枝山喊道。祝僮。你不用來候我。你依舊到杜府去看戲便了。待到夜間。我自來赴宴。徵明道。原來是祝僮。我倒吃了一嚇。枝山道。這有什麼驚嚇呢。你現在坐在人家客堂裏。便有人來。你只大模大樣的坐着便是了。不比方才。外面又喚道。大爺。家奴有言面稟。枝山道。惹厭。你只進來便是了。祝僮道。門兒門上。家奴沒法進來。壽姑聽着。便要去開門。枝山道。小文。你該替小姐當當差了。人家腳小伶仃。……徵明便道。小姐不用去開。卑人去開。這卑人兩個字。羞得小姐抬頭不起。便退到遮堂門後。暫躲片刻。徵明拔去門門。放進祝僮。祝

僮道。原來文二爺也在這裏。方才累我尋了好一會子。徵明微笑不答。祝僮接了門門。把門門上了。笑說道。這是李老爺府上。我跟着大爺也來過好幾回。枝山坐在客堂上高喚道。祝僮。你有什麼話。却來尋我。祝僮道。大爺聽稟。今天桃花塢唐大爺的家僮唐壽。又尋到我們家裏。要請大爺訪問他的主人。大娘娘回覆他道。大爺不在家。到城隍廟前杜府吃壽酒去了。他又尋到杜府來。尋不見大爺。尋見了我。再三央托我。見了大爺。要請大爺早日尋到他的主人。只爲唐家大娘娘說。官人的蹤跡。祝家伯伯一定知道的。枝山道。放屁。活見他的鬼來。他自己沒法羈縻他的丈夫。却來找我。這絕不相干的。祝允明。他的丈夫還是左手交給我的。還是右手交給我的。祝僮道。我也向唐壽兄弟這般說。他說。除非祝大爺當面去見大娘娘。講明這個道理。要不然。大娘娘總算我唐壽貪懶。回去又得捱受板子。他又愁眉淚眼的向我說道。他和唐興兩個。捱受了好幾頓板子。再不找出主人。這兩條腿要打折了。他走路一蹺一拐。不由我見了。

動憐。我便勸他先行回去。人家做壽。這般愁眉淚眼是不行的。你的話。我見了主人替你代達便是了。枝山道。算了罷。我們還有正事商議。你去便是了。祝僮道。還有一樁事。須得告稟主人。枝山道。有話快道。休得初一說一句。月半說一句。祝僮道。大爺去後。忽的杜升來尋大爺和文二爺。我道。大爺和文二爺都到外面散步去了。杜升道。爲着主人的親家華太師。今天也來祝壽。席散以後。要和兩位談談書畫。我道。待我到外面去找找這兩位。要是找得見。便請他們回到這裏來可好。杜升道。華太師不日便要回東亭鎮的。祝僮兄弟。你無論怎麼樣。總得找到祝大爺和文二爺。我爲着大爺臨去時祕密告訴我的。說要到因果巷李老爺家中去走一遭。因此我到這裏來的。枝山道。你去回復他。說我稍緩便來。又回頭向徵明說道。亂磚頭。你去不去呢。祝僮聽了一呆。怎麼文二爺變做了亂磚頭呢。同時遮堂門後的壽姑小姐。暗暗喚了一個啐字。徵明道。祝僮。你說我醉了。在家裏睡。不及來見老太師。過一天到東亭鎮。定到相府來請。

安祝僮答應而去。又是文徵明去關閉門戶。重又回到客堂。那時壽姑已出來。依舊分賓主坐定。徵明忽道：「不好不好。待我去追上祝僮……說罷，匆匆開着門，自去追趕祝僮。隔了一會子，方才回來，閉上了門。重歸舊座。枝山問他道：「你去追祝僮爲些什麼？」徵明道：「險些兒誤了大事。一個人真個說謊不得。我素性不喜說謊。方才托貴管家替我說謊，推說醉了回家去睡了。這兩句話大有毛病。少頃便要拆穿西洋鏡。」枝山道：「什麼毛病？」徵明道：「方才已面許小姐，一面把子畏繪的洛神圖呈獻巡按御史，遂其慾望。一面我去拜謁王守溪老相國，託他在巡按御史面前說一句話。枝山道：「王老相國一言重于九鼎。他說一句話。巡按怎敢違拗？」徵明道：「可不是呢。我準備立即回家，先把珍藏唐畫，遣家奴送呈小姐，以便今天就可以送入巡按衙門。王老相國日間在杜府吃壽酒，席散他即回去。我此刻便要去訪他，營救之法，愈早愈妙。但是華太師暫住在王老相國府上。我恰才推托酒醉，要是在王老相國府上撞見了華鴻山，便見得我

是說謊。要是過了今天才去央求王老相國。已延遲了一宵。獄中人便多吃一宵的苦楚。爲這分上。我方才追上了祝僮。教他向杜升說。文二爺爲着要事。不能來赴夜宴。華太師那邊。緩日到東亭鎮。自當上門請安。似這般的說法。便是在王老相國府中撞見了華鴻山。也沒妨礙。壽姑聽了很是感激。便道。文先生雲天高誼。永永不忘。徵明笑道。小姐。你也不妨喚我一聲文郎。我們都是自家人了。岳父大人的冤獄。做女婿的。不去營救。誰去營救呢。這「雲天高誼」四個字。是用不着的。枝山笑道。你們什麼時候訂的婚姻。岳父大人叫得怪響。徵明道。自從你傳授了我的錦囊妙計。在先。只希望和月芳小姐訂定婚姻。誰料天緣湊巧。履險如夷。不但月芳小姐把終身相託。便是壽姑小姐也把因緣面許。真叫做喜中有喜。緣外得緣。其中許多情節。說來話長。待我一一講給你聽。……文徵明口中說來話長。編書的筆下。寫來話短。上文已經交代的。話。何必復述一徧。濫充篇幅。隔了一會子。文徵明早已原原本本。把兩番面許婚姻的

經過述了一徧。枝山大笑道。該是老祝的媒運亨通。這筆雙料柯儀。至少須得紋銀一千兩。小文你捨得麼。徵明道。只須婚姻成就。一切都可從命。枝山道。老杜今天開懷歡飲。很有些醉意。不便提起這件事。待到來日宿醉已醒。我去見他。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包管這老頭兒不再拒絕。也得索他柯儀一千兩。才能遂我心願。壽姑道。請教祝大伯。方才扛回的畫箱。只有空箱。沒有書畫。我們還是向杜翰林聲明一句。還是把空箱送回杜府。枝山道。小姐不用忙。到了來日。杜翰林得悉書畫都在月芳畫室裏面。自會遣人到來。說他一時錯誤。但把空箱交還。沒有裝入書畫。定要小姐把空箱交出。以便裝入書畫原璧。歸趙。壽姑道。這倒不錯。只爲箱蓋裏層黏着一紙藏書藏畫的名單。杜翰林交還我書畫。一定要把原箱取出以後。才好按着名單。原璧歸趙。請教祝大伯。他們要畫箱。可要把空箱交出。枝山道。小姐府上可有第二具畫箱。和這具差不多的。壽姑道。另有一具。只裝些尋常書畫。都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枝山道。那便用得着我的

第三條錦囊妙計了。明天杜升來取畫箱。切莫把原箱支付。不妨另換一具空箱。也把原鎖鎖着。挂着一個鑰匙。箱蓋的裏層請小姐寫一紙四言韻文。黏在上面。韻文中的意思。便是說取回書畫。預備救父。開出箱來。有人而無書畫。閨房之中。素別嫌疑。今忽來一箱中少年。瓜田李下有口難分。幸而文生彬彬有禮。自陳入箱原由。乃知箱中少年。即係翰苑嬌客。此事一經喧傳。杜李兩姓同受不白之冤。据文生言。令愛終身。已經面託。因申娥皇女英同事一夫之請。壽姑答稱。但使文生救父出險。情願躬執箕帚。報此大恩。文生慨然允諾。即日便往營救。現在老父業已脫險。婚姻已有成約。原箱留存。以作訂婚紀念云云。壽姑聽了。很有些躊躇態度。便道。祝大伯。可否代撰一稿。姪女才疎學淺。寫出來恐怕惹人譏笑。枝山笑道。你的文才我是知道的。去年和尊公飲酒。尊公會把你的韻文給我看。却做得一往清利。似這般的筆墨。便夠了。不必過求高深。要是我給你捉刀。杜頌堯的目力何等厲害。便要說我老祝在裏面舞弄筆墨了。

時候不早了。我要去赴宴。小文也該早早回家。把這洛神圖遣人送來。以便小姐好去送呈巡按御史。你又要趕緊去訪王老相國。把令岳父謹慎當差並無過失的原由。向老人家申說一遍。也不須王少傅親訪巡按。只須幾句輕描淡寫的八行書。夠使令岳父即日出獄了……於是祝文二人離座告辭。壽姑爲着急於救父。不敢強留。便親送到門前。恰值老媽子二度探監回來。文祝二人去後。老媽子跟着小姐入內。說這番入監苦勸老爺。他才有些活動了。他說話畫是他的性命。小姐也是他的性命。書畫送去幾幅。還可設法補償。小姐倘有差池。人死不可復活。他盤算了多時。只許小姐揀一幅起碼的唐畫。送往巡按衙門。壽姑道。現在已有了救星。便是方才出去的兩位。老媽子道。一位禰大爺。一位是誰。壽姑道。便是赫赫有名的文二爺。文解元。老媽子道。他們可是一起來的。壽姑道。文二爺先來。祝大爺後來。老媽子道。文二爺是初次到來。小姐和他不相識啊。誰去開他進來的。壽姑不好說是畫箱中扛進來的。只得托辭

道我聽了陌生口音。本不敢開門應客。後來祝大爺也到了。祝大爺說他便是文徵明。爲着營救李老先生而來。我才請他入內。在客堂中商量正事……這句話是壽姑多交代的。商量正事當然在客堂中的。斷無在房間中和少年男子商量正事之理。但是小姐爲着要避免方才在房中談話的嫌疑。所以鄭重其事。說一句在客堂中商量正事。可惜老媽子媽媽虎虎。容易瞞過。要是稍具有偵探頭腦。在這一句話中大有研究的價值了。沒多一會子。文貴奉着主人之命。送來一幅洛神圖畫軸。便是唐文合作的精品。壽姑打開看時。伯虎繪的洛神圖。繪的飄飄欲仙。衡山寫的洛神賦。寫的筆筆秀媚。便重酬了文貴。教他回覆主人。多多道謝。文貴道。我們二爺說的最好。小姐親上轅門。呈繳了畫軸。以便李老爺可以早日出罪……駐紮蘇州的巡按御史徐鳴臯。本是寧王宸濠的親戚。唐伯虎裝癡作顛。出了寧王府。寧王依舊不能忘情於他。密囑徐鳴臯。隨時偵察唐寅行止。并且注意唐寅的筆墨。倘有畫苑精品。須得設法搜羅。

送往寧王府中，以供賞玩。八月十二日，唐寅出遊失蹤，非但蘇城士女當做奇聞，便是這位徐御史徐鳴臯，也當做了一種很重要的公事。立時備了八百里加緊文書，不分晝夜，呈報江西寧王殿下知曉。寧王得了呈文，便降下一道王爺令旨，八百里加緊驛遞，仰巡按御史徐鳴臯當堂收拆，內開唐寅既已失蹤，生死未卜，所有唐畫物，以希而見珍。仰該御史趕緊物色唐寅得意之筆，在精不在多。限十日內，遴派專員，賚送本邸，毋違切切特諭。徐鳴臯身任全省巡按御史，要搜羅幾件唐畫，壓力之下，何求不得？但是寧王指定在精不在多，所有尋常唐畫，料難塞責。其他精品，大都收藏在很有勢力的人家，萬難巧取豪奪。爲這分上，徐鳴臯很爲焦急。十天限期易滿，六如精品難求。寧王殿下知道了，衝冠一怒，自己的烏紗也保不牢。也是李典史李一桂該有一天牢獄之災。他珍藏的六如精品，向來秘不告人，偏偏這一天多飲了幾杯酒，在劉縣丞面前誇下大口，說自己搜羅的唐畫，沒有一幅不是六如得意之筆。劉縣丞官職雖

小手段却佳。巡按衙門中的司閹。他曾拜爲義父。所有憲轅消息。無論大小。他都知道。只爲這種種消息。都是他的義父講給他聽的。他知道徐巡按覓不到六如精品。這幾天憲躬不快。很耽着許多心事。如今李典史家中富有六如精品。他視爲獻媚的良機。便上轅去報告。徐巡按聽說大喜。量這小小典史。決不敢違背上司的命令。過了一天。便傳李一桂入轅。徐巡按獎勉了幾句。便把王爺令旨給他觀看。又說。知道你富有六如精品。特向你乞取一兩種。送往寧王殿下那邊。以供欣賞。嚇得李一桂竭力否認。說一介末秩。怎會收藏唐畫精品。純係謠傳。並非事實。徐巡按又傳劉縣丞面質。李一桂才知劉縣丞賣友報密。便憤憤的指着劉縣丞罵道。我只道你是個良友。和你杯酒言歡。誰料你狗彘不食。賣友求榮。我李一桂官可丟。頭可斷……說到這裏。已惱動了徐御史。拍案喝道。你是多大的官兒。擅敢出言不遜。擾亂堂規。左右們。把這不肖典史趕出去。衙役們一聲吆喝。把李一桂推推搡搡。逐出轅門。過了一天。蘇州府知府

奉着按院嚴札。說有人告發。李一桂監督挑濬吳淞江工程。弊竇發生。怨聲載道。着蘇州府知府飭縣拿捉李一桂到案。聽候本按院示期親審。以儆官邪。而慰民望。札到卽行。毋使漏網。切切特札。知府奉了按院嚴札。怎敢遲延。立卽札飭吳縣知縣。便在八月二十四日早晨。把李一桂捉拿到案。這便是李一桂被禍的緣起。徐御史和李一桂無怨無仇。不過借這壓力。壓出他的家藏名畫。只須獻出唐畫。便可從輕發落。要是李一桂不識相。口含天憲的徐御史。要害死一個芝麻菜豆般的官兒。真個易如反掌。徐御史爲這分上。傳諭司閹。倘有李一桂的家屬。詣轅呈獻畫軸。須得立時通報。毋許留難。待到上燈時分。徐御史坐在書院中。專候可有李姓獻畫消息。却是消息杳然。他想。瞧不出這微官末秩。倒有這般堅執性子。官可丟。頭可斷。畫不可獻。但是寧王令旨。志在必得。李典史可以違拘本按院。本按院却不可以違拘寧王殿下。想到這裏。胸頭異常納悶。忽的外面傳入一封書信。說是王整王老相國遣人下書。專候覆音。他爲

着是老師的書信。鄭重展讀。只是寥寥數語。說李典史罪狀未明。官聲尙好。似宜立予省釋。幸勿累及無辜。如慮釋放以後。避匿無蹤。則文解元徵明情願担保。隨傳隨到。決不他往。倘有疏虞。惟保人是問。另附文徵明解元保狀一紙。云云。徐御史讀罷來書。暗想多大的典史。却是神通廣大。他竟請出這般的大紗帽來說情。王老相國是我的會試座師。他有信來。我怎好拒絕。但是李一桂省釋以後。益發沒有呈獻唐畫的希望。寧王殿下那邊怎樣去消差呢。徐御史正在躊躇的當兒。外面又傳入畫軸一件。說是李一桂的女兒壽姑親上轅門。呈獻唐寅畫品。徐御史大喜。打開畫軸看時。果然是六如精品。還加着衡山的法書。二美畢具。尤其難能可貴。他想自己的心願已遂。不妨在老師分上賣個情面。把李一桂當夜釋放了。總算我從善如流。不違師命。他想定了主意。便即傳請師爺寫書答覆王老相國。一切遵命辦理。李典史一桂卽夜便可省釋。他又吩咐麾下旂牌官傳諭李典史女兒壽姑。叫他放心歸家。他的老子當夜便可

脫罪。他又傳喚蘇州府知府到院。面諭一番。略說李典史一桂罪狀未明。官聲尙好。迅卽飭縣釋放。幸勿累及無辜。知府諾諾連聲。領諭出院。回到本衙。又照樣的傳喚吳縣知縣到衙。又照樣的面諭一番。知縣照樣諾諾連聲。領諭出衙。回倒自己衙門。立傳獄吏。把李一桂當夜釋放出獄。待到歸家。已是半夜時分。李壽姑和老媽子倚燈守候。聽得叩門聲。便把李一桂捧寶似的。捧到裏面。父女相逢。悲喜交集。李一桂開口第一句。便問送的什麼唐畫入院。壽姑答稱。並不曾呈獻唐畫。況且一切書畫都在杜翰林府上。尙沒取回。李一桂道。你休騙我。徐按院不收到唐畫精品。怎肯放我出獄。壽姑道。這都是文徵明解元慷慨好義。出力營救。唐畫是他替我們呈獻的。又請求王守溪少傅寫了一封書。才能夠卽夜出獄。李一桂好生奇怪。自己 and 文衡山並無交情。他竟這般出力營救。端的出人意外。待到老媽子歸寢以後。父女倆燈前細話。壽姑才把日間的經過。一一告稟他老子知曉。李一桂方才恍然大悟。他想自己女兒嫁了文解

元。這般佳婿。有什麼不滿意。雖然一娶兩娘。好在不分嫡庶。况且杜翰林的女兒。素有賢名。二女相處。斷然沒有什麼齟齬的。所以他得了壽姑的報告。連連點頭。表示許可。壽姑又報告祝枝山的第三條錦囊妙計。叫我做一篇四言韻文。黏在畫箱上面。這一篇韻文女兒已做就了。請爹爹過目。李一桂讀了一遍。連連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壽姑不免怔了一怔。正是

宰相一言離黑獄。因緣三字換空箱。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寅失蹤後。陸昭容拷奴尋夫。均在他人口中帶敘。一見於月芳之夜話。二見於祝僮之報告。雖未正寫。而字裏行間。隱隱有一英雄在。

偏是不說謊人。偏是教他說謊。如李壽姑之對付祝枝山。與老媽子是也。箱中藏亂磚。被祝枝山捉住訛頭。客堂中商量正事。卻不曾被老媽子聽出毛病來。李壽姑之謊話。對付老媽子則有餘。對付祝枝山則不足。

補寫徐按院事。妙在與第一回呼應。並非另起爐灶。第一回云。「蘇州按院是寧王親戚。奉着密諭。察看吳門才子唐伯虎。」有此二十餘回前之伏筆。故本回寫唐寅失蹤後。徐按院以八百里加緊文書。報告寧王爲題中應有之義。不得以突兀目之。

李一桂出獄回家。開口第一句便問唐畫。寫一畫迷。亦復如畫。

四傑傳 第二十一回上

這刪存的三章
可否全給我註



四傑傳 第二十一回下 不速而來操兩番月斧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二十一回 有詩爲證詠四字風懷 不速而來操兩番月斧

李典史見了壽姑所撰的四言韻文。連說使不得。使不得。我和杜頌老。是道義之交。你把杜月芳私訂終身的事。也做在韻文裏面。不免令人難堪。壽姑道。這是祝大伯定下的錦囊妙計。倘不依着他做。只怕親事上便有妨礙。李典史道。那麼你把文徵明和杜月芳會面的事。一字不提。只從開啓畫箱。遇見文徵明說起。好教杜頌老看了。不至十分難堪。壽姑從了父命。他的韻文。本有五章。現在刪去了二章。祇有三章。另行謄清。黏在另一畫箱的裏層。預備明日給杜姓的來人取去。……到了來日。枝山來見李一桂。便道。老友飽受虛驚了。昨天的事。要沒有亂磚頭出力營救。怎會立時省釋。李一桂笑道。誰是亂磚頭。只知道救我出獄的是文徵明。文解元。枝山笑道。亂磚頭便是文解元。這是令愛替他

上的徽號。昨天我問令愛。畫箱中不裝書畫。裝的什麼。他說裝的亂磚頭……這時候壽姑也來見祝大伯。報告這四言韻文刪存三章。尚有兩章說的是杜月芳私訂終身。家父以爲礙着杜翰林面子。因此刪去了。枝山道。刪去了也不妨。這刪存三章。可否念給我聽。壽姑點了點頭。便琅琅的念道。

怪哉畫箱。奇哉畫箱。出彼繡闥。入我閨房。不見書畫。乃見文郎。吁嗟文郎。云何潛藏。

怪哉畫箱。奇哉畫箱。中有人兮。韞櫝而藏。納履瓜畔。整冠道旁。人言可畏。飛短流長。

怪哉畫箱。奇哉畫箱。中有一鳳。其鳴鏘鏘。雖則一鳳。宜配雙鳳。我聞在昔。女英娥皇。

祝枝山聽完這三章詩。稱賞不已。雖則寥寥數語。已把許多情節包括在內。真不愧有才女之筆。這真便宜了亂磚頭。壽姑見這阿鬍子又來打趣。低着頭自

向裏面去了。少頃。杜宅果然派人到來。口稱昨天主人壽誕。事情繁紛。以致交還畫箱。只交得一具空箱。今天特地遣人到府。把昨天的空箱帶回。以便裝入書畫。原壁歸趙。再者。主人聽得李老爺業已脫險回府。明天特備午餐。替李老爺壓驚。李一桂稱謝不已。便把更換的空箱。交給來人帶回。這時祝枝山坐在書房裏面。聽得來人已去。他便笑向李典史說道。第三條錦囊妙計。業已施行。我便登門說親去也。……且說杜月芳小姐得知文解元躲在畫箱裏面。被李典史家中派來的夫役扛去。月芳怎不着急。自思這醜名兒。總得傳播蘇城。荷葉包蟹。怎麼包得住呢。月芳嗚嗚哭泣。想不出什麼良法。柳兒闖下禍殃。害了小姐。良心上也說不過去。只得勸慰月芳道。小姐。你切莫悲傷。要是破露。昨天早已破露了。李宅住在因果巷。和這裏相離不遠。要是瞧破情由。便得打發人來。向我們理論。昨天扛去以後。風平浪靜。直到夜深。還沒有消息。据柳兒看來。文二爺早已安然回家。小姐何用着急。月芳道。文二爺鎖在箱中。怎會安然返

家。柳兒道。李宅取回畫箱。豈有不開之理。聽說李典史被誣入獄。只有李壽姑小姐一人在家。這具畫箱一定是小姐開的了。開箱以後。不免驚怪。但經文二爺說明原由。壽姑小姐見了這般俊秀人物。豈有不起憐才之意。便悄悄的放他回家。且把這件事瞞起了。所以外面毫無風聲。月芳搖頭道。只怕沒有這般便宜罷。再者。李宅急于取回畫箱。爲的是營救李典史出獄。把書畫權充賄賂。現在箱中空無所有。便救不成李典史了。無論如何。李壽姑總得遣人到來。聲明只有空箱並無書畫。爲什麼也是默默無言呢。柳兒道。其中道理。我柳兒也猜不出了。不過這件事若要破露。昨天便要破露。昨天不破露。便不會破露了。小姐何用着急。待到來朝再說。月芳道。到了來朝。可要告訴爹爹。知曉。柳兒道。你便正大光明的告訴老爺。你說。昨天匆忙。忘却把書畫歸入原箱。以致他們只扛着空箱回去。當時沒有覺察。直到臨睡時。偶入畫室。才見李宅寄頓的書畫。都在畫室裏面。當時便要告稟老爺。只爲老爺早已安寢。因此今天才來告

稟……主婢倆商議多時。方才歸寢。月芳爲着有事在心。黎明卽起。梳洗完畢。上樓去見父親。又見了姨娘。這時杜頌堯恰才起身。一見了女兒。便道。月兒。你昨天忙碌了。今天又起得這麼早。月芳道。爲着一樁要事。昨夜臨睡發覺。當時爹爹已入睡鄉。不敢上樓驚擾。今天起個清早。特來告稟。頌堯忙問何事。月芳便依着柳兒昨夜的計畫。照樣說了一遍。杜頌堯道。這倒不妨事。昨夜我從王少傅那邊得到個消息。徐按院已把李一桂釋放了。說据是文徵仲寫的保狀。徵仲和李一桂。不過泛泛之交。卻肯這般出力。真正難得啊。月芳聽了。如墮五里霧中。他想徵仲便是文解元的別號。文解元昨天鎖在箱中。怎會替李一桂寫保狀呢。便道。爹爹。這文徵仲和文解元。是一是二。頌堯笑道。徵明便是徵仲。徵仲便是衡山。他排行第二。所以喚做徵仲。月芳聽了。不敢再問。只說。畫室中的書畫。可要遣人送去。杜頌堯道。書畫離了畫箱。便沒個歸宿。况且畫箱內層黏着書畫的清單。少頃。我遣人到李宅索取空箱。以便裝入書畫。原壁歸趙。月

芳點頭稱是。杜頌堯道：「該是親家華太師有這眼福。他這番前來祝壽，順便還得賞鑒賞鑒李典史家藏的書畫。他昨天聽得這項書畫已由李宅取回，不覺連喚可惜。誰料他們只取得空箱回去，書畫仍在我家。好在李典史業已出險，他的書畫多留在這裏幾天，也沒妨礙我的意思。明天要預備着筵宴。一者替李典史壓驚，二者替華太師餞行。當面央懇李典史把書畫給華太師賞鑒了一番，再行取回。料想他一定允許的。」月芳點頭稱是，又說了一些閑話。方才告辭，下樓走過姊妹臥房，尙沒開門，便不敢驚動他。單是姨太太送月芳至樓頭。月芳說了一聲「姨娘留步」，便匆匆下樓而去。月芳回到自己房裏，悄悄的喚着柳兒，把方才的消息說了一遍。如何文二爺鎖在箱中，會得和李典史担保，猜不出是什麼道理。柳兒道：「小姐你放心罷。這件事永不會破露的了。」月芳道：「怎見得呢？」柳兒道：「昨天他們扛回畫箱，扛夫去後，壽姑小姐開箱見了文二爺，一時驚慌，便要聲張。文二爺高拱手低作揖，再三央求，切勿聲張。壽姑小姐道：若

要我不聲張。除非把我爹爹當夜救出。文二爺答應不迭。因此離了李宅。便去寫保狀。倒便宜了李典史。當夜釋放回家。月芳笑道。到了你口中。便說的這般活靈活現。你又不曾親眼看見。我只不信。柳兒道。現在不信。過後方知。小姐小姐。我把文二爺納入箱中。並沒有誤事咧……杜頌堯差去的夫役。把空箱扛了回來。頌堯吩咐扛往二小姐的書室中安放。接着僕役來報。護龍街祝大爺來了。頌堯便請到書室中分賓坐定。枝山連拱着手道。老先生恭喜恭喜。頌堯道。枝山取笑了。賤辰已過。喜從何來。枝山道。昨天恭喜。是恭喜你做壽。今天恭喜。是恭喜你得壻。頌堯道。二小女依舊待字閨中。雀屏妙選。至今猶虛。枝山笑道。今年春季說過的文解元。老先生究竟意下如何。頌堯道。擇壻如文徵仲。尚有何求。所不足者。須娶兩婦耳。枝山道。這是遵守先人遺訓。老先生理當成全其美。頌堯道。要是一妻一妾。名分不同。老夫尚可成全其美。如今兩房媳婦。一般看待。而且又是同日結婚。這便如何使得。枝山笑道。一夫兩婦。自古有之。只

須令愛情願。老先生何用固執。頌堯道。便是小女心中也不以此舉爲然。枝山斜着眼。賊態嘻嘻的說道。只怕不見得罷。頌堯沉着臉道。枝山錯了。知女莫若父。小女的意思。老夫豈有不知之理。枝山道。老先生。『開着天窗說亮話』。倘使令愛果真不以此舉爲然。晚生何必上門說合。上次已討了沒趣。『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只爲令愛的意思。完全和老先生相反。老先生說的知女莫若父。照祝某看來。却是不知女莫若父。祝某兩度登門說合。便是迎合令愛的意思。成就良好的姻緣。頌堯暗想祝枝山真奇怪。他和月芳難得見面。他怎會知道月芳的心思。完全是無稽之談。我不妨叫他取出證據。看他怎麼說。便道。枝山。你不能誤聽無稽之談。凡事總以證據爲重。這證據在那裏呢。枝山道。要是果有證據。可以證明令愛的心思。完全和你相反。請問老先生。這親事允許不允許呢。頌堯以爲枝山說罷了。斷然不會有什麼證據。何妨爽快快的向他說幾句話。便道。枝山。我向你說句爽快話。要是小女的心思。爲父的不知曉。

而你却知曉。且可以提出證據。證明小女的心思完全和我相反。那麼老夫立時可以應許這頭親事。枝山道。這事須得密談。請老先生屏退管家。祝某才好。把證據交出。頌堯便吩咐杜升迴避了。忙問證據在那裏。枝山不慌不忙。取出小小一紙印文。有月芳小印字樣。朱印爛然。篆文蒼勁。便道。這是令愛心許。徵明的證據。頌堯道。枝山又來了。這一紙印文。算什麼證據。小女是喜弄筆墨的。難保沒有闖中筆墨流傳於外。被人家剪下了。鈐印混充證據。唉。這可以算得證據麼。枝山笑道。要是尋常鈐印。怎好當做證據。這四字篆文。是令愛佩挂在胸的金章上印下的。令愛的畫品上面鈐的都是晶章牙章。從來沒有鈐過金章。實告老先生。這金章已和文解元的玉連環交換了。你若不信。何妨去問問令愛。只是有一句忠告之言。才子佳人。交換贈品。是古今常有的事。老先生不須惱怒。而且這件事。除卻我和衡山。外人都不知曉。老先生盤問令愛。也須秘密爲妙。晚生在這裏坐候。請你快去問他一聲。以便早日定婚。頌堯聽了。疑信

參半。便道：「既這麼說，我去問過小女，自見分曉。」當下別了枝山，便入內堂。問及月芳，說在畫室裏面。頌堯便到畫室中看女兒。他知道月芳素性穩重，和文徵明又不曾見過面。枝山說的交換贈品，料想決無其事，所以他毫不惱怒，笑嘻嘻的向着月芳討取金章一看。誰料月芳俯着粉頸，只不做聲。頌堯不覺詫異道：「難道金章換了玉連環麼？」月芳依舊一個不做聲。頌堯便喚柳兒向他盤詰問道：「你是跟隨小姐不離左右的，這幾天內，小姐可曾出遊？」柳兒道：「小姐常在園中，不曾出門。除却這一天陪着姑奶奶到網師園遊過一次，這是老爺知道的。」頌堯道：「小姐既沒有出門，怎會和文徵明相遇？」柳兒道：「提起文二爺，這樁事很奇怪。昨天午筵初散，小姐回房休息，吩咐柳兒到外面去沖茶。小姐自到畫室中去賞玩書畫。誰料揭開門帘，裏面坐着一位年少書生，向小姐深深作揖，自稱便是文徵明。頌堯道：「你往那裏去呢？」柳兒道：「到外面茶爐子上去沖茶。沖茶回來，才見小姐和文二爺在畫室中講話。頌堯怒道：「你倒賴得乾淨。小姐的

畫室。雖通花園。但是外面人走不進的。都是你這小賤人在那裏做牽頭。柳兒發覺道。老爺怎麼見怪柳兒。月洞門會得有人闖入。柳兒做夢也夢不到有這樁事。老爺不信。可問小姐。端的文二爺自己進來的。還是柳兒牽引進來的。頌堯道。月兒有話快說。做媒人的祝枝山在外面守着。我還得去給他回音。月芳舍羞道。這是他自己闖入的。與柳兒無干。柳兒道。老爺聽得麼。頌堯沉吟道。這倒奇了。我們的月洞門。外面人往往不知機關。怎會闖入。柳兒見老爺的面色已和。便道。柳兒有一句冒昧的話。未說以前。先請老爺恕罪。頌堯道。只須說得有理。誰來罪你。柳兒道。老爺說的文二爺闖入月洞門。是柳兒做的牽頭。這句話已經小姐證明。完全不確。據柳兒看來。做牽頭的。不是柳兒。却是老爺。柳兒做牽頭。沒有這回事。老爺做牽頭。倒有一個絕大的證據。頌堯聽着。面色都變了。但是有言在先。不好罪他。只問他證據何在。柳兒道。這一天。小姐陪着姑奶奶遊網師園。柳兒也跟着去。比及回來。看園的老王向我說。這天老爺引着祝

大爺穿假山。入竹林。還把月洞門開放的方法告訴了祝大爺。後來又把祝大爺引入裏面。老爺。你可知道祝枝山是詭計多端的。他又和文二爺要好。這番文二爺闖入月洞門。便是祝大爺做的牽頭。祝大爺會知道月洞門開放的方法。便是老爺做的牽頭。幸而文二爺是正人君子。不久便出。要是不然。怕不弄出笑話來……柳兒這幾句話。如并州剪。如哀家梨。可謂爽快無匹。杜翰林萬萬想不到自己翰苑之才。却被小丫頭折服了。氣都氣不出。只好笑着說道。錯怪了你們。都是我的不是。如今祝枝山在外面候着。月兒你既願意。我只好順着你的意了……這順着你的意五個字。一字宛比一滴甘露。灌入月芳心田中。頓使六瓣心花。一時怒放。頌堯返身出外。且走且思。祝枝山簡直詭計多端。那天強着我。要引他參觀女兒的畫室。原來是看腳地的。他的媒人做得太巴結了。論理呢。衡山這般人才。確是雀屏妙選。一娶兩婦。分承宗祧。道理上也說得過去。我所不滿意的。不在衡山而在枝山。我這番有言在先。婚姻是一

定要允許的。不過允便允了。要想出一個難題給他做。誰教他太可惡了。頌堯想定了主意。仍到書房中和枝山秘密談話。枝山道。老先生。祝某可是不說謊的。頌堯冷笑道。承情承情。你簡直是個忠厚長者。枝山道。忠厚長者四個字。只可移贈老先生。祝某望塵莫及。現在按下閑談。言歸正傳。這親事是老先生一口允許的了。頌堯道。一口允許的了。枝山道。一娶兩婦。同日結婚。是更無異議的了。頌堯道。這倒要講個明白。一娶兩婦則可。同日結婚則不可。枝山道。老先生既然滿口允許。如何可以翻悔。頌堯道。枝山錯矣。我應允的是一娶兩婦。不是同日結婚。凡事總有一個先來晚到。我們訂婚在先。便該先結婚。他家訂婚在後。便該後結婚。枝山道。要是同日訂婚。便怎麼樣。頌堯道。那有這般的巧事。枝山道。偏有這般的巧事。衡山在昨天和令愛面訂婚約。又在昨天和李一桂的千金壽姑小姐面訂婚約。頌堯搖頭道。這件事太不近情理了。李一桂昨天被逮入獄。他的女兒奔走呼號。怎有閑工夫和衡山面訂婚約。枝山道。這便是

令愛玉成其事。頌堯聽了茫然。便問道是什麼話。枝山道。昨天李姓遣着扛夫來扛取畫箱。可是有的。頌堯道。這是有的。昨天一時匆忙把空箱交他們扛去。直到今朝方才知曉。現在已把空箱索還了。枝山笑道。老先生。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先生知道的是把空箱扛去。祝某知道的扛去的不是空箱。是一隻東牀。頌堯忙問道。這話怎麼講。枝山道。若不是東牀。怎麼有令坦臥在裏面。頌堯驚道。難道有文徵明躲在裏面不成。枝山道。豈敢。豈敢。總算令愛玉成其事。好教小文可以早日一娶兩婦。他把小文藏入箱內。由着扛夫們誤扛回去。扛到壽姑小姐房中。扛夫去後。李壽姑開箱見人。又羞又驚。雖然小文是個正人君子。並無非禮行爲。不過犯了瓜田李下之嫌。只有互訂婚姻。才不致貽人口實。頌堯搖頭道。這件事太突兀了。只怕是空中樓閣。況且我們遣人去取回畫箱。李姓並無什麼說話。可見你所說的毫無實據。枝山道。老先生的用意。我都知曉。以爲取回空箱。便沒有實據了。誰料昨天扛去的空箱。不是今天取回的空

箱昨天扛去的空箱。箱子後面有個鼠嚙的洞。今天取回的空箱。箱子後面已無破綻。昨天扛去的空箱。箱蓋的背後黏着一紙書畫名單。今天取回的空箱。箱蓋後面黏着李壽姑所撰的四言詩。你若不信。自去看來。頽堯驚問道。這話真麼。枝山道。千真萬確。有李壽姑所撰的四言詩爲憑。頽堯恨恨的說道。這妮子仗着我溺愛。太胡鬧了。這話傳布出去。我的顏面何在。不肖女。不肖女。非得把你重重懲治不可。說罷。拂袖而起。才走得二三步。却被枝山一把拖住。正是幾番掉動蘇張舌。兩姓聯成泰晉歡。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祝鬚錦囊第三計。掉換空箱。以四言詩代替書畫名單。使杜翰林無可抵賴。其計妙矣。或謂空箱無須掉換。祇將書畫名單揭去。而易以四言詩。杜翰林亦無法抵賴也。余謂不然。原箱一入杜府。則證據完全消滅。祇須揭去四言詩。杜翰林便可否認其事。謂箱中藏人。全係誤傳。原箱依然在畫

室中未出園門一步。則枝山之計敗矣。今將原箱留在李氏。杜翰林雖欲否認。安得而否認耶。下回杜翰林語月芳曰：「棋高一着，縛手縛腳。」實則以祝比杜。相去至遠。謂爲棋高一着，尙非確論。

柳兒慧心妙舌。吾愛其人。語杜翰林云：做牽頭的。不是柳兒。卻是老爺。此轟雷掣電之語。杜翰林之變色。宜也。

西廂記第一章。老夫人開春院。罪老夫人也。換空箱第一幕。杜翰林開月洞門。罪杜翰林也。稗官野史中。寓有春秋筆法。不可不知。

第十九回書中。枝山語李壽姑云：我祝某是個忠厚長者。此自嘲語也。本回杜翰林語枝山云：你簡直是個忠厚長者。此憤激語也。祝枝山與忠厚長者四字。南轅北轍。當然無法聯屬。而編者偏偏兩書忠厚長者以聯屬之。文人之筆。無所不可。

好個利口的賤人，恁倒講
給我莊怎樣有功無過。



四傑傳 第二十二回上

柳兒語妙折服杜翰林

四傑傳 第二十二回下 石榴情多癡想唐才子

這是昨天參軍官所用的壽桃
孝糕特地送你同年同月同日
同時生長的弟兄兄弟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二十二回

柳兒語妙折服杜翰林

石榴情多癡想唐才子

杜翰林一時惱怒。要到裏面去責備女兒。却被祝枝山一把拖住道。老先生一把年紀。火氣未脫。這件事和令愛無干。只爲他聽得有許多女賓。到他畫室中。他着了慌。才教柳兒把文二爺藏躲了。自己却到外面去迎接女賓。柳兒又格外巴結了。却教小文鑽入畫箱以內。暫躲一時半刻。令愛既料不到。柳兒要把小文藏入畫箱裏面。柳兒藏了小文。也料不到有人會把畫箱扛到李壽姑房中去。大概李一桂該有出獄希望。所以鬼使神差。會得把小文撮弄到他家中去。好在這件事。李姓也守祕密。外面人絕不知曉。祝某今天上門說合。也是祕密相商。倘使老先生悻悻然現於其面。府上婢僕衆多。萬一被他們傳布出去。「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這雖算不得惡事。但是到了外面人口裏。添

枝添葉。加油加醬。狗嘴裏不出象牙。不但小文和李壽姑名譽破壞。並且府上這位二小姐也難保被人家百般誣囂。百般挖苦。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請老先生三思。杜翰林聽了枝山的話。一腔怒氣。都到爪哇國裏去了。便道。枝山請寬坐。待我去問過他們。再來答覆你的話。說罷。自到裏面。見了女兒。便問方才取回的畫箱。可曾檢視。是不是昨天的原物。月芳道。恰才檢視。正要告稟爹爹知曉。箱兒已不是原物了。昨天扛去的有鼠傷。今天取回的沒有破洞。頌堯道。你可會開着看過。月芳道。沒有。頌堯道。裏面還有題詩一首。咧。你把箱蓋打開。我來指給你看。於是月芳開着畫箱。果然發現壽姑的題詩三章。父女倆讀了一徧。明人不消細說。都已心照不宣。頌堯指着「出彼繡闥。入我閨房。不見書畫。乃見文郎。」這四句道。昨天有沒有這樁事。月芳紅着臉。把頭略點一下。頌堯又指着「我聞在昔。女英娥皇。」這兩句道。你願不願呢。月芳又把頭略點一下。頌堯微歎道。既然如此。只好如此了。月兒要是索回了。

原箱。這件事便無痕跡。祝阿鬚子面前。我們儘可抵賴。他一定指不出什麼證據。叵耐這條洞裏赤練蛇已預料到這一層。換了一隻空箱前來搪塞。這叫做「棋高一着。縛手縛脚」。柳兒枉算玲瓏。只可惜少讀了幾年書。但見老爺和小姐指着箱蓋裏面黏着的字條。竊竊私議。端的不知甚麼一回事。連忙捱身過來。低低的問道。這紙條上寫些什麼。這一問。便提起了頌堯的怒火。把手中的紙扇。向丫頭的額角上打了一下。咬着牙說道。你自肚裏明白。還來問我做什麼。虧得昨天的箱兒有個破洞。要不然。悶死了人。累我們吃官司。你這小賤人。簡直胆大妄爲。柳兒碰了釘子。退後幾步。一壁挪着額角。一壁喃喃的說道。老爺打人。打的不明不白。柳兒果有過犯。便是活活處死。死也無怨。若說昨天的事。柳兒只是有功無過。頌堯道。好個利口的賤人。你倒講給我聽。怎樣的有功無過。柳兒道。我有一肚皮的道理。講給老爺知曉。但不知老爺要我公講。要我私講。頌堯道。公講怎麼樣。柳兒道。便是齊集了全府上下人等。再由柳兒講

給大眾知曉。橫豎有理無理。出在衆人口裏。頌堯皺眉道。賤人倒會放刁。這般事。怎能講給大眾知曉。柳兒道。既這麼說。「偷來的鑼鼓響不得。」只好私講了。私講便是在這裏向着老爺小姐輕輕的說。但有一層。須得先行稟明。老爺罵我也好。打我也好。總須待我講畢以後。任憑責罪。都是甘心。只求老爺不要打斷我的說話。頌堯道。我不打斷你的說話。快說快說。柳兒才放下這隻揉額的手來。左手撐着柳腰。右手指指點點。演講他的一團理性。他道。老爺是不是看了昨天的全本西廂記。學了崔老夫人的口吻。左一聲賤人。右一聲賤人。也來串這齣拷紅戲劇。其實文二爺和張生不同。他不過乞求小姐面許終身。一言爲定。別無他想。並不似張生這般存着野心。定要玷污了鶯鶯小姐清白。方才快意。小姐和鶯鶯益發不同。既沒有傳書貽簡。也沒有酬韻聽琴。便是畫箱中和文二爺會面。也是文二爺自己闖入。講到我柳兒。尤其不是紅娘了。紅娘是做牽頭的。柳兒不做牽頭。便不是紅娘。講到誰做牽頭。老爺自肚裏明白。老

爺要打柳兒。還不如打自己。這一下扇骨。算是柳兒代老爺捱打。柳兒叫文二爺躲入畫箱裏面。是柳兒預先知曉。這具畫箱有飯碗般的大洞。才叫文二爺躲這一時半刻。要不有這一個大洞。休說柳兒不敢。便是文二爺也不肯。况且張太太朱少奶奶許三小姐許四小姐轉眼便要進來。除却躲入畫箱。再沒別個方法。可以掩過衆人耳目。要是躲入小姐房裏。益發犯着嫌疑。况且張太太要到小姐房中去解手。撞破機關。小姐顏面何在。要是躲在畫箱裏面。朱少奶奶許三小姐許四小姐又都到畫室裏來遊玩。人多眼多。貓都不能藏一隻。何況文二爺堂堂七尺之軀。老爺要不是柳兒有急智。無論怎麼樣。總不能掩過衆人耳目。柳兒自信有功。老爺却把柳兒責打。主人責打奴婢。便是打錯了也。只得忍受。不過人分貴賤。氣是一般的。柳兒瞥着這口冤氣。不敢和老爺理論。只好講給大衆聽聽。也不管「偷來的鑼鼓響不得」了。說罷。口角兒一動。鼻頭兒一擻。兩顆眼淚。便滴溜溜的滾將下來……列位看官。這眼淚的使用法。

其中大有研究。要是柳兒捱打一記。便卽淚如雨下。這眼淚便失却了固有的價值。他知道主人的怒火正高。這時便哭。宛似火上澆油。論不定一記一記又一記。打個無休無歇。所以他退後幾步。面不變色。直到這時。瞧見主人怒容已消。分明詞屈理窮了。他才說這要挾的話。準備講給大衆聽聽。明知主人要面子。決不肯把這事鬧翻了。他又把兩顆眼淚做後盾。表示他的萬分冤屈。可笑那會讀萬卷書的杜翰林。竟被目不識丁的丫頭征服了。立時表示歉意。道。柳兒。你的說話很有道理。是我打錯了。又向月芳說道。你勸勸他。千萬聲張不得。他今天吃了虧。我自有的補償他。說罷。便轉身向外。見了枝山。當然沒有異議。這親事便應允了。枝山趁這當兒。夔索柯儀。方才奏凱而回。不在話下。柳兒捱了一下扇骨子。不過受些輕微痛苦。但是借此要挾。將來小姐出閣時。他要做贈嫁的丫環。這個慾望還不奢。杜翰林也便答應了。但是做了贈嫁以後。不到半年。文徵明便把他收做偏房。原來李壽姑飲水思源。要沒有柳兒把文郎藏入

畫箱。怎會救得老子性命。促成兩姓姻緣。因此和杜月芳商議妥貼。教文郎把柳兒收作偏房。這是後話。未來先表。再說過了一天。杜翰林辦着筵席。邀請華太師李典史到來飲酒。又請祝枝山做了陪客。所有李典史的書畫。均經華太師賞鑒。見所未見。很爲欣賞。華太師道。老夫此番到來。本想見見吳門諸才子。枝山是素識的。衡山素未識面。昨天却在王少傅府上不期而遇。唐祝文周四才子老夫已認識了兩人。除却周文賓遠在杭州。無緣相見。老夫滿意要和唐解元會會面。即使唐解元「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老夫也得親自去訪他。可惜可惜。老夫來遲了數天。他已失蹤了。祝枝山道。老太師講起了唐子畏。是害人不淺。他一走後。家中便鬧起饑荒來了。華太師奇怪道。聽說子畏。况還好。怎麼數天失蹤。家中便鬧饑荒。枝山笑道。他們家裏不是鬧的。是鬧的人荒。他們一夫八婦。雖然陰盛陽衰。但是子畏的內媚工夫。比不上。他以一身周旋於八美之間。居然八面俱到。這八位美人。

足他們的情慾。但還不至於鬧饑荒。這真叫做「八口之家。可以。句話引得大家都笑。華太師畢竟名位俱高。忍住不笑。微微的搖。你引的孟子。却作這般解釋。未免「侮聖人之言」了。枝山笑道。這。礙呢。「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不是聖人之言麼。「飲食男女。人之大」。不是聖人之言麼。杜頌堯道。算了。算了。你不用掉書袋了。這幾天。唐。可曾到府上來索人。枝山道。這幾天來。兩個小廝。川流不息的來索人。祝姓。門限幾乎被他們踏破了。我被他們鬧的頭昏眼暗。只得吩咐家僮。回報他們。主人不在家。以便耳根清淨。誰料大娘陸昭容。派着丫環來見內人。定要探。聽子畏的藏身所在。又向華太師說道。老太師。你想唐寅的女人。憊賴不憊賴。子畏走了。鬧人荒。竟鬧到我們家裏來了。晚生雖和唐寅要好。但是沒有和唐寅合穿着褲兒。他走到那裏去。我怎麼會知道呢。叵耐陸昭容。蠻不講理。他遣丫環向我內人絮聒。以爲子畏的行藏。晚生一定知道的。也許晚生有意把子

畏藏匿了。和他們開玩笑。內人身懷六甲。禁不起這許多纏繞。但是沒法禁止。他們不來。唉。子畏害人。真個受累無窮。李一桂和枝山說慣笑話。便道。枝山。你號稱智囊。也有受窘的日子麼。杜頌堯是忠厚長者。只爲會受枝山的窘迫。趁這機會也來說幾句譏刺話。道。枝山。我看你還是緊閉洞府。不要理他……這洞府的洞字。分明犯着枝山的忌諱。但是枝山假裝不知。喝了一口酒。繼續說道。老太師。你想可笑不可笑。唐子畏昂藏七尺之軀。晚生把他藏在那裏。除非把他藏在畫箱裏面。但是悶死了。又要吃人命官司。才說到這裏。櫃子底下的照會來了。枝山和一桂是相對坐的。和頌堯是斜簽坐的。不期然而然的櫃下伸來兩隻靴脚。一桂的脚踢着枝山的右脚尖。頌堯的脚踢着枝山的左脚尖。只爲他是近視眼。向他牽嘴示意。便是一「俏眉眼做給瞎子看」。沒奈何。只得在櫃下投遞照會。報告足下知曉。須至照會者。華太師怎知其中道理。笑道。枝山專會說趣話。你把他藏在畫箱裏做甚。枝山拍手道。唐寅雖然生得俊俏。我

又沒有女兒。我又不想他做女婿。我要把他藏在畫箱裏做甚。櫃下又是接二連三的投遞照會。枝山以爲嚇得他們夠了。便也不爲己甚。和華鴻山談到另一問題上去了。李一桂杜頌堯二人抹一抹額上的汗點。方才安心飲酒。原來華太師只知道杜頌堯新把女兒許配文徵明。却不知道內幕有這一齣。換空箱的趣劇。枝山含譏帶諷。華太師以爲說些尋常俏皮話。並不放在心上。席散以後。華鴻山急於回去。東亭鎖上早已派了兩號大船。前來迎接。一號是接取太師爺回府的。船中自有幾名僕役伺候。一號是接取大娘娘回家的。船中也有幾名老媽子伺候。只爲公公和媳婦分別嫌疑。雖然同路回去。却不能同船居住。內堂姨太太月芳二小姐約着許三小姐許四小姐。也替雪芳餞行。雪芳知道妹妹已許配了文徵明。而且最短時間。便須成婚。心中又喜又悲。喜的喜。妹妹得嫁才子。珠聯璧合。可謂美滿姻緣。悲的悲。自己嫁了個癡婿。「巧妻常伴拙夫眠。」不知伴到何時才休。想到這裏。總覺得悶悶不樂。不識相的姨太

太。依然百般獻媚。姑奶奶怎樣福分大。姑少爺是宰相兒郎。將來一定也是一位賢相。雪芳肚裏氣悶。怎說是賢相。只怕是一條醜鯨罷了。蘇州人打話。「三文錢買條鹹臭鯨。越看越不是。」許三小姐道。華姊夫爲什麼不到蘇州來拜壽。雪芳藏着難言之隱。不好說。踮頭見不得人。一見了人便鬧笑話。只好默然不語。姨太太代答道。這位姑少爺在相府中用功勤讀。怎肯拋荒了書本。來到這裏。許四小姐道。文姊夫是蘇州才子。華姊夫是不是無錫才子。姨太太道。怎說不是才子。他是赫赫有名的無錫才子咧。雪芳聽了好生氣悶。他想自己夫婿不是有名的才子。却是有名的饞嘴。若不是有名饞嘴。八月中秋夜也不會去吃奴才的東西。吃的撐腰塞肚。大吐不休。許三小姐道。文姊夫是蘇州解元。華姊夫不是會元。定是狀元。姨太太道。要是姑少爺早下鄉場。穩穩高中了解元。不過太師爺不給他早下鄉場。一定要等他有了狀元之才。才去下場。那麼今年中解元。明年中會元。狀元。穩穩可以三元及第。雪芳聽了又好生氣悶。想

到自己夫婿。休說三元及第。考個秀才都不行。姨娘說的話。他算替我掙面子。我聽了。比罵我打我還得難受。想到這裏。不禁發動了舊疾。一陣胸頭煩悶。口中啾啾作聲。姨太太知道雪芳有肝胃氣病的。忙把他扶到楊妃榻上。替他揉了一會胸。又怕他筋骨不舒服。便捏着兩個空心拳頭。咕咕啞啞在他背上捶了一下。又執着他的纖手。拉動他的指頭兒。拉的骨節作響。又捏了捏他的黃板筋。雪芳不禁撲嗤的笑將出來。姨太太撈了一把額上的汗。灑向地上。道：「好了。好姑奶奶。我的胆子幾乎被你嚇破了。虧得我療治得快。你的氣色便立時復原了……其實雪芳並沒有什麼大毛病。祇不過胸頭煩悶罷了。姨太太替他捶背拉指頭捏黃板筋。他便想到那夜和月妹妹聯牀談話。月妹妹說起姨娘慣替爹爹捏黃板筋。不愧是整容匠的女兒。現在姨娘真個演這拿手好戲。想起前言。不禁撲嗤一笑。只這一陣笑風。吹散了胸中煩悶之雲。姨太太重又捧着他入席。便揀些閑話談談。再不敢提起什麼姑少爺長姑少爺短。內

室席散。船上人已來催促下船。杜頌堯、李一桂、祝枝山、恭送華太師入船。姨太太月芳二小姐、許三小姐、許四小姐、恭送雪芳下船。這一番送別情形，不須細表。看官記取：杜翰林八月二十四日做壽，祝枝山八月二十五日上門說合。華太師和大娘娘八月二十六日下船，待到八月二十七日到東亭鎮，捨舟登岸，坐着轎兒回歸相府。話分先後，書却平行。且說唐伯虎自從八月十三日進了相府，除却在紫薇堂上見過一回秋香，忽忽半月不曾再見。原來秋香已猜透了癡生的來意，他爲着我投靠相府，屈作書僮，他一定不懷着好意。但是潭潭相府，不比三瓦兩舍的人家容易見面。秋香既存着戒心，輕易不敢向書房左近走動。所以半月之久，唐寅竟無緣和秋香兩度相逢。秋香沒有會面，石榴却很容易相見。他自從八月中秋贈給唐寅宮餅以後，到了八月十九日，石榴生日，向例只請姊妹們吃麵。他爲着自己生日，便是華安兄弟生日，倒累他破費了許多錢。相府中當差的弟兄，每人都有一碗麵吃。大家吃了他的麵，都說

石榴妹子。謝謝你長壽麵。石榴道。不要謝我。去謝華安兄弟。這是他的長壽麵。啊。只爲他的生日。便是我的生日。衆人聽了。都羨慕華安的人緣好。不費分文。有人替他下長壽麵。過了一天。唐寅到大廚房去取熱水。石榴開著小廚房的六角窗。手支香腮。專在那裏盼望情郎。一見了唐寅。便把一大包的壽桃壽糕。送給唐寅。說是昨天齋星官所用的。特地送給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辰的好兄弟。你每天當點心吃。取個好口彩。管教你長生不老。到老成雙。唐寅心裏不願意。面子上只好含笑接受。稱謝不迭。這一大包壽桃壽糕。他封皮都沒有拆。連同中秋節所贈的宮餅。一古腦兒都贈給門口。這個叫來表叔王俊受用。王俊歡喜不迭。以爲這表姪雖假。情義却真。不枉我把他汲引入府。這少年真有良心啊。且說單戀的女子石榴。每天到了小廚房。不忙着烹飪。只忙着在六角窗邊等候情郎。有時唐寅來遲了一些。他便唱着「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的俚俚調。比及瞧見了情郎。總喚華安兄弟到小廚房中去坐坐。拉着一

條廣漆長檯。雙雙的坐着。有的沒的總得談了許多話。才放他走。唐寅暗地裏叫苦連天。似這般的糾纏不休。如何了局。又不能絕跡不向廚房中行。到了廚房。又沒法躲過石榴的眼。且說太夫人賞識石榴。不下四香。爲着他的烹飪工夫。無出其右。蘇州人打話。叫做「額角上放着扁担」。不愧「頭挑」二字。只是這幾天來。石榴手煮的羹湯。大爲減色。不是淡而無味。定是鹹的炙嘴。太夫人向二娘娘說道。這幾天小廚房中弄的菜餚。反而不如大廚房。石榴的烹飪本領。却到那裏去了。二娘娘道。婆婆媳婦也在那裏奇怪。自從中秋以後。小廚房中的菜餚。一天不如一天了。四香中的春香。有些忍俊不禁。便道。太夫人。你要石榴燒出以前的好菜。再也休想。他的心已不在鏟刀上了。太夫人忙問何故。正是。

窗前盼望情何切。廚下羹湯味失調。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三笑因緣與換空箱合傳。須覓得一至要之線索。乃不散漫。乃不節外生枝。其中惟一之線索。華太師赴蘇祝壽是也。迨至換空箱之戲幕終了。而華太師亦倦遊返里矣。雖係合傳。而處處團成一片。與兩樞說來者不同。

柳兒辯才無礙。勝於西廂記中之紅娘。紅娘責備老夫人。老夫人僅云。這小賤人倒也說得是。柳兒責備杜翰林。杜翰林云。你的說話很有道理。是我打錯了。嗟乎。讀破萬卷書之杜翰林。乃折服於不識字丫環言論之下。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其杜頌堯之謂乎。

喜諛惡謗。人之情也。然必有可諛之處。斯聞諛言而益覺自喜耳。期期艾艾之華文。容有可諛之處。而出之於姨太太口中。一則曰。他是赫赫有名的無錫才子。再則曰。穩穩可以三元及第。諛人過當。便近於罵。宜乎雪芳以爲姨

娘替我掙面子。比罵我打我還得難受也。世之喜諛人者。可以知所鑒矣。
第十五回之姨太太捏黃板筋是虛寫。本回姨太太之捏黃板筋是實寫。雖
係小小動作。亦必先後呼應。小說章法與古文章法。其揆一也。

八仙得道傳

集中古今軼聞 述詳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被狗咬？ 如何背寶劍？
 -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救孝子？ 如何譚田螺？
 -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關關救叔？ 如何施甘霖？ 如何除惡蛟？
 -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磨折？ 如何殺淫婦？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如——
-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萬杞良？ 如何受摧殘？ 如何變銀魚？
 -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鴉精？ 如何尸行路？
 -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龍虎山？ 如何被鬼迷？ 如何放妖覓？
 - 海龍王如何出身？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鬧天宮？ 如何受罰責？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岸，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天然書店出版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經售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特價四元 全書八冊 每冊厚六寸 插圖二百餘幅 定價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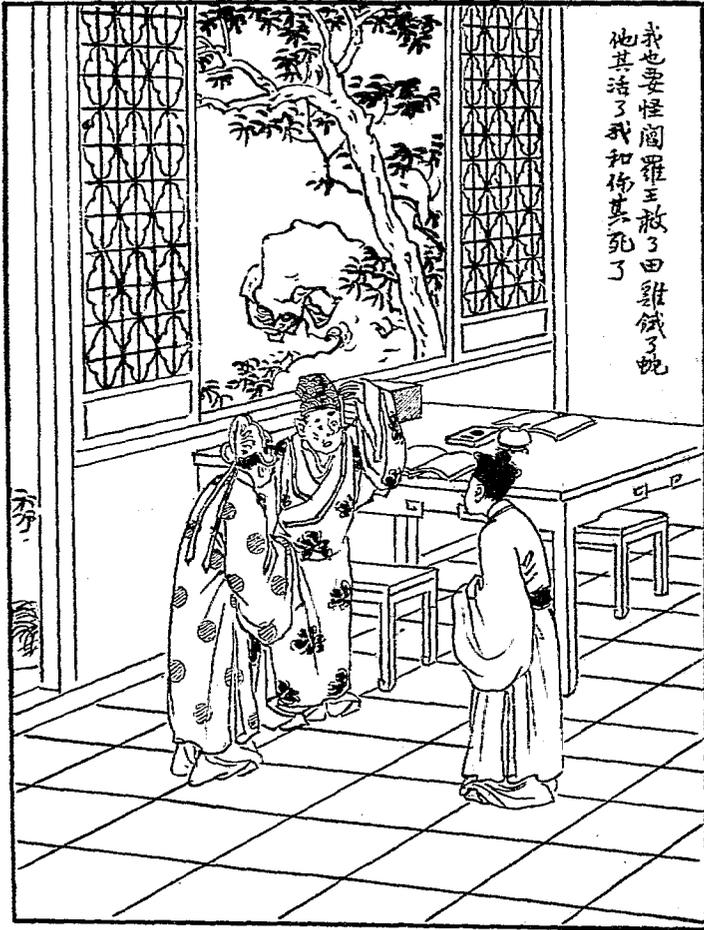
多谢你炒出一盆铜丝来
这些鬼把我的牙齿都扳倒了



四傑傳 第二十三回上 搬唇舌太君訓婢

四傑傳 第二十三回下 收骨頭華老還家

我也要怪閻羅王救了田雞餓了蛇
他甚活了我和傷甚死了



唐祝
文周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二十三回

搬唇舌太君訓婢

收骨頭華老還家

春香向着華太夫人說道。太夫人。你要石榴燒出以前一般的好菜。再也休想。他的心已不在鏟刀上了。說這話時。把嘴一披。大有鄙夷不屑的模樣。二娘娘肚裏明白。春香在那裏吃醋了。分明是我的表兄害人。太夫人忙問道。春香。你說石榴心不在鏟刀上。心却在那裏。春香笑着不答。夏香代答道。心不在鏟刀上。心却在六角窗上。二娘娘暗想。又是一個吃醋的來了。有了頭醋。該有二醋。太夫人又問夏香道。這話怎講。夏香道。聽得燒火老媽子說。向來石榴最擅長的菜餚。是十八鏟刀的生炒肉絲。他手執着鏟刀。精神便貫注在鏟刀上面。任憑旁邊有什麼活獅子出現。也休想賺轉他的頭來。所以他的拿手好戲。十八鏟刀生炒肉絲。又嫩又鮮。甚麼人都追不上。誰料這幾天來。他手執着鏟刀。

眼看着六角窗。手裏炒一下。眼裏看一下。看個不停。炒個不休。休說十八鏟刀。簡直炒了八十鏟刀。還沒有停止。要不是燒火老媽子提醒他。不知他炒到何時才休。太夫人向着二娘娘說道。二賢媳。我告訴你。他的心不在鏟刀上。我的牙齒都吃了苦。以前的生炒肉絲。大廚房裏炒的總嫌着太老。惟有石榴炒的最爲可口。昨天吃了石榴炒的肉絲。怎說是肉絲。簡直是鋼絲鉄絲。險些兒把我的牙子都扳倒了。二娘娘道。婆婆高年人。自然咀嚼不動。卽如媳婦的牙兒。要算好的了。核桃都會咬得粉碎。惟有昨天石榴炒的肉絲。咬了良久。休想咬動分毫。太夫人道。夏香。你可知道石榴眼。看着六角窗。做什麼。夏香笑着不答。冬香代答道。石榴心不在鏟刀上。却在六角窗上。也不在六角窗上。却在廣漆板櫬上。二娘娘暗想。又是一個吃醋的來了。有了二醋。該有三醋。惟有秋香不攙一語。端的是個端莊伶俐的丫環。太夫人發嗔道。你們說些不明不白的話。可是有意弄什麼啞謎兒給我猜。冬香道。太夫人聽稟。現在的石榴。不比從

前的石榴了。他見了新來的華安兄弟。他的一顆心怎肯再放在鏟刀上面。他眼巴巴的盼望着六角窗外。只爲窗外便是大廚房。華安兄弟進大廚房。一定要從六角窗外經過。他一見了華安兄弟。便丟去了鏟刀。招呼他進來講話。抽一條廣漆長橈。兩個人並坐了。有的沒的和華安兄弟糾纏。華安兄弟是個老實人。羞的抬頭不起。轉是石榴的面皮比着石榴皮還老。太夫人搖了搖頭兒道。這石頭怎麼一朝變了志。以前要把他指配家僮。這個也不要。那個也不要。現在見了華安。却又這般輕賤起來。夏香道。石榴不但變了志。而且縮短了年紀。誰都知曉他是二十四五歲的人了。他只說是十八歲。只說是和華安兄弟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記得中秋夜。太師爺慶賞佳節。華安兄弟侍立在天香堂上。累着他躲在遮堂門後。搭包蜒蚰般的探出頭來。全不管人家肉麻。這幾天。太師爺上蘇州去。他益發肆無忌憚了。梭子般的在書房門口出出進進。別的不忙。忙的去。看華安兄弟。可惜他愛上了華安兄弟。華安兄弟却看不中。

他。春香道。管他們呢。看中了。他。不干我們事。看不中他。也不干我們事。轉是他。和華安兄弟調情。調的火一般熱。甚麼都不管了。這幾天風乾日燥。要是燒火。燒火老媽子說。起。那火燭來。非同小可。太夫人道。春香這話怎講。春香道。也是燒火老媽子說。起。那天華安兄弟到大廚房。又被石榴在六角窗邊望見了。先是乾咳一聲嗽。隨後便連喚着四同兄弟。太夫人道。四同是誰。我們相府裏。沒有這小廝啊。春香道。這是石榴口中的華安兄弟。他以為自己的年月日時。和華安兄弟般般都同。因此喚他一聲四同兄弟。其實都是謊話。月日時且不要管他。論到年齡。第一個便是不同。石榴說是十八歲。除卻瞎子。誰都不信。華安兄弟十八歲。才是貨真價實的十八歲。二娘娘坐在旁邊。幾乎失笑。暗想。我也不止十八歲了。何況我的表兄呢。春香說的貨真價實。貨也不真。價也不實。太夫人又問道。他喊着四同兄弟。後來怎麼樣。春香道。華安兄弟雖是個書僮。他的為人却是端端正正。老老實實的。太夫人連連點頭道。不錯啊。太師爺賞識的人。怎會差池。華安

這書僮。確是端端正正。老老實實的。二娘娘聽到這裏。留心秋香面色。却見他別轉了頭。在那裏披嘴。他便暗暗自思。婆婆的眼光。遠不及秋香。端端正正。只會偷情。老老實實。惟知好色。太夫人又問道。後來華安怎麼樣呢。春香道。華安兄弟。只回叫他一聲石榴姐姐。卻不肯進這小廚房。誰知他丟下鏟刀。雙手亂招。招得華安兄弟不好意思。也只得進來了。他早把廣漆板櫃拖在一旁。兩人又是廝坐着。快刀切不斷他的談話。聽得燒火老媽子說。石榴說十句。華安兄弟不過回答他一句。說也奇怪。石榴見了姊妹們。冷冰冰不大開口。惟有見了華安兄弟。他這一張嘴。宛比惠山上面石龍的嘴一般。石龍的嘴。連連不絕的噴出水來。石榴的嘴。連連不絕的噴出話來。誰料轟轟烈烈。一道火光。燄燄的向上直冒起來。太夫人急問道。火在那裏。春香道。只爲石榴和華安兄弟談話。談個不休。老媽子在灶下燒火。燒個不休。半鍋的油。在鍋子裏沸個不休。沸的過了度。半鍋的油。變做了一鍋的火。便轟轟烈烈的直冒起來。幾乎燒去了大

小廚房。慌的石榴亂了主意。昏着。一。大。約。的。冷。水。待。向。鍋。子。裏。澆。去。虧。得。沒。有。澆。要。是。澆。了。油。便。四。散。這。火。燭。便。鬧。得。成。了。幸。而。救。命。王。善。薩。降。臨。有。人。冒。着。火。燄。趕。把。鑊。蓋。向。上。一。罩。火。光。立。滅。那。便。沒。有。事。了。太。夫。人。念。着。佛。號。道。阿。彌。陀。佛。救。命。王。善。薩。春。香。你。說。把。鑊。蓋。壓。滅。火。燄。的。是。誰。呢。春。香。道。並。無。他。人。便。是。華。安。兄。弟。虧。得。他。有。主。意。消。滅。了。這。場。火。災。他。向。石。榴。告。辭。並。且。向。他。略。進。良。言。說。以。後。起。油。鍋。莫。貪。講。話。貪。了。講。話。忘。了。油。鍋。冒。出。火。來。非。同。小。可。太。夫。人。又。亂。點。着。頭。道。華。安。的。忠。告。真。不。錯。啊。他。的。說。話。簡。直。是。金。子。一。般。的。說。話。春。香。道。誰。料。石。榴。聽。了。回。答。華。安。兄。弟。幾。句。沒。腦。子。的。話。他。說。四。同。兄。弟。我。和。你。難。得。見。面。千。金。一。刻。甚。麼。事。都。不。要。管。他。這。幾。間。廚。房。是。相。府。裏。的。落。腳。房。屋。便。是。真。個。燒。掉。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事。太。夫。人。聽。到。這。裏。不。禁。怒。氣。沖。沖。便。傳。喚。石。榴。到。來。把。他。一。場。痛。罵。石。榴。哭。着。聲。辯。道。丫。環。和。華。安。彼。此。都。是。蘇。州。人。爲。着。同。鄉。分。上。所。以。親。近。一。些。什。麼。四。同。兄。弟。什。麼。油。鍋。起。火。幾。乎。燒。去。

廚房完全沒有這麼一回事。不過那天起油鍋。丫環吩咐老媽子打着小小的草把。燒着緩緩的火。匠耐老媽子自作主張。不聽人說話。依舊炎地燒着大草把。以致鍋中起火。丫環趕把鑊蓋緊緊關住。便即熄滅。丫環把老媽子訓斥了一頓。他便懷恨在心。造出許多謠言。這時候小廚房中只有丫環和老媽子二人。華安兄弟並不在旁。怎說這鑊蓋是華安兄弟蓋上的。況且華安兄弟是好人。家出身。他做書僮。一切都是外行。第一次提銅吊。便潑個滿地。他又不曾做過廚子。鍋中火起。他怎會趕緊關上鑊蓋。老媽子的謠言。這便是一個漏洞。丫環承蒙太夫人抬舉。管理小廚房多年。鍋中火起。也經過了兩三次。都是關上鑊蓋。便即無事。斷不會捨却鑊蓋。去澆冷水的道理。老媽子的謠言。這又是一個漏洞。……這位華太夫人是個「棉花耳朵風車心」。他聽了石榴的聲音。棉花耳朵益發軟化了。這顆風車般的心。又在活動。他想。休聽了一面之詞。冤枉了石榴。石榴聲辯的話。句句有理。看來都是老媽子的不是罷。想到這裏。

便安慰着石榴道。你不用哭。也許老媽子懷恨在心。造你的謠言。二娘娘暗想不妙。照着婆婆這般口吻。差不多要向丫頭道歉了。便道。婆婆這些事且別管他。不過中秋以後的菜餚。確乎一天不如一天。石榴這幾天來。大概有些心不在焉罷。老媽子會得造謠。我們的舌頭却不會造謠。從前燒的菜餚。怎麼樣。現在燒的菜餚。怎麼樣。我們的舌頭都可以做得證人。太夫人指着石榴道。你不要強辯了。這幾天來。你燒的好菜餚啊。淡的時候淡如水。鹹的時候鹹如油。硬的時候硬如鉄。多謝你炒出一盆鋼絲來。險些兒把我的牙齒都扳倒了。要是沒有旁的事分你心思。你怎會這般七顛八倒。石榴聽了。才不敢強辯。只說從今天起。丫環一心一意的管理小廚房。管教燒出的菜餚。件件合宜。般般可口。太夫人道。你肯從此改過。也就罷了。這也是你的運氣。太師爺到蘇州祝壽去後。至今還沒回來。要是太師爺知道這事。一定把你逐出相府。不肯輕饒。只爲華安這小廝。太師爺當做寶貝看待。面貌好。才情好。年齡又輕。太師爺常向我

說。這般的好小子。只須不走到歪路上去。一定是個了不得的人才。你怎麼去引誘他呢。虧得華安端端正正。老老實實。才沒有鬧出笑話。石榴。你須知道。你和他同鄉。萬事總須照顧他一些。似這般的同坐在一條板櫟。說許多肉麻話兒。你不是照顧他。竟是害他了。石榴拭着淚說道。丫環和他親親熱熱。止不過是照顧同鄉人。並沒有什麼邪心。也不敢引他到歪路上去。春夏冬三香。聽到這裏。都在旁邊披嘴。太夫人道。沒有邪心更好。你以後要留心着。年青的男女。總要避些瓜田李下之嫌。萬萬不可過於親熱。討人家說話。石榴。你須知道。一人大心大。你的年齡比他大了許多。甚麼事都知曉。你以後再不要說這些肉麻話兒。他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除却吟詩作對。旁的心竅兒都沒有開通。太師爺賞識他。便賞識在這分上。二姑娘聽了。覺得一陣肉麻。他想。石榴說肉麻話。我沒有聽得。婆婆說肉麻話。我都歷歷在耳。表兄是個偷香聖手。竊玉慣家。家裏擁着八美。一切豔福都被他享受夠了。還要說他是天真爛漫的孩

子心竅兒沒有開通。端的肉麻煞人。他一壁想。一壁看那四香的面色。春夏冬三香都在點頭。大概贊成太夫人的話。惟有秋香別轉了頭。又在那裏披嘴。二娘娘肚裏明白。秋香和他同樣的。不中聽。覺得句句說話都是肉麻煞人……幕的中門上傳進消息。說太師爺和大娘娘的官舫都進了港。離水牆門不遠了。於是一千人等都忙着去迎接太師爺。迎接大娘娘。這一場吃醋官司。不了而了……中門上得了消息。當然各處都得了消息。就中單講金粟山房中的兩個跛頭。知道華鴻山回來了。都是心頭別的一跳。二刁道老冲。我們過了好幾天的有趣日子。老生活回來了。又要收鉢(骨)頭了。大跛道。阿阿二。還還好。一面收骨頭。一面鬆鬆腿。二刁道老冲。你真叫做一則以細。(喜)一則以忌(懼)了。聽得老生活回來收鉢頭。你便一則以忌。聽得嫂嫂從娘家回來。今夜便可鬆腿。你便一則以細了。大跛念着自己得意的詩句。改換着一個字道。妻皮許我鑽啊。妻妻皮……鑽啊。唐寅聽了。怎不發笑。便催着兩位公子快去迎

接太師爺。大躡一壁走。一壁念着鑽啊鑽。二刁打着口頭鑼鼓。一側柏隆冬「祥」的一路喊將出去。這時候。華鴻山才進牆門。許多家奴雁行般的站立兩旁。迎接主人。兩位公子上前見過了父親。二刁乖巧一些。早已停止了口頭鑼鼓。大躡念的得意之句。一唱三歎。尚有餘音。依舊是鑽鑽。鑽鑽。鑽鑽。不歇。華太師嘆怪道。大郎鑽什麼。大躡目瞪口呆。無言回答。唐寅便替他解圍。屈着一膝稟告道。大公子在書房中讀論語。研究這「鑽之彌堅」一句書。正自得神。聽得太師爺回來。大公子的。心還放在這一句書上。所以鑽鑽。鑽鑽。鑽鑽。不絕。華太師聽了。反嗔作喜道。大郎。你合該在「鑽之彌堅」上用些功夫了。我告訴你聽。你的二姨已許配了文徵明。不日便要出嫁了。他是個江南才子。文學和唐寅差不多。立品却高于唐寅幾倍。你和他做了連襟。一朝見面。你這般不學無術。豈不要被他笑死。華太師一壁說。一壁靴聲橐橐。徑到裏面去了。家丁們接過太師爺。又接大姑娘。一番忙碌。無須細表。單說唐寅回到書房。心頭

異常沉悶。文徵明和杜二小姐說親不成。他是知曉的。天平山喬扮家僮。爲着躲避王少傅的眼光。文徵明中途遇雨。連遭傾跌。他也是知曉的。後來他還取笑着小文。笑的他偷學伯虎。變做畫虎不成反類狗。小文當時只有承認自己的偷香本領不佳。別無話說。現在聽得這婚姻已成就了。多分小文另換了方法。和杜二小姐早已面訂終身。才能夠因緣成就。不日結婚。小文的偷香本領真不弱啊。試想杜二小姐深閨麗質。小文竟有本領和小姐會面。我枉在相府中住了十餘天。竟不能夠和一個婢女會面。太沒用了。這幾天來。我覺得索然乏味。打算着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現在知道小文的婚姻已告成功。我益發回去不得。要是回去。內無以對陸昭容。外無以對文徵明。我只有磨細着肚腸。在這裏守候罷了。列位看官。只爲文徵明的因緣成就。益發堅固了唐寅守候的心。「若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他以爲總有一天和秋香覲面相逢。悄悄的向他乞婚。得了他的千金一諾。那麼「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見了陸昭

容說得嘴響。見了文徵明也不會示弱於他了……忽忽光陰。又是三五天。金桂都謝。叢菊將開。早又是涼秋九月了。唐寅雖然見不得秋香。但是小廚房中的石榴。却不來和他糾纏。覺得耳根清淨了許多。大跛二刁雖然照常上書房。但都是愁容滿面。短歎長吁。大跛道。不好了。我我們的快快活日子……完了。二刁道。老冲。我想世界上生病的人。不計其數。疾病身亡的。也其(是)不計其數。爲什麼人家的病都會死。他的病不會死。他竟好了。大跛道。閻閻羅王。太不行。這這般惹惹厭人。活活在世做……麼。二刁道。老冲。我也要怪閻羅。怪他「救了田雞餓了蛇」。他其(是)活了。我和你却死了。唐寅便問二位公子說的是誰。二刁道。天打病好了。有信給老生活。在這幾天內。他要教希(書)了。大跛道。生……要來了。生……來。我們的晦氣星。要鑽鑽鑽……鑽了半晌。鑽不出來。二刁笑道。老冲。又要鑽了。可其(是)晦氣星。要鑽到妻皮裏面去。大跛道。放放屁。我說晦氣星。要鑽鑽鑽。屁眼裏去。唐寅聽了。便耽着心事。他和這

兩個跛頭做伴。簡直把他們玩諸股掌之上。一切言語行動。都沒有拘束。如今來了這位西席先生。聽說又是個迂夫子。規行矩步。動不動便是詩云子曰。我和他相聚在一處。又須服侍他。這便磨弄煞人咧。轉念一想。也許這位先生和我有緣。但看他對於我這幾篇解元文章。濃圈密點。佩服的五體投地。他既欣賞我的筆墨。他的性情大概也和我相近的罷。想到這裏。心頭又放寬了不少。在這當兒。遠遠聽得一聲痰嗽。大跛二刁都慌了手脚。大跛道。不好。生來了。二刁道。說着曹操。曹操就到。說着天打。天打就來。老冲和你迎接去。側柏隆冬。詳大跛道。鑽鑽鑽。鑽鑽鑽。二刁道。老冲。鑽什麼。你的妻皮已鑽過了。大跛道。鑽鑽鑽。晦晦氣星。鑽鑽鑽。鑽鑽鑽。眼裏去。兩個馱公子出外迎師。照例做書僮的便該跟隨在後面。待到兩公子見過了師長。便即上前跪接師爺。但是唐伯虎自惜身分。自己是個名解元。先生是個迂秀才。解元拜秀才。太不成話了。況且先生又是個崇拜解元文章的人。第八回書中。唐寅翻着先生的抄本文章。他把自

己的掄元文章都抄在裏面。還加着幾行評語。說什麼「假令得見此人。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要是今天出去跪接師爺。那麼秀才沒有替解元執鞭。解元反而要向秀才磕頭。斷斷沒有此理。好在書房劃分內外兩間。他便躲入內書房。在門縫裏偷窺動靜。再作計較。他才把身子藏好。但聽得一陣步履聲。兩個狀公子已陪着王本立老夫子走入書房。唐寅在門縫中瞧了一眼。搖搖頭兒。覺得這位先生面貌陳腐。衣巾質樸。還加着鵝行鴨步。酸氣可掬。料想不是個漂亮朋友。我和他住在一房。卻是苦了我也。正是

絕頂聰明偏作僕。可憎面目竟稱師。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廣漆板櫬。一尋常器具耳。乃小廚房中之廣漆板櫬。引起羣雌之注意。咸以此爲攻擊石榴之工具。則以華安曾坐其上故耳。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其石榴之謂乎。

石榴之十八鏟刀肉絲。與自己之年年十八歲。遙遙相映。十八鏟刀肉絲。幾乎扳倒太夫人牙齒。十八歲芳齡。而面皮竟老如石榴皮。均可怪也。

忽而三香披嘴。忽而秋香披嘴。均從二娘娘目光中看出。可謂傳神之筆。太夫人賞識華安。其言曰。「他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除卻吟詩作對。旁的心竅兒都沒有開通。」斯言也。不但二娘娘聞之肉麻。秋香聞之肉麻。鄰閱我書者。亦無一不爲之肉麻也。然而春夏冬三香。卻又點頭贊成。不覺肉麻。此是何種心理。閱者盍剖析之。

「妻皮許共鑽」一語。已見於第五回。此處更改一字。又成爲鬆腿之妙語。獸公子口中有此趣語。安在其爲獸公子也。

王本立上場。本書又得一熱鬧材料矣。故下文以特筆寫之。

四傑傳 第二十四回上 重科名門牆黏捷報



四傑傳 第二十四回下 鬧意見書館記深仇



唐祝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名門牆黏捷報 鬧意見書館記深仇

道生和華鴻山幼年同學。感情很好。當時
人以外。若論好學不倦。只有本立和鴻

鴻山兩人。人工力悉敵。塾師道王

言做榜樣才是好呢。

手華鴻山年齡

上一般都

本

馮山

式舉人

外牆上高貼着

第 三十六名舉人字樣

元報單兀自顏色鮮明。不比王本

有生徒們向塾師詢問道。華龍的本領

先生點頭道。華鴻山是一條龍。王本立只是

會的希望。不過王虎比着華龍。略差一些兒罷了。又

到了來年。華鴻山連捷進士。欽點翰林。王本立依舊是一個秀才。那時一捧鑼聲。又敲到先生家塾門外。牆上高貼着泥金報單。有貴府受業門人華鴻山。會試中式第一十八名進士。殿試二甲。朝考一等。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字樣。這報單便貼在去年舉人報單旁邊。真叫做三報連捷。硃紅鵝黃泥金三色報單。駢肩的貼着。再看王本立的破碎報單。早經頑童們扯個一乾一淨。不留痕跡。又有生徒們向塾師詢問道。華龍和王虎相去太遠了。一個是太史公。一個是窮措大。先生。你道如何。塾師點了點頭道。我說華鴻山是龍。確是一條嘯氣成雲的神龍。我說王本立是虎。誰料他畫虎不成。反而類狗。因此相差得太遠了。這個消息傳出去。華龍王狗。傳播四方。華鴻山本來是虎。一變而爲龍。王本立本來是龍。一降而爲虎。再降而爲狗。科舉時代的世態炎涼。都跟着「紙金榜爲轉移。榜上有名的。」黃狗出角變麒麟。一榜上無名的。「虎落平陽被犬欺。」人情世故。大抵如斯。這位塾師既跳不出炎涼環境。當然有這般高下不定褒

貶無常的品評了。後來華鴻山官運亨通。隆隆日上。王本立呢。「蘇秦仍是舊蘇秦。」一領青衿。到老沒有長進。可惜這時塾師已去世了。要是活在世上。再有人向他詢問。他一定把王本立貶之又貶。不但華龍王狗相差很遠。一定要把王狗貶做王鮒。王蠶。王蟻。一路的貶將下去。貶個不休呢。閑話少敘。且說華鴻山盼子成名。很爲懇切。連延着幾位西賓。兩個兒子讀了多年的書。依舊是一塊不可雕琢的頑石。鴻山才想到幼年同學的王本立秀才。學問優長。又教了三十餘年的書。經驗上更是豐富。便即寫信到太倉。意欲延聘這位老夫子到相府中充當教讀。誰料王本立爲着兩個兒子都已成立了。家中供養。甘旨不缺。情願休養在家。不願再作儒生。便把這層意思回覆了鴻山。他越是不肯就。鴻山越要他就。磋商了多次。書來信去。還沒有具體的辦法。直到華鴻山親赴太倉。登門奉請。王本立却不過老友的情。才接受了他的聘金。到館以來。忽忽三年。只爲他是主人翁的總角之交。華文華武稍有失禮。他便要告知。

鴻山家法處治。還得在先生面前叩頭賠罪。所以兩個蹶頭對於這位王本立先生。略存幾分忌憚。不比旁的先生。貓鼠同眠。毫無一些畏懼之心。華文華武。接過先生以後。一個喚着生。一個喚着天打。雖是蹶頭。倒也會幾句客套。大蹶道。生你好了。沒沒有嗚呼哀哉。伏伏惟……饗二刁道。天打好了。其（如）果天打再不來。我們做學生的。就要心喪三年了。大蹶道。不錯。如如果。生再到館。我們學子。要要相向而哭。皆皆……聲。王本立皺了皺眉頭道。半月不見。頑鈍依然。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踏着八字步。搖搖擺擺。直入金粟山房。萬不料有人在門縫中偷窺。王本立進了書房。第一樁要事。便是要向至聖先師神位前行禮。他把秀才巾一整。把一柄摺扇雙手捧着。算做捧笏當胸。跪將下去。尊一聲至聖先師高高在上。弟子王本立誠惶誠恐。頓首稽首。伏惟先聖德參天地。道冠古今……以下還有喃喃啞啞許多話。只爲愈說愈輕。躲在後房的唐伯虎。聽不清楚。但是見這迂闊模樣。幾乎惹得他失聲大笑。王本立跪拜完。

畢。然後在師座中坐定。先把書房中瀏覽一下。但見一一布置整潔。不染纖塵。不禁暗暗納罕。再向座右的書架中看時。見插架書籍。整齊畫一。有套的歸套。有板的夾板。書根上的記號。也有「元亨利貞」分四卷的。也有「禮樂射御書數」分六卷的。也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分八卷的。一一按照次序。絕不紊亂。最奇怪的一幢幢堆疊的書籍。經史子集。分作四幢堆疊。可見承值書房的是個內行。斷不是尋常書僮所能了解。他一壁看。一壁口稱着奇啊奇啊。兩個踱頭竊竊私議。二刁道。老冲。你聽見麼。騎啊騎啊。騎什麼。大踱道。阿阿二。堯舜騎病猪。二刁道。天打不其（是）堯舜。大踱道。生要騎騎馬。二刁道。照照啊。天打天。（先生先）屁股尖。騎在馬上顛來顛。要吃豆腐其（自）家煎。王本立向着兩人眨了一個白眼。他們便不囉唆了。王本立道。我問你們。誰在這裏承值書房。大踱道。他叫大叔。二刁道。他叫半仙。王本立道。胡說。究竟是那一個。大踱道。生不要嚇。這這個人本領。大大的了不得。一會彈彈琴。二會焚焚香。王本立

道。這有什麼希罕。焚香掃地。乃書僮分內之事。二刁道。他不但會焚香。他的本領正多咧。三會對弈。喜(四)會做文章。五會吟幾首風花雪月。六會彈一曲餘音繞梁。王本立搖頭道。料想是個無知小子。大言欺人。大蹶道。他他還有本領。咧。七七會繪幾筆丹青。八八會奏一套笙簧。二刁道。還有兩會。我來告訴天打罷。九會皮(米)卜天(先)知。十會竊玉偷香。王本立發噴道。這是誰向你們說的。二刁道。這是新來的希(書)僮華安向我們說的。王本立道。尊大人爲什麼用這大胆狂徒。承值書房。大蹶道。老老生活說的。他他的本領。勝勝你十倍。二刁道。老老生活說的新來希(書)僮華安。可惜沒有去下場。要其(是)去下場。一定和老老生活說的中了秀才。便中舉人。中了舉人。便中進士。中了進士。便點翰林。決不會和天打這般的到老只其(是)一個窮秀才。本其(是)王龍變了王虎。本其王虎變了王狗。王本立聽了這幾句戳心的話。他一生醜態。正是牢騷的不得。怎禁得飽受生徒們的嘲笑。明知鴻山老友斷不會說這輕薄。

的話。大概這新來的華安小廝。定是個浮滑之徒。這許多話。一定是兩個蹠頭聽着小廝的教唆。沾染了他的油嘴滑舌。前來唐突先生。當下把臉一沈道。你們休得胡說。這書僮到那裏去了。我倒要見見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貴管家。大躡便向內書房喊道。大大叔。快快出來。生要見見你。三三頭。六六臂。二刁道。半仙。快來見見天打。唐寅在裏面答一聲來也。人沒有出房。清朗的聲音。早已直達外面。宛比登場的名角一般。王本立聽了。益發惹氣。手將着領下長鬚。只向內書房注目。呀的一聲。門兒開放。走出一個清秀書僮。王本立雖然冬烘頭腦。畢竟也看得出這僮兒一表非凡。要是沒有聽得兩位高徒的吹牛論調。王本立對於唐寅。當然要起着憐才之意。決不會故意挫辱。以致結下不解之仇。叵耐這時候。王本立已存了一個成見。料定這僮兒是個油滑之徒。一個人有了成見。便可以輕移他的視覺。他覺得這僮兒雖然清秀。但是清而帶浮。秀而帶滑。一副輕佻之狀。早已無形流露。所以面目雖然端正。仍不免做那低三下

四之人。唐寅既然露面。對於這位冬烘先生。免不得要行個拜見之禮。但是解元向秀才屈膝。他究竟不願。不比拜倒在秋香的蓮鈎前面。便是終日長跪。也覺榮幸非常。酸秀才的價值。怎及得美人的裙下雙鈎。要是向他屈膝。豈非終身莫大之辱。他便想出一個取巧之法。走到先生座前。拖長着聲調。口稱師爺在上。僮兒華安……一味的拖長着。只不說出磕頭兩個字。只須王本立道一句管家少禮。他便答一句遵師爺吩咐。膝便不屈。頭也不磕了。叵耐王本立的成見太深。他和這個人沒有成見時。一樣也是謙讓不違。所以他在相府中教授三年。從不曾受過書僮拜見之禮。書僮待要下拜。他總是道一句管家少禮。惟有今天聽得兩個躩頭替僮兒拚命吹牛。竟說先生都及他。難道這書僮封了王爵不成。名分現在。我今天偏要受他的磕頭大禮。挫挫他的氣。唐寅只管引長着這口氣。不把磕頭兩個字說出。王本立只管將着長鬚向他呆看。分明在那裏鬥法。看是你強過了。我還是我強過了。唉。這時候正當十六世

紀的開端。封建時代的氣味。何等濃厚。師爺和僮僕雖然一樣吃着東家的飯。但是名分所在。如隔雲泥。無論唐寅怎樣不願意。無論解元不該向秀才下跪。但是受了羅帽直身的束縛。沒奈何也只得下跪了。比及頭兒着地。王本立才說一句管家少禮。唐寅趕緊起立。站在一傍。面上大有悻悻之意。王本立瞧在眼中。暗想。小人不宜有才。小人有才。便不免露出驕矜態度。當下喃喃的念着論語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唐寅接着說道。如無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更不足觀也已。王本立怔了一怔。便問管家道。是誰。唐寅也問師爺說的是誰。王本立道。我所說的是小有才情。仗勢欺人的狂徒。唐寅道。小人所說的是毫無才情。龐然自大的匹夫。王本立聽了。心中好生氣悶。轉念一想。且別管他。我是西賓。他是奴才。我不和他談學問。只把他呼來喝去便了。唐寅站在旁邊。暗自思量。你要和我咬文嚼字。這便是班門弄斧。我不好當面罵你。便借着文字。罵得你抬頭不起。也好一雪我的屈膝之

辱。誰料王本立不說什麼。只道一句倒碗茶來。唐寅沒奈何。只得忍着氣。替他倒茶。王本立道。我多天沒有到館了。你把我的被褥在園子裏晾這一晾。再者。這柄紫銅便壺。你須洗的乾乾淨淨。休得留着舊染之污。這是你的職務。須得牢牢記着。唐寅沒奈何。也只得答應一個是字。王本立手托着茶杯。向着兩位高徒說道。我們研究入股的人。須得拳不離手。曲不離口。愚師有病。帶累你們拋荒了學業。雖然失之東隅。還可收之桑榆。亡羊而補牢。未爲晚也。見兔而顧犬。未爲遲也。賢契們快快用功勤讀啊。二刁道。天打天（先）讀幾遍。給我們聽大蹶頭。生讀了。學學子。再再讀……章。王本立喝乾了一杯茶。便道。收去杯子。唐寅沒奈何。只得收去了茶杯。站在書房門口。聽他讀些什麼文章。王本立乾咳了幾聲。嗽。打掃打掃喉嚨。任憑打掃。總帶些乾燥聲調。但見他搖動着冬烘腦袋。且搖且讀道。

大賢卽見知聖道者既乏其人。決聞知聖道者必乏其人。蓋聖道有見知者

於前始有聞知者於後也。見者且無矣。孰從而聞之。

唐寅自思他讀的便是我的掄元文章。這是弘治十一年解元闈墨的第三篇。破承題。題目叫做「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我且聽他讀下去者。王本立續讀道。

孟子自任之意若曰。聖人之道。見而知道固難。聞而知者亦不易。由孔子至於今。但百有餘歲耳。鄒魯之相去也地甚近。我之去孔子也時又遠。然而當今之世。求其稟明睿之奇資。口傳心授。親見知乎孔子之道。如禹皋在堯舜之世者。則既無其人矣。屈指斯民。何如其寥落耶。負剛健之峻德。耳提面命。親見知乎孔子之德。如伊虺在成湯之時者。亦既無其人矣。橫覽斯世。何如其寂寞耶。

王本立讀了半篇。又道。倒杯茶來。唐寅又只得獻上一杯茶。喝罷了茶。又道。收去了杯子。唐寅又只得收去了杯子。大躑道。生啊。爲爲什麼不讀……去。王本

立道。這是一篇名雋的文章。要似江瑤柱般的慢慢咀嚼。怎能一口氣囫圇吞下。二刁道。這篇文章其（是）誰做的。王本立豎着大拇指道。他是江南才子。一榜解元。唐寅唐伯虎啊。二刁道。唐伯虎其（是）學生子的內表兄。他不但做得好文章。而且畫得一筆好畫。王本立點頭道。絕頂聰明的人。本來無所不能。二賢契。你須得把他的文章讀個爛熟。快去抄出一份罷。說時。把所讀的抄本文章。授給二刁。教他另抄一分。二刁道。天打。你批在後面。「余雖爲基（之）執鞭。所欣慕焉。」這其（是）什麼解釋。王本立道。唐伯虎的才情。算得國士無雙。我是十分佩服的。可惜沒有和他會面。要是會面以後。他坐馬。我執鞭。也都情願。大踱道。跌跌……斗啊。王本立道。爲什麼要跌筋斗。大踱道。馬馬跑的快。生生走的慢。一一交……斗。嗚嗚……哀哉。豈豈……痛哉。王本立道。胡說。這是一句比喻的說。如何信以爲真。二刁道。天打。學生子有有一句比喻的話。假使唐寅大解。天打替他倒馬桶。唐寅小解。天打替他倒夜壺。試問天打肯不肯呢。王

本立把戒尺一碰道。又要胡說了。不用多講。快快去抄啊。唐寅上前道。師爺息怒。二公子也是一句比喻的話。如何信以爲真。王本立暗想這僮兒倒厲害。他竟借我拳頭撞我的嘴了。但是一時無言回答。不過瞞了他一眼。又回頭教訓這兩位高徒道。二位賢契。愚師和你們小別數月。有幾句忠告之言。你們緊緊記着。凡人須得取法聖賢。不可走入油滑一途。書經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孔子云。信而好古。只須件件般般效法古人。才是少年人一條正當的道路。唐寅悄悄的向二刁說道。師爺教你效法古人。你別上他的當。古人便是死人。師爺教你效法古人。便是教你效法死人。二刁道。天打你不該應叫學生子上當。古人就其(是)喜(死)人。你叫我學古人。便其(是)叫我學喜(死)人。王本立道。休得胡言。我叫你們學古人。便是叫你們學那書籍裏面的模範人物。少年讀書。應該把這顆心放在書本上。唐寅又悄悄的向大躉說了幾句話。大躉便向先生辯難道。生啊。一個人的心。本本來在什麼地方。王本立拍着胸

道。心便在腔子裏。大躩道。生啊。學學子沒有得罪你。爲爲什麼。要要致我……
命。王本立道。我沒有致你死命。大躩道。還還說沒有。腔腔子裏的心。要要挖出
來。放放在書本上。不不是致我……命麼。二刁道。天打天打。你的心挖給我們
看看。天打天打。請你天（先）做個榜樣。王本立連連搖頭。正待說出一番話來。
却聞得靴聲橐橐。自遠而至。華平先來報告道。太師爺到。慌得王本立離座相
迎。正是

此竅不通雙弟子。有懷欲白一先生。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科舉時代之世態炎涼。以一紙金榜爲轉移。每至揭曉以後。家長
之面目。由是而換焉。戚友之意誼。由是而更焉。王本立之一貶爲虎。再貶爲
狗。時代使然。又奚足怪。

明代中華之制藝文章。味淡聲希。不肯矜才使氣。讀唐子畏之元墨。略見一

斑。

王本立崇拜唐寅元墨。第九回書中已略見梗概。伏筆甚遠。具見著者心細。一則曰絕頂聰明。再則曰國士無雙。誰謂王本立非唐寅之知己耶。然而知其文不知其人。國士當前。方且百般摧折之。以爲快。昌黎雜說云。「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王本立之摧折華安。崇拜唐寅。適與昌黎之說。成一正比例。

秋香妹：這白色細瓣蓮，
似蓮花模樣的叫做什麼？



四傑傳 第二十五回下 園內逗嬌聲

老冲三六着走为上着趁
着老生活搖頭擺尾我
們把個脚底信也看



文唐祝
周祝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二十五回

客中動秋感妙語雙關 園內逗嬌聲伊人宛在

華鴻山知道老友到館。不勝欣喜。來到書房探望老夫子。相見之下。分賓坐定。歎公子見過父親。唐寅送過香茗。不須細表。華老便問起先生的貴恙。可曾全愈。又說爲什麼急於到館。在府上休養數日。儘可不妨。王本立道。承蒙東翁盛情。不以曠課相責。兄弟病了十餘天。已覺得萬分歉仄。蹉跎着兩位公子黃金般的光陰。現在頑體已愈。要是再不到館。如何對得住東翁呢。東翁這日子真過得飛一般快。兄弟回去時。不過金粟初綻。此番再來時。已是黃菊叢開了。料想這半個月內。銜杯翮月。對菊吟詩。東翁應有許多雅興。華老嘆道。講到興致呢。一年不如一年了。一月踰望日團圓。人到殘年感慨多。這是年齡的關係。絲毫勉強不得。不過今年買到一名僮兒。差強人意。無論吟詩作對。般般對

答如流。說時，笑指着唐寅道：「便是這個僮兒啊。他的天才很好，可惜才豐命薄，淪落在僮僕之中。老夫子，你儘可試他一試，便知他的才思敏捷。王本立早已橫梗了成見，提起書僮，心生厭惡。但是東翁一團高興，又不好拂他的興致，只得淡淡的答道：『東翁的眼光，一定不錯的。』東翁試過便是了。何用兄弟再來覆試。華老道不經試驗，總算是鴻山言過其實。老夫子試試何妨？」王本立沒奈何，只得喚一聲管家。唐寅道：「師爺有何吩咐？」王本立道：「現在是秋深了，旅客感秋，這是常有的事。我的上聯叫做『千里關河縈客夢』，唐寅不假思索的對道：『小人對的。』萬家砧杵動秋聲。」華老道：「老夫子此對何如？」又渾成又典麗，又敏捷。王本立口頭諾諾，心頭却氣他不過，準備再來一個比較難一些。好教他當場出醜。想了一會子，便道：「管家，我還有一個上聯在此，這是引用秋聲賦上『四無人聲聲在樹間』的典故，叫做『空際有聲都在樹』。」唐寅對道：「小人對的。」是「枕邊無客不思秋。」華老道：「老夫子，他便是用你旅客感秋的意思。」

思。第一句「枕邊無客不思秋」……其實唐寅對的下聯暗暗中都有寄託。第一句秋聲。第二句思秋。都是爲着秋香而發。驀然間一陣風來。捲着女子們笑語聲音。第十一回書中業經交代。金粟山房便在適園的西面。園裏面常有丫環奉着太夫人少夫人之命。前來採取花朵。鶯鶯燕燕的聲音。唐寅時時聽得的。但是毫不動心。只爲唐寅偵察了好幾次。園中採取花朵的婢女。無非是太夫人身邊的春夏冬三香。以及大娘娘身邊的秋桂。二娘娘身邊的素月。惟有秋香竟是絕跡不來。秋香爲什麼不來呢。一者怕這兩位獸公子撞見了。不免上前調戲。二者書房裏有了這個從蘇州虎邱一路跟蹤而來的鬘子充當書僮。一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還是深居簡出的妙。所以太夫人打發他到園中摘取花朵。他總是托詞不去。叵耐太夫人對於秋香有特殊的好感。同是採一朵花。旁的丫環摘取的。不是色素不佳。定是形態不好。惟有秋香摘取的。色素形態。般般愜意。一者是太夫人的心理作用。二者秋香的靈心妙腕。都充

滿着美術化。秋香摘取的花朵。確乎有些比衆不同。現在重陽將近。插瓶中的花朵。惟有菊花。菊花的種類很多。非得靈心妙腕的秋香。選取幾種。穠纖合度的菊花。斷難滿足太夫人的心願。所以今天採菊。春夏冬三香雖然都告奮勇。但是太夫人定要秋香加入裏面。何花宜採。何花不宜採。須得聽着秋香的指揮。才能勝任愉快。秋香這一回。不便違背太夫人的盛意。好在四人同去。人多。胆壯。便是撞見了躑頭和蟹子。料想無妨。况且又遇見了一個好機會。他聽得華老向太夫人說。要到書房中候候先生。他想太師爺到書房中談話。我們却到花園中去採花。花園和書房雖然相距很近。但是有了太師爺在裏面。管教兩個躑頭。一個蟹子。都受了無形束縛。萬萬不敢闖入花園中來。便是闖了進來。一有什麼不規則的舉動。只須喚一聲太師爺。管教他們。嚇的面如土色。逃走不迭。咧。他覷定了機會。怎肯錯過。所以華老才到書房。四香已在花園中採花。秋香是採花專使。三香都要聽他的發號施令。九曲橋邊的甕眼籬中。種滿

着形形色色的菊花。春夏冬三香何嘗研究過菊譜。不比秋姐姐對於老圃秋容。曾經下過一番深切的研究。菊花的名目。如數家珍。只爲自己是秋香。菊花也是秋香。以秋感秋。以香感香。他到菊圃旁邊。彷彿菊花便是他。他便是菊花。春香道。秋香妹妹。這白色細瓣。蓬蓬鬆鬆似蘆花模樣的。叫做什麼。秋香道。姊姊。這便喚做萬卷書啊。這朵花足有萬瓣。一瓣比一卷。所以叫做萬卷書。冬香道。秋香姊姊。你何妨採取一朵。簪在胸前。秋香道。簪在胸前做什麼。冬香道。這便表示你胸藏萬卷啊。夏香道。秋香妹妹。這花朵垂垂。色作淡紫的。叫做什麼。秋香道。這便喚做倚欄嬌啊。你看他嬌小玲瓏。抬頭不起。彷彿倚着欄杆。賣弄嬌姿。所以菊譜中喚做倚欄嬌。說時。春香恰恰在九曲橋旁俯首看那金魚。夏香指着他向秋香說道。你看你看。這便是倚欄嬌啊。這句話說的大家都笑了。話分先後。書却平行。王本立在書房中側驗華安本領。四香正在菊圃中互相調笑。一陣風來。捲着秋香姊姊秋香妹妹的呼聲。直送到唐寅耳朵中去。頓使

他的心弦連連的顫動。他想。秋香便在園中了。要不是華老在書房中。我便要迎將上去。和他談談說說。可恨王本立還要出什麼對子。錯誤我這千金一刻的光陰。以致但聞其聲。不見其人。「咫尺間。天樣闊。」我便怎麼是好。可惜我沒有孫行者的神通。要是有了他的神通。祇須拔一根毫毛。吹一口氣。站在這裏。和老學究做伴。敷衍他吟詩作對。却把我的真身遁入園中。和秋姐姐細談肺腑。……唐寅的野心勃勃。不過在肚裏計算。惟有兩個獸公子。聽得秋香姊姊的呼聲。便不安靜起來。二刁道。老冲。你可聽得。香叔在花園裏面。大跛道。香啊。香啊。我要見見他。二刁道。我推托小解。借欺（此）尿遁。大跛道。我……大解。坑坑遁。畢竟都是蹩頭。心裏的念頭。早在口頭宣露了。華老呵斥道。你們倆動都不許動。但看書僮有這般才學。你們倆號稱公子。怎不自愧。大跛二刁只好彼此扮一個鬼臉。怎敢離座。王本立爲着難不倒這個書僮。益發不服氣了。又搜索了一會子的枯腸。便道。管家。又有一個上聯在此。叫做「人來老圃

疏籬外。」你且對來。唐寅默然不語。只爲他這顆心已跟隨着笑聲而去。所以王本立出的上聯。他竟充耳不聞。但是王本立誤會了。他想華安斗筭之才。容易搗破。第三個對仗。他竟假作不聞。希圖藏拙。要是方才不曾衝撞我。我便不爲已甚。由着他藏拙便是了。現在却不能放鬆他。一經放鬆他。益發瞧我不起。便催着說道。管家聽得麼。「人來老圃疏籬外。」快快對來。唐寅方才聽明白了。很不經意的對道。「秋在穠香冷豔中。」華老點頭道。這七個字。確是卽景生情。東籬之下。秋色正佳。真叫做「秋在穠香冷豔中。」老夫子。你道如何。王本立怎敢說聲不好。只得隨聲附和。其實華老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知「秋在穠香冷豔中。」說的是東籬之下的菊花。却不知唐寅對的「秋在穠香冷豔中。」說的是東籬之中的俊婢。况且秋香兩字。明明點破。只是華老當時沒有覺察罷了。華老坐了一會子。起身告辭。那時園子裏的笑聲。兀自聯續不休。唐寅暗自微倖。只須華老離了書房。我便可以一溜烟跑入園中。和那三

笑留情的秋香相會。好在春香夏香冬香都和我感情很好。便是四香同在園中也沒有妨礙。兩個獸公子也和唐寅存着同樣的心思。一個悄悄說道：「阿阿二老老生活要走了。我我和你看看……香去一個輕輕答道：老冲你判（看）老生活的靴脚。要跨出希（書）房門檻了。一出了門檻。我和你判（看）香叔去。華老離座。王本立當然相送。已送到書房門口了。忽的王本立想起着一樁事。便道：東翁且請暫坐。這半個月中。兄弟病榻無事。借着筆墨消遣。因此作了病榻雜詠三十首。巴人下里之吟。不值方家一笑。爲看東翁是兄弟的總角之交。所以隨帶在身。恭求東翁指政。華老聽說。只得回轉身來。便道：老夫子的大作。鴻山合該拜讀。說時重又坐定。這一坐不打緊。直把唐寅恨得牙痒痒的。不恨華老。只恨這不識相的窮措大。爲什麼早不做詩。遲不做詩。偏偏在病假之中。做這混帳的病榻雜詠。爲什麼早不送給華老過目。遲不送給華老過目。偏偏在華老臨去之時。強着他讀你這放屁的病榻雜詠。唉。王本立。王本立。你和我

做盡對頭。教我怎不咬牙切齒的恨……又是一陣風來。隱隱聽得丫環們的聲音道。秋香妹妹。這一朵花可探麼……秋香姊妹。你來看這裏的金魚啊。有些是琥珀眼。有些是硃砂眼。有些是首尾紅。有些是鶴頂紅。活潑潑地。多麼有趣啊……唐寅聽入耳朵裏。這顆心益發搖搖不定。明明和秋香有見面的機會。都害在這病榻雜詠之下。兩個狀公子學問遠不及唐寅。好色的天性却在唐寅之下。一個輕輕的說道。阿阿二。生今朝做做盡對頭。一個悄悄的答道。老冲。天打的斷命希（詩）真正害人不淺。那時王本立探懷取出一本薄薄的詩稿。上寫病榻雜詠絕句三十首。另一行寫道。鴻山老太師誨政。雙手捧到華老面前。口稱指政指政。華老接在手裏道。拜讀拜讀。其實這三十首絕句。不過八百四十字。華老看書又是雙行並下。異常迅速的。只須片刻工夫。便可一覽無餘。但是不能爲什麼不能呢。只爲草草讀過。便要引起著作人的不快。以爲我的著作。你竟一覽無餘。分明自恃才高。瞧不起我的作品。所以吾人涉足社

會逢着拜讀人家的著作。也是一件苛政。分明狗屁不通。也只得虛與委蛇。想出幾句口與心違的話。稱揚一下。不是說大著情文並茂。定是說尊作慘淡經營。那麼著作人見了。當然非常得意。舊式文人的結習。最歡喜的是人家頭兒作圈。這般結習。是在私塾中養成的。私塾中的學生。每逢作課完畢。把詩文交到先生的書桌上。究竟做的好不好。自己茫無把握。但把先生的頭腦做標準。要是先生橫搖着頭兒。這詩文便不待批改。已知做的很不興了。要是先生把頭兒不絕的打圈。這便是欣賞自己作品的表示。不由的心花怒放。得意非凡。編書的少年時。有一位同學。他的詩文簡直狗屁不通。但是很歡喜獻給同學們欣賞。要是人家讀的頭兒不絕的打圈。他這歡喜非同小可。便把自己帶來的毛豆。煮燻青豆。左一把右一把的敬客。只爲這位同學是鄉間人。鄉間煮的豆。煮燻的青豆。異常甘而香。鮮而糯。他每逢上城來讀書。總帶着一大包的燻青豆。一網籃的毛豆。煮他隨帶的小吃。這麼豐富。他一個人當然享用不盡。同

學們向他乞取。他又是很吝嗇的。俗語說的好：「求出來的雨點是不大的。」他不過隨意拈幾粒青豆。抓幾把毛豆。便算款客。區區東西。怎夠人家的大嚼。惟有逢到人家欣賞他的作品。他便打破了自己的吝嗇心。不惜工本的把毛豆。荊燻青豆。做酬報。所以人家欣賞他的作品。無非抱着饕餮主義而來。每逢他才從鄉間上城。他的房間裏的讀者。總是絡繹不絕。吟哦之聲。好似千百個蒼蠅。在裏面嗡嗡作響。只爲這時候。所有紙包和網籃裏的東西。正在豐富時代。待到十天八天以後。燻青豆和毛豆。荊燻告消乏。房間裏的讀者。便成了碩果晨星。寥落可數。再過了幾天。紙包和網籃裏都是空空如也。他的房間裏的讀者。也成了杳杳如也。冥冥如也。便是勉強拉着人家讀他的詩文。人家也是很勉強的讀了幾行。搖搖頭兒便走了。再休想人家把頭兒打圈。再休想人家嗡嗡的學那蒼蠅叫。現在華鴻山讀那三十首病榻雜詠。當然不是爲看哺啜而來。便是王本立的詩筆。也有一讀的價值。和那狗屁不通的有個分別。但是

詩人的筆法。和自己的環境大有關係。華鴻山是飛黃騰達的人。足跡半中國。交游徧四海。又經過了許多名山大川。所以他的作品。處處表示他闊大的胸襟。浩瀚的氣息。王本立的詩筆。少年時還好。後來好多次的秋闈報罷。失意歸來。他的詩筆便漸漸沾染着寒酸化。更兼足跡不曾出過本省的範圍。所往來的。無非是些一知半解的村夫子。所以他的作品。說的好。叫做郊寒島瘦。說的不好。便是歎老嗟貧。華老看了幾行。暗想老夫子的詩筆越做越寒酸了。但是恐怕先生面上不好看。每讀一首詩。總是曼聲吟哦。而且把那頭兒不住的打轉。唐寅暗暗的瞧在眼裏。華老越是頭兒打轉。先生越是面有喜色。華老讀了又讀。先生喜不勝喜。一會子微微的笑。一會子疊着腿兒。索索的抖個不住。喜的這位先生幾乎「骨頭沒有四兩重」。恨的這位唐解元險些兒把一口銀牙咬個粉碎。默公子又悄悄的商議起來。一個道。阿阿。二。你看。老老生活的頭頸。好像銅絲扞扞……一般。一個道。老冲。「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趁着

老生活搖頭擺尾。我們把個脚底給他看。一個道。到到那裏去。一個道。去看香叔。馱公子。在先悄悄商量。後來大蹠聽得香叔二字。一時忘形。失聲呼喚道。香香啊。香香啊。華老回轉頭來。又是怒目而視。二刁道。老冲啊。不要走罷。老生活請我們吃湯糰了。費了良久功夫。華老才把這本詩稿讀畢。交還先生。又恭維了他幾句。唐寅這時早已希望斷絕。只爲華老的吟聲沒有停止。花園裏的笑聲早已寂然。多分秋香採了花朵。已回到中門裏面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待到華老去後。唐寅忙向花園中去探望。只有秋芳（指菊花）沒有秋香。人生難逢的機會。卻斷送在王本立的詩稿裏面。當下一聲長歎。沒精打採的回到書房。却聽得王本立依舊在那裏教訓生徒道。二位賢契。我所說的都是良言。休得誤會我的宗旨。你們不學古人。也得學學尊大人。他是我的同學。他在少年時何等認真。「皇天不負苦心人。」果然償了他的志願。少年科甲。隆隆日上。官居極品。名滿神州。可見讀書認真。是不會吃虧的。你們不學古人。怎麼不學尊

大人呢。唐寅蓄意要和先生作梗。又到二刁旁邊輕輕的攪撥了幾句話。二刁便道。天打你說讀希（書）認真。其（是）不會吃虧的。我問天打。你做學生子的好時候。讀希認真不認真。王本立道。自然認真。二刁道。天打啊。你又給學生子上當了。讀希認真。其不會吃虧的。天打吃虧。便吃在讀希認真上面。四十年前。其（是）一個秀才。四十年後。也其一個秀才。你爲什麼不去少年科甲。隆隆日上。你爲什麼不去官居極品名滿神州。王本立冷不防華武會得這般辯駁。幾乎啞口無言。停頓了半晌。才道。賢契。這事又當別論。尊大人文章也好。福分也好。若論愚師。有了文章。沒有福分。以致七踏槐黃。未博一第。你們都是宰相公子。當然要效法尊大人。却不要效法我這潦倒名場的愚師。說到這裏。起了身世之感。仰天一聲長歎。唐寅忙又走到大躡身邊。攪撥了幾句話。大躡喊將起來。道。生啊。你你的話不對啊。王本立道。爲什麼不對呢。大躡道。你你是生。我我是學子。學學子。不學你生。去去學誰。你你教了我們的書。又又要教我們休得學。

你。這這句話就不對了。王本立又被生徒駁倒了。眼見唐寅跑去。知道都是他在搬唇弄舌。便指着插瓶中的花朵。自言自語道。花啊花啊。早落早開。早開早落。唐寅知道先生語中有刺。分明說我年齡不永和。一現的曇花相似。在這當兒。書房裏挂着鵲哥哥。忽聽得唧唧叫個不休。唐寅對着蟲兒。自言自語道。蟲啊蟲啊。先生先死。先死先生。王本立明知唐寅罵人。却又不好反面。只爲他指着秋蟲而說。到了夜間。晚飯已畢。先生歸寢。唐寅的臥榻便在先生臥榻旁邊。睡到三更半夜。王本立忽的連喊着管家管家。竟把唐寅的好夢驚醒。正是

九月初逢金菊節。三更忽起繡球風。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段情節。係彈詞中所無者。有此一段文字。而唐寅與王本立乃可構成嫌隙。若僅以屈膝學究之故。而處處與王本立爲難。則不成其爲才

子而成爲傾險之小人矣。

此回熱鬧處。全在雙管齊下。一方面寫書館試才。一方面寫園中採菊。寫書館試才。老學究酸態。可掬。寫園中採菊。小丫環俏語。如鶯。而中間只以一陣風來。吹送笑語。爲貫串之筆。遂使閱者眼光轉移不定。忽在金粟齋中。忽在堯眼籬下。作者一枝筆。真正媚煞人。熱鬧煞人。

唐寅入相府後。行將一月矣。自紫薇堂上。一見秋香。忽忽至今。無緣再會。不但唐寅爲之悵悵。卽閱我書者。亦莫不爲之悵悵。夫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唐寅得見秋香。與人無涉。然而一閱吾書。無不以唐寅得見秋香爲快。果使秋香不出中門。不入適園。不使風送笑聲。得進唐寅之耳。則閱我書者。猶以爲時機未至。相見尙有待也。而今則秋香出中門矣。入適園矣。風送笑聲。得進唐寅之耳矣。佳人才子。覲面相逢。僅一投足之勞耳。祇須華老一出戶限。而唐寅夢想已久之願。可以立償。閱者望眼欲穿之狀。可以稍慰。業已寫

至華老離座。西賓相送。而忽因病榻雜詠。急於就正之故。竟使華老重還舊座。竟使秋香可以從容採花而去。竟使唐寅失去千金難買之時機。此三十首病榻雜詠。真惡作劇哉。不但唐寅爲之悵悵。閱者諸君亦爲之悵悵不已。

